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 سياستى

ཀྲུང་གོ་རི་མཐའ་ཁྱིད།

中國邊政雜誌

中國邊政雜誌

目錄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	封面
藏族源於氐羌考	(1)
蒙古及蒙古人(三)	(11)
從康定談到「孟獲城」	(16)
「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研討會」紀要	(19)
突回字「伊利」釋義	(19)
火洲——吐魯番巡禮	(22)
「胡旋舞」小考	(39)
早期契丹部族考述	(43)
靜修先生文集詩箋	(49)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出版



智慧藏

藏族源於氐羌考

「藏族」源流考與「中華民族」

• 李震

一、前言

近閱「西藏研究會訊」，首篇專論是王博士吉林兄的「西藏研究應有的態度」。該文引介二說，一說：藏族源自印度；一說：藏族源於中國古代羌人。由於過去蔣緯國上將軍三軍大學時，曾邀我講演過這個專題，茲願再一次提出討論。

我首先要論斷：「藏族」祖先實是中華民族的主系之一支，亦即是中華民族本體之一，有具體的歷史材料可以為證，亦不可移易者。中華民族的名稱，起自夏、商、周三代，亦即是中國有史的最早期歷史，名稱亦由之而建立，其史實請參閱拙作「中國名稱起源考」（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九卷二期）。關於藏族起源問題，茲首舉「後漢書西羌傳」為基礎而逐次一一論證之。

二、夏、商時代的羌族

「西羌傳」載：後漢西羌族所居之地，即今青、藏、康高原地區。次載：夏朝第五世王名相著，開始與「吠夷」（亦稱「西戎、犬戎」下詳）戰爭，「七年然後來賓」。至夏末桀王時，又因夏朝衰亂，而「入居邠、岐之間」，即今陝西邠縣、鳳翔縣等地區，亦即涇渭中游盆地；亦為後來西周興起之地，詳另見下述。

據近年考古的發掘，在今河南省登封縣嵩山南麓固城鎮發現夏初兩座古城，其年代約在西元前二千餘年間，這正與中國上古史的記載相吻合。按夏朝之形成，乃是由我國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時代的父系成熟期而產生的。其史事請參閱拙作「夏代九州考實」及「夏代氏族城邦社會形態之探討」二文（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八卷六、七期及第十九卷十一期下簡稱「考夏」）。中國父系氏族產生後，氏族間兼併的戰爭，即與日俱增，故有「夏后相」征「吠夷」的「七年」大戰。

茲再進而根據考古及信史的記載，追溯出「姜姓」（「羌」由「姜」演進而來，詳見下述）的由來及其氏族初期的發展狀況。考古發現「西安

半坡村」母系大村落，距今約六千餘年，過的「漁獵生活」（見上述拙文）。在他們的陶器繪畫中，除絕大多數「魚畫」外，偶見少許「草類」及「羊、鹿類」的畫。由此可以推論，是她們發展「畜牧」及「農業」的張本。按「姜」之義，是牧羊的女人。「姜」「羊」同音或聲之轉，「姜姓」乃由此而生。因此，我推想，「半坡村」的她們，因人口增加，「澧」「潯」二水三角洲間的魚鱉不足供養「半坡村」人口日增的村民；同時又發現在原野「草食」的羊群，便於豢養，而且發展迅速，供給「村民」的食料，遠為豐富而味美，於是乃由「漁獵」轉變為「畜牧」，利用原野本地發展「羊群」。而這一發展「羊群」的她們，因被呼為「姜姓」族人。詩經「生民」篇，記載周朝母系的先后是「姜嫄」，而產生其父系的始祖后稷。其地點，即在今陝西省武功縣西南，與其東南渭水南岸的「半坡村」近在咫尺。茲再就時間因素來推算：周武王伐紂之年，是在西元前一千一、二百年間，自武王上溯至后稷，約經歷三十餘世（詳見拙作「周代史研究及考證」，載「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廿三、廿四、廿五集下簡稱周史考），每世平均以三十年計，共約歷時千餘年，則「后稷」時代約在西元前二千五百至三千年間，約相當於傳說史的「唐堯、虞舜、夏」之時，史記亦說「后稷」當舜、夏之際，亦頗相吻合。又傳說史上，有神農氏姜姓、共工氏姜姓。共工氏左傳、國語均載。左傳載於昭公十七年，魯語更載：曾「伯九有」。「九有」即「九圍」，上述拙作「考夏」一文，言之甚詳，此處不需贅述。「九圍」經濟形態之發生，大抵在舜、夏時代。因此，可推知「共工氏」必在夏之前，神農氏之後（左昭十七年會箋注「五帝」、神農氏之一，頗為紛雜，不懂社會發展史及人類學的古人紛說，不足理會），況「魯語」說：「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注：「共工氏伯者名戲，弘農之間有城（按在今河南省陝縣，是古今東西交通要地）。又古史別載另一共工氏國，在今河南輝縣共水下游。可證上古的「九圍」地區，即今西自涇、渭，東至嵩山黃河南北兩岸地區，也與夏活動地區相合。「伯九有」即此地區。

因此，可以推知「姜姓的神農氏」出自「半坡村」的母系，「共工氏」繼「神農氏」之後，曾「伯九有」，然後乃出現夏、商、周三代。這樣便把上古史的源頭描繪出來了。

上夏后相與「蚩夷」大戰七年，蚩夷然後賓服。這可能在「夏后啓」英武之君謀「伯九有」時，先驅逐「共國」及「弘農」的「姜姓」而「伯九有」的；及「太康」世衰，姜戎乃復東出，復佔有涇、渭故有地。這是彩陶文化氏族自相兼并的戰爭；亦即姜姓氏族與姒姓氏族夏朝的鬥爭。氏族與氏族間因生活資料的爭奪而戰爭，乃是自然現象。

寫到這裏，進而說明一下與此有極密切關係的「四岳」問題。「四岳」，古史傳說紛紜。我以為「四岳」，實是指其時「姜、姒、好（音子）」、姒「四大母系。姜、姒、姬在涇、渭地區，似出自「半坡村」的母系之分歧，或與「半坡村」並峙的母系。「好（音子）」姓母系，則生活於渤海西岸的「易水」地區，後向渤海東岸發展至於今朝鮮北半島的「平壤」，故後來「箕子」即被封建於此。據最近遼寧錦縣水手營村民周永興發現的商代青銅戈一事，可以證明上說。據考古專家考證：「水手營村的豬舍下面，是一座商代早期墓穴，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歷史。這柄青銅戈，長八十點五厘米，銅柄長七十二點五厘米，通體鑄造菱格紋，內套聯珠花紋，柄端鑄有球形狀鏤。戈上裝鈎方形筋，嵌有綠松石，造工精美。」該專家又說：「這是商代早期的青銅器精品，它作為一種權仗，是古代王權統治的象徵。……」（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香港新華社報導）。這項考古報導，證實了我上面根據古史料、古地理演變所推論出的史實，真是幸而言中，實值得重視。

在易水的商族，向南發展則至於殷（亦作「衣」，仍是在太行山東南麓的渤海西南岸上海灘的臺地上。再向東發展，乃至於泰山、蒙、沂山山麓間的「奄」——今山東省曲阜縣。（按：泰蒙沂三山，在河北、淮河兩平原形成前，實是渤海、黃海間的一大島）。成湯興起之地——商邱（河南省今縣），是嵩山與泰山、蒙、沂山間泛濫區的高陵地；居於此泛濫區的東夷諸氏族，在夏朝初期及其以前所謂「五帝」時代，與其西方的彩陶文化氏族，交相往來已久（其史事已詳述於拙作「夏代九州考實」一文中）。商邱可能即是當時東西諸氏族實物貿易的中心，故名商邱。而湯武興起於此最古的商業中心，故號為商朝，猶盤庚遷殷之後號為殷朝一樣。由此可證，商朝祖先實是一漁獵氏族，其時河北、淮河兩平原，尚沒有渤海、黃海中、潮則為海，汐則為海灘而為黃、淮泛濫區。這一地理演變，在東周時代河北平原猶稱「九河」區、或「大陸澤」區（皆見左傳及讀史方輿記要），可以為證。

經過以上描述，則上古先民氏族社會及其生活情形，更瞭如指掌了。後面再回到本題來說。

當夏桀衰亂之時，「蚩夷」再回到其原居地涇、渭地區；此時東方崛起商朝。故「西羌傳」說：「后桀之亂，蚩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詩商頌）商湯乃一極為英武之君，以武功取天下。武丁亦商朝特出的英武之君，以征伐力求擴張發展者。易經亦云：「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鬼方」亦屬姜姓的父系氏族，以「隗」為氏者隗由（鬼音轉而來）。鬼方所居之地，據董作賓「中國歷史參考圖譜」顯示，乃在今綏遠省西南部伊克昭盟地，似原在陝甘地區被逐而至此者。至於「氐、羌」，則歷商、周、秦、漢千餘年，常生活於今陝、甘、青等地區。「羌」即由「姜」演變而來，「氐」猶如「鬼」及漢云「先零」、唐之「吐蕃」者然，皆由姜姓母系演生出來的父系之「氏」號。

大抵商湯之將夏末涇、渭之羌人驅逐西去，繼之以武丁與羌人的長期戰爭，乃將羌人驅出涇、渭盆地。孟子曾云：「殷聖賢之君，六七作。」可知商君湯武、武丁英武外，還有好幾個英明的君王，與羌人戰爭。這種史事由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可得到證明。如：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冊）載有：商代伐「吉方」（共工氏國）「鬼方」的卜辭，為數在數十片之多，尤以武丁時代者最多。「吉方」在今山、陝地區，「鬼方」在今陝、甘地區而至漢水中游。而「吉方」「鬼方」蓋皆出自姜姓的母系之父系氏族，「氏族」似亦如此。與殷商戰爭，終商之世不絕。且殷商殺戮羌人亦極慘烈，竟至用「人祭」「伐祭」。所謂「人祭」即用羌人作犧牲，所謂「伐祭」即斬首屍祭。共用人數有多至數百人者。自今人觀念看來，真是慘絕人寰。按姜姓氏族的人繁殖最廣，但所以不能同如「姒姓」「好（音子）姓」「姬姓」成立朝代者，蓋先後與三姓氏族之鬥爭，皆告失敗之故。尤其遭殷商數百年之殺戮，所受毀滅性之打擊最大，而終於至「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被征服了。

三、姒羌聯姻共同滅商的姜族

當殷商長期征羌戰爭中，由於殷商勢力過大，「好（音子）姓」母系諸族，如：「婦好」「婦邦」……之類（胡氏當作武丁之妃，誤。應為「好姓」諸母系族亦即商朝先妣之本系族人）；內又有本姓及姒、姬二姓族系之內叛，如：羌人投順於商，商曾將之封建於齊，即殷商時代之齊國（今山東省臨淄縣）；姬姓投順於商，商朝封建之涇渭中游，謂之「周侯」（皆見甲骨文，後者見於上述胡氏著書頁七七、七八、七九尤多）因此羌

人與商族鬥爭乃告失敗。但至周古公時，姬姜二姓又恢復聯姻而共同進行滅商，其事述後。

姜姬二姓關係的密切，我在拙作「周代史研究及考證」曾說：「姜姬兩姓關係之密切，可以上溯到周第一代祖先后稷，是姜嫄所生，這就是：詩、大雅、生民篇所說的：『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到了古公遷岐，又娶姜女為妃（太姜），這就是：詩、大雅、緜篇所說的：『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思齊篇又說：『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而展開姬姜二姓族人的「姻盟」。所以：詩、魯頌、閟宮篇稱：『開拓商者，是古公。因為古公此一姻盟政策，不但把西方具有強大勢力的姜姓諸族連在一起，而且把在東方的姜姓之國的齊、許、申、呂，都爭取了過來，成為「傾商」的盟友，所以周語說：『齊、許、申、呂由太姜。』齊在今山東臨淄縣境，是殷諸侯國，見甲文。許、在今河南許昌縣境，申、呂在今河南南陽縣治東西境。自古公以後，一直下去各代，姬姜均是甥舅之國。如：武王之后是邑姜，左昭元年傳：『昔武王邑妻，方娠太叔。』杜注：『邑姜為太公之女。』左成二年傳又載：『兄弟甥舅，……夫齊、甥舅之國也。至宣王又娶於申，詩、崧高篇：『不顯申伯，王之元舅。』幽王也娶的是申后，史記周本紀說：『幽王欲廢太子，太子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以上是姬周王朝與姜姓聯姻的史實。除此之外，姬姜二姓諸侯間，亦常締結姻盟，如：鄭莊公母武姜（申國），齊桓姑姊妹，嫁於晉者有齊姜，嫁於魯者有文姜之類，諸侯間姬姜亦常通婚，可知姬姜姻盟的盤根錯節，固若金湯。

至於姜太公呂望與周合謀傾商的史實，我在拙文「史記齊太公世家」姜太公傳「考實」一文中（載中國文化大學「文藝復興月刊」一二六期。七十年十月），亦有如下的記述。史記齊太公世家說：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姓氏制度，至秦漢以後渾沌不清，史公亦然），故曰呂尚。……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美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由以上記錄的史料看（含上錄拙文「周代史研究及考證」材料），可以得到一個概念是：姜族在所謂堯、舜、禹的時代，就已經是黃河流域的四大姓族之一，也許就是與夏、商、

周的祖先而成為四大強族，並駕齊驅而稱四岳。……在殷商勢力西展時，又於繼夏之後，持續抵抗商族之西侵而曾被征服，正如周之祖先一樣（周被武丁征服，並詳拙著「周史」……考）。到了商末，於是姬姜二族在渭水下游之間，開始結盟，並因古公太姜之故，而擴展其聯盟陣線，與齊、許、申、呂，也再聯合起來。呂尚是呂國的庶公子，所以呂尚的助周滅殷，是有其姬姜聯盟的歷史背景的。……綜觀上述，……按姜尚大約與周文王的年齡不相上下，當文王繼父季歷為西伯時，由於與周同是西方之國（按：原是居「邠」的鄰邦，且歷代姻親之國），並曾同為商王武丁所征服。……因此，遂在齊、許、申、呂開始作反殷的活動；由於長期在齊策反淮夷反殷（按淮夷為殷末之大患，胡厚宣氏在其大著中據甲骨文縷述甚詳），所以後人傳說他是「東海上人」，或云「呂尚處士，隱海濱」，或又為「傾商」的工作需要，而嘗去紂王朝中做官，故說他「嘗事紂」，或曾遊說「諸夏」（夏、姒姓，文王岳家，散居今河南黃河南北及以南全境。詳拙作「周史考」），或也曾「屠牛於孟津」。這些活動，或都是因進行長期「陰謀傾商」的工作需要而然，所以孫子說：『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能以聖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姜尚字子牙。見孫子用間篇）……這些都是因間諜工作保密，所以外間傳說不一。後世據傳說，於是傳言紛紜。及至文王自美里歸周，姜尚也公開的還於周朝（決不是漁釣于西伯而歸周的），並更廣泛展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由於其遊說「諸夏」反殷附周，所以太史公又稱：『三分天下有其二，皆太公之謀居多。』以上這些推理之論，都是根據最真實的史料所推斷，應該是近於史實的。其後文王崩，武王即位，以姜尚才大功高，既為文王之師，遂稱「尚父」，以尊崇之。

「由於姜尚陰謀策反工作已告成熟，所以武王曾一再遣周公且與殷大臣膠鬲結盟約於四內；遣召公與微子結盟約於共頭（四內、共頭，皆在今河南省輝縣附近。按：時為殷周疆界處。——拙作「周史考」引自呂氏春秋）。於是微子（啓）與太師疵、少師疆、相繼叛殷而歸周。武王在出兵伐紂之前，又使潛伏的間諜，再三再四的往返報告殷朝眾叛親離之內情，然後出師。這些行動，信必是姜尚的巧妙佈置，纔有這等成就的。（以上皆見拙作「周史考」）」

「當進軍伐紂時，武王又以姜尚為「六軍」的總帥，以進襲朝歌。及至牧野兩陣相峙時，武王又先發制人，即使姜尚率最精銳的車兵，直衝紂王之陣，而突破之。紂師紛紛倒戈以攻紂；於是武王自率主力軍繼進馳突，鏖戰一日，兩軍殺得「血流漂杵」，紂之全軍乃告大敗，遂滅紂。姜尚

以滅殷與締造周朝王業之首功，受封於齊。……」
 由以上所錄拙作「姜太公傳考實」之史實，已充分證實了姬姜歷世聯盟的史實。周文武也賴姜尚及姜姓諸族聯盟之力量，而始能滅殷以創其王業的。更由此證明了姜姓諸族反殷奮鬥，不屈不撓，相繼不絕的史實。

四、周、秦、漢時代的羌族

「西羌傳」說：周古公因「犬戎寇邊」，被迫遷於岐山之下的周原。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即「鬼方」在六盤山附近者），其後季歷又繼續征伐「燕京」「余無」之戎（犬戎之別種），開展周之疆土（請參拙作「周史考」），「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上節述姬周為武丁所征服，封為「周侯」。武丁初年，董作賓「中國年曆簡譜」訂為西元前一三三九年，統治五十九年之久。太丁為西元前一二二二年，統治凡十三年）。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北有「獫狁」（皆犬戎之別種）之患，遂禦夷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即「犬戎」）征殷之叛國以事殷。——這段記載，說明了周自武丁時代被封為「周侯」後，直至文王之時（約在西元前一千一百年以前），為商朝西方屏藩之國者，約二百年之久，繼續為商西征犬戎。但姬姜連姻之姜族似是嫡系，其他諸羌是支庶所出。綜上所述，大抵出自「姜姓」的「諸羌」（鬼方、土方、西戎、犬戎、諸戎……），自「牛坡村」以來，經過三、四千年的父系繁衍，產生無數的支族，但不像夏、商、周三姓有英雄輩出，為之領導團結，故在諸族不相統屬之下，祇能為奴、好、姬三姓朝廷為之邊患。這實在這段歷史時期中，「諸羌」歷史的寫照。及入西周之後，情形仍然如此。如：「西羌傳」說：「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畝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今陝西興平縣東南），殺秦仲之族。……及宣王立四年（西元前八二四），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今晉西南汾水下游以北地區），戎人滅姜侯之邑。……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驪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

綜上所述，自穆王至於幽王二百年間，姬周與姜戎鬥爭之地區，大抵

西自渭水上游，東至山西的汾河以西的地區，其間屢言「太原」，大抵指的是甘肅東部高臺地。至姜戎之患甚時，則深入「犬丘」，而逼西周之豐、鎬二都。直至幽王時，且滅西周，而規復其固有涇渭盆地，並又開始與秦人展開對北盆地的爭奪戰。

周幽王被犬戎所殺，西周滅亡。周平王東遷洛邑，史稱東周。「西羌傳」說：

「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邲、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臬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另詳見拙主編之「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二卷第二章下簡稱中戰史）。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允姓（氏）戎遷于涇汭，東及轅轅。在河南嵩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晉文公欲脩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見拙主編「中戰史」第二卷第四章）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見拙主編「中戰史」第二卷第五章）及晉悼公使魏絳和諸戎，復脩霸業（見拙主編「中戰史」第二卷第一章）。其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按其地為今陝西東南部之地）。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按晉為置「陰地郡」）。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西元前四六一），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今陝西東部渭水下游北岸地區）。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其地即今山西太原及察南等地）。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王赧四十三年（西元前三二六），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今陝西淳化縣西北），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商、周……以為藩服。」

以上所言，乃說在東周之世，中國領導中心之周王朝衰弱、諸侯據地自雄，各自為政。於是自夏、商、周千餘年間，相繼被拒斥於西北之諸戎，乃復乘機東歸，回其故地。蓋涇、渭、汾、河、伊、洛、濟、潁諸河流之盆地，地理、氣候適於人居，尤宜農牧，在夏之前，姜姓父氏族羣，久既生活於此地，故乘東周之衰，乃紛紛回復故地，復其舊業。但由於仍「無君長」以團結其力量，故至春秋戰國之世，齊、晉、秦、楚霸政相繼而起，乃復被逼迫而西徙。在此期間，由於山川屯牧生活，與中原周集團農業

生活文化殊異，遂有「華」「戎」之分。其中雖有義渠、大荔之戎，築城而居，生活華化，但在秦百三十餘年的征伐與陰謀下，終為所并，秦並因此而益強。至秦昭王爲了專力向三晉及楚進行「北、中、南三路大攻勢」時（詳見拙主編「中戰史」第三卷第九至十三章），而在今陝北榆林縣向西，包有今甘肅高原而至固原縣築長城以禦戎（見拙著「中國政治國防史」插圖十五。商務版）。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又遣蒙恬攻取「河南地」（今綏遠省伊克昭盟），沿河建縣四十四，並築障塞，接着西南沿河築長城而至於洮河之岷縣，以成秦之西北長城（見同上拙著插圖十三，及拙主編之「中戰史」第四卷第四章），以隔限羌戎。

以上爲東周以降至秦統一時代，羌戎在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活動的情形。及至前、後漢之羌戎爲患，「西羌傳」說：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西元前四七六—四二九）爲秦所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西元前三八四），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獫狁。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羗牛種，越雋羌是也（今西康省東南、鄰四川省西南有越雋縣），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今甘肅省南部、鄰四川省西北有武都縣），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今青海省東部有湟河），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諸羌，孝公使太子驪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秦既兼并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却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於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似即氐種，居今甘肅省張掖以西祁連山間），威服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忍子研之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秦，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今甘肅省西南部之臨洮縣及西固縣等地，即漢隴西郡之邊塞）。及武帝征伐西夷，……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斷匈奴之右臂」），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烽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今甘肅省平番縣西）、安故（今甘肅臨洮縣南），遂圍枹罕（今甘肅河導縣）。漢遣將軍李息等將兵十萬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先零種豪

言：『願得度湟人，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西元前六三），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遣義渠安國（爲秦所滅之羌種）將兵觀之，……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今蘭州市），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之。……元帝時，諸姐等七種羌寇隴西，遣右將軍馮世率擊破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姐羌降之後數十年，……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乃令譯諷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今青海四周地區），初開以爲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亦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華化之羌人）……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西元三三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其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諸羌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置而復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羌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隴西治今臨洮縣東北，扶風治今陝西興平縣東南）三郡……。

「自燒當至滇良（燒當之孫），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民貧。而先零、卑湊並皆富強，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湊，大破之，殺三千人，掠財取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

「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光武末，西元五六）。武都參狼羌反，殺略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五千人討平之。……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今甘肅蘭州附近），劉盱遣兵於枹罕（縣故罕羌侯邑，今甘肅導河縣）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爲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先後相率爲寇（光武爲省兵養民，多用戎狄守塞）。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吾音鉛牙，今甘肅皋蘭縣西北）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爲牽姐種所敗於白石（今甘肅導河縣西南），死者千餘人。

綜上以觀，自周初沿襲姬、羌連姻，團結諸夏，滅商開創王業後，由於涇渭盆地之豐饒，與其他諸戎、羌仍不斷爭鬥，尤其與會用犬而行「田

獫狁之「吠戎」(犬戎、昆夷皆其種類)，歷代鬥爭不息，最後幽王因以亡國。及至東周以後的春秋戰國，先則賴秦、晉、楚、齊之強，相繼爭霸，外驅戎狄，除部分華化者外，皆復驅至邊陲；繼則入於戰國時代以後，戎狄已漸華化，復被征服，如：入居甘東高原及洛渭之間者，皆被秦國所并，入居豫西諸高原地者，為晉并為陰地郡，楚并為漢中郡。及至前漢武帝之時，居今青海省東部之諸羌，與匈奴連合以叛漢，武帝先則遣霍去病開河西四郡，以斷羌胡之連繫，繼又遣趙充國，進討諸羌，大破而平定之。並將其種內徙於三輔以統治之。

但自後漢光武帝，鑑於「南陽郡」郡國兵秋試，因而起兵以討王莽遂成王業之教訓，故即位後即廢除「郡國兵制」而改用「募兵制」，故在「武威」「金城」「隴西」「武都」「天水」等郡，招募諸羌以「守塞」。於是自光武末年，武都參狼羌背叛以後，再加上後漢內政不脩，皇帝多幼年即位，外戚擅權；繼之以宦官及黨錮之禍，相繼而起，因而官吏貪殘，尤其西疆各郡官吏貪殘橫暴，乃促使「諸羌」相繼反叛入侵，直至後漢末年，羌患愈演愈烈，國家財經因而崩潰，後漢乃因之而滅亡。茲再據「西羌傳」扼述其要，以觀其概。

「西羌傳」載：自王莽失敗後，諸羌即還據西海為寇。光武建武九年(西元三三)，設護羌校尉以鎮之。明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糾結，復寇金城、隴西等郡。自此以後，歷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獻帝各朝共歷百餘年之久，為禍之烈，前所未有。其中戰事最大者，有：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九)，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羌(燒當之五世孫)於西邯大破之。滇吾遠走，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於三輔(今陝西涇渭盆地)。其後每次征羌，戰勝則擄之內徙，以供官吏及地方豪強奴役；甚至將投降之羌，假以飲食後，乘醉而盡戮之。因之諸羌對漢怨毒甚深。故和帝時，「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懼不能制。冬(永初二年)，遣軍騎將軍鄧騭，……將五營(京師警衛軍)及三河(河南、河內、河東)、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合五萬(合漢內地領國精兵)……與滇零羌等數萬人戰於平襄(今甘肅通渭縣西南)，漢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今甘肅環縣西南)，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眾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驍還師，留征西校尉任尙，屯漢陽(今甘肅甘谷縣南)，為諸軍節度，以禦之。朝廷以鄧太后故

，迎拜騭為大將軍。」(戰敗受賞，朝廷無是非，由此可見。)

自鄧騭以外戚之寵，發天下精兵討羌失敗，又敗而受上賞之後，漢朝廷之政治、軍事、國防敗露無遺。其後三年(永初三年至五年，西元一〇九至一一一)，諸羌乃更深入。遂連陷邊塞破羌、臨洮二縣(今甘北碾伯、甘南岷縣)，且生擒隴西郡南部都尉，侵至襄中(漢中郡地)，漢中太守鄧勤救襄中，又竟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於是漢廷乃相繼將邊郡內徙，金城、隴西二郡徙襄武(今甘肅隴西縣西)，安定郡徙美陽(今陝西武功縣西南)，北地郡徙池陽(今陝西涇陽縣西北)，上郡徙衙(今陝西白水縣西北)；又命任尙還屯長安、雍(今鳳翔縣)，以衛渭水下游南北兩區之三輔為事，而藩衛東都洛陽。於是諸羌乃入寇河東(郡治今山西夏縣北)，而至河內(治今河南武陟縣西南)，有進犯洛陽之勢(與漢「爭王天下」)。漢朝廷被迫，而集京師精銳之「五營士」屯駐孟津，以衛洛陽，又詔於今河南臨漳縣、河北邯鄲、元氏、定縣之線，築塢堡六百餘所，以抗諸羌。又採「赤土抗羌」政策，將各內徙郡縣之財富，盡行毀去，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壘，破積聚；」雖使百姓「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半，」在所不惜。漢抗羌入侵之慘烈，由此可見一斑。元初元年(西元一一四)，漢廷又「遣兵屯河內(治今武陟縣西)」，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衛京師。明年(西元一一五)夏，幸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萬騎南下；同時，中郎將任尙用懷縣令虞詡計，將三輔二十萬步兵，改編為一萬騎兵，南北合擊先令羌於零州(今寧夏省靈武縣)，又「破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漢廷洛陽之威脅始解。同時任尙又採「暗殺政策」，募士刺殺零昌，及在北地、三輔間大戰六十餘日，在元初四年冬，始將此次進犯之諸羌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

此次諸羌入侵，戰亂凡十餘年，「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計，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以上自安帝永初年間以後十餘年間，為諸羌與漢廷展開「爭王天下」之大戰。按自「共工氏」與夏朝「爭王天下」失敗以後，接着諸羌又與商朝展開數百年的長期爭戰，皆告失敗。此次諸羌與漢廷「爭王天下」之戰，是屬第三次。故「西羌傳」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尙矣。漢世……中興以後，邊難漸大。……其內屬者，或倖僥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揭木為兵，負柴為械，數馬揭埃

，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蜀、漢之鄙，塞涅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發冢露齒，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熾也。」范曄上論，雖能上溯詩言，追述三代諸羌，但由於其不明三代前後氏族社會之狀況，故有「大漢族主義」之念。實則三代前後之「華夏文明」，乃「諸羌」與「好（音子，商族之姓）、姬諸系族共同創造者。自周以後，諸羌因被斥於西北高原，以屯牧為生，遂與中原以農業為生的氏族在文化上乃有一文」「野」之分，而被稱為戎狄。實皆本是黃河中下游的兄弟之族，初固無分彼此者，可見生活文化之文野，乃中國各民族之分界，而並非血統上所形成之分野。

五、魏晉南北朝之諸羌

諸羌在兩漢間被征服而內徙者甚衆，如：漢武帝遣趙充國征先零羌，其降服者皆徙於金城郡。又：後漢初期自建武十三年至永初二年之七十餘年間，內屬諸羌中有白馬、大胖、及蜀郡徼外等羌，皆數以千、萬戶計（西羌傳）至三國時，諸葛亮謀收諸羌人力以敵強魏，乃招攬姜維而驅使之；姜維以華化已深之才學，利其羌族之關係，招誘諸羌以敵魏，在隴山以西（今甘肅南部全境）與強魏周旋者凡數十年之久，而終魏之世無力并吞之。凡此亦足見諸羌在今甘、青、康等地區勢力之盛，其事可於拙主編「中戰史」第八卷第九、十兩章窺知之。

由於兩漢內徙諸羌甚衆，故至晉八王之亂後，中原無主，而諸羌內徙既久，華化甚深，學術才能的人才輩出，遂相繼在陝甘地區建立前秦、後秦、仇池之國；尤其前秦符堅既已統一中國，遂謀南伐東晉，以恢復中華大一統之王業，是為氏羌與諸華「爭王天下」的第四次大舉。不幸「淝水之戰」大敗，其「爭王天下」之望，遂告幻滅（見晉書各傳及拙主編「中戰史」第九卷第十章）。

魏書載南北朝時，氏羌分佈之地，為：「氏、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氏，各有王、侯。」「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裔，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聲牛尾及殺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惟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按：老子描寫的太平社會，即此。因三代時氏族

社會傳統是如此者）。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證其歲時（夏代即如此，見拙作「夏代九州考實」，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八卷第六期），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按：宕昌在今甘肅岷縣南。商務古今地名大辭典載：「宕昌羌梁動自稱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帶水，即今甘肅伏羌縣南之藉水，是宕昌故國，奄有今岷縣、臨潭縣南部，至天水西界，武都北界之地。」此所載為「宕昌羌國」地，而諸羌活動之範圍，則「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即今青、康、藏三省地，與「西羌傳」所記載同，可見自夏、商、周三代以後，諸羌活動地域不變。且由「宕昌羌」上述記載，亦可概見諸羌之社會形態及生活文化。又有「鄧至羌，……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地即今甘肅文縣西徽外，四川松潘縣等地。宕昌、鄧至為南北朝時未華化之諸羌建國較大者，故魏書載之於四夷傳內。北史又載有「白蘭羌」，因居白蘭以為號，俗與宕昌同。白蘭山在今四川松潘縣。又有「黨項羌者，其種有宕昌、白狼（蘭），……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種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騎。……俗尚武力，……不知稼穡，……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按：臨洮即今甘肅臨洮縣，西平即今青海西寧縣，則黨項羌據地，即今青、甘、川地區。

以上所述，為魏晉南北朝時，在西徽地區之諸羌較大而與中國有關係交往者，故魏晉北魏及南北史載之；至其他「姓別自為部落」而與中國未發生接觸者，則史無記載。但按其「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看，正是今青、康、藏三省之地。況「西域」一詞，自漢以來，其所指之地域概念有二：一為指今天之新疆省天山南北路區域；一指今中亞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則此時「諸羌」分佈之地，即今青、康、藏地區而絕無可疑者。

六、唐代吐蕃及其以後之藏族考略

吐蕃的起源，據新唐書載：「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今青海東部及甘肅西南部），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今青、甘、川地區，即洮河上游、黃河曲間）。祖曰：鵠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儋檀。儋

檀祠，爲乞佛燄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治今張掖縣南）。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今青海東南之積石山），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舊唐書》載：「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憐檀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憐檀爲西秦乞佛燄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爲羣衆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罕勒野，以秃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中國。其國人號其王爲贊普，相爲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

按新舊唐書所載吐蕃的起源，大同小異，彼此各近史實；而舊書「不知所出」，新書則「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據此，則「本屬西羌」，較「不知所出」爲具體。至於「吐蕃」一詞的來源，則新書有二：一爲祖名「鶻提勃悉野」，因「蕃、發」聲近，故子孫曰吐蕃。二爲「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與舊書所載同）。

按晉書第二十六卷載有：「秃髮烏孤、秃髮利鹿孤、秃髮傉檀」三弟兄傳。其起源，據載：「秃髮烏孤」是鮮卑族人，「其先與後魏同出」。「世祖四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即從今綏遠省遷於甘北）。」「四孤子壽闐」始號「秃髮」以爲氏；孫「樹機能」多謀略，盡有涼州之地其後又四傳至「烏孤」。這說明「秃髮」是鮮卑族，在晉武帝太始年間（西元二六五）前後，始在河西建國。其時，自塞北流徙河西之鮮卑，尚有「乞伏國仁、乞伏乾歸、乞伏熾磐」此外，尚有匈奴族的「沮渠蒙遜」，……等，於是幾千年的氐、羌故居區域的民族，便日趨複雜了，因之，吐蕃遂有「不知所出」之說。

吐蕃強盛時，與唐爭奪川康、隴右、河西及天山南路與西吐厥（居今東起新疆省，西至中亞裡海等地）之控制權，前後凡歷二百年之久，其盛時除與唐爭上述諸地外，以其首都今拉薩爲中心，其勢力東南遠及雲、桂，西南至於印度，成爲當時與唐同爲亞洲大陸之最大的霸權國。但其間吐蕃亦因內部權力鬥爭，在外有強敵，內有內亂的情形下，亦與唐（安史之亂後）逐漸同趨衰落。據宋史吐蕃傳載：吐蕃在唐宣宗大中年間（西元八四七）以後，「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

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是爲與華夏民族第五次大融合，其間有鮮卑、匈奴、氐、羌雜處。

據清史稿西藏傳載：「西藏，……漢爲益州沈黎郡（治今四川漢源縣東南）徼外白狼、樂土諸羌地。魏晉爲附國、女國及左封、昔衛、葛庭、春桑、迷桑、北利、模徒、那鄂諸羌地。唐爲吐蕃，始崇佛法。既而滅吐谷渾（鮮卑），盡臣羊同、黨項諸羌，西鄰大食（今阿拉伯），幅員萬餘里。唐末衰弱，諸部分散。……元世時，置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帝師、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國公，……明洪武年，……置烏斯藏指揮司及宣慰司、招討司、萬戶諸官，多沿元舊。……尋改烏斯藏爲行都指揮司。……其地有僧號達賴喇嘛，居拉薩之布達拉廟，號前藏；有班禪喇嘛，居日喀則城之扎什倫布廟，號後藏；蕃俗崇奉又在諸番王之上。西藏喇嘛舊皆紅教，至宗喀巴始創黃教，得道西藏噶勒丹寺。時紅教本印度之習，娶妻生子，世襲法王，專指密咒，流極、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盡失戒、定慧宗旨。黃教不近女色，遺囑二大弟子，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達賴、班禪即所謂二大弟子。達賴譯言「無上」，班禪譯言「光顯」。其俗謂死而不失其真，自知所往，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迴，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其教皆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小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教上。達賴第一輩曰羅倫嘉穆錯，吐蕃贊普之裔，世爲番王。二十歲至前藏，宗喀巴以爲大弟子，年八十四。第二輩曰根登嘉木錯，在後藏札朗轉世，登布達拉、色拉、扎什倫布講經之座。年六十七。三輩曰鎖南嘉木錯，爲達賴中最著名者。置第巴，代理兵、刑、賦、稅，弟子稱呼圖克圖，分掌教化。……而藏中紅教之大寶、大乘諸法王，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教。化行諸部，東西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番王徒雍虛位，不復能施號令。……初，西藏俗稱其國曰：圖伯特，亦曰唐古特。……」

由上錄清史稿西藏傳的記載，可歸納六點以說明之：一、今西藏地區仍是諸羌生息之地，亦可證實唐書、西羌傳所載完全真實的歷史，諸羌自夏、商、周三代以降，此地區皆是他們生息之地。二、烏思（斯）藏名稱，乃元朝統治西藏時的行政區之一。明史爲烏斯藏，沿元制；清史西藏又沿明代的名稱而來，而非民族名稱甚明（正如「漢族」的「漢」亦非「族名」者然）。三、元代所封之西藏大寶法王「吐蕃僧帕克斯巴」，是紅教領袖，亦是吐蕃原先之統治者，凡經「嗣者數世」，與黃教的創始者宗喀巴的二大弟子達賴、班禪，皆是「吐蕃贊普之裔」。四、達賴、班禪政教

領袖統治之下，有各地的番王皆稱「汗」，此種封號乃是鮮卑族所專有（蒙古亦是鮮卑族），可知吐蕃的統治者，自唐以後皆為鮮卑族所統治。因可證「禿髮」，確是「吐蕃」之名的音訛而來，亦足證「禿髮吐蕃」確是吐蕃統治者之祖，可見自唐以降，鮮卑族以少數民族入統諸羌的史實，與唐戰爭時其軍將每率羌人以作戰，在新、舊唐書吐蕃傳中俯拾即是，亦可為證。五、吐蕃紅教來自印度。因之，印僧攜家帶眷傳教於吐蕃時，就長期安居下來者必多，因而「藏族」中具有印人血統，為理所當然；但祇是少數之少數，不足以代表「藏族」；所謂「藏族」來自印度者，必源於此。六、真正構成「藏族」之民族分子應為：（一）歷史最悠久、人數最多之「諸羌」，是為「藏族」之主體；（二）禿髮氏之鮮卑族是統治者，故次之；（三）康、藏東南地區之諸蠻又次之；（四）最後乃是印度紅教僧人之血胤。（五）另有匈奴、漢族羣雜其間。

但「禿髮」鮮卑及「諸蠻」，其祖先亦是中華民族之原始人種。鮮卑之名最早見於中國文獻者，為國語晉語八叔向謂趙文子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荊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注韋昭曰：「鮮卑東夷國」。按東周時之語文獻，凡言「東夷」「九夷」之民族，皆是生息於中國東方沿海者，黑陶文化諸氏族皆屬之，包括朝鮮半島皆是。自此以後再見於文獻者為北魏史的傳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起於興安嶺東。（謂黃帝之後，當非史實，實是與商族一樣生息於渤海沿岸的東夷，春秋戰國時，屬東胡族系）漢武帝征匈奴，匈奴西徙，鮮卑拓拔氏諸族遂自西伯利亞貝加爾湖附近南下，據其空虛之地（何時自渤海西岸冀、魯之地北徙，則不見於文獻）。後漢末始盛，晉初分為數部，慕容、拓拔二氏為最著。慕容氏再南下渤海西岸建南、北燕及西燕；拓拔氏則南下定晉、綏、察間之代地建立代國（並詳拙主編「中戰史」第九卷第十一章），其乞仁、禿髮二氏則西向進佔河西四郡以建國。吐蕃之名乃起源於此。

至於康藏間之蠻族，據最古的傳說，苗族是最古的苗蠻，苗蠻又與姜姓的神農氏有關係，大抵苗蠻出自神農氏，在姓氏的夏族之先，即已自今甘、青間黃河支流的大夏河濕地東徙經漢水上游而至江漢的洞庭、彭蠡，然後北上與姬姓「爭王天下」（即傳說史上黃帝與蚩尤涿鹿之戰），由於戰敗，再退回江漢，遂散布為漢代的西南夷（見史記），今日西南地區如青藏、雲貴及兩廣的苗、僳，即是苗蠻的後裔分支繁衍而形成。這，祇要縱觀二十五史的西南各邊疆民族傳，即可得其端倪的。尤有進者，古昔生活於川陝間巴山山脈地區的「巴蠻」之「賁種」，也可能是藏族的統治

者，其真實性可能在「鮮卑」的「禿髮」之上。如唐書吐蕃傳載：「高宗嗣位，授弄讀為附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讀因致書于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闕討除。』」並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賓王，賜雜綵三千段。」高宗所封之「賓王」，必是「巴蠻」之「賁種」。據「華陽國志、巴志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饗，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腹，西至犛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弊麗之氣。其屬有濮、賁、苴、共、奴、獯、夷、蛋之蠻。周之仲世，雖奉王職、與秦、楚、鄧為比。……漢高祖為漢王，王巴蜀，閬中人范目，……說帝為募發賁民，要與共定秦。秦地既定，……帝將討關東，賁民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閬中有渝水，賁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武，帝善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宕渠郡……長老言：宕渠蓋為故賁國，今有賁城、盧城。……誤曰：巴國遠世則黃炎之交，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綜述：「宕渠郡，後漢置，尋廢，故城在今四川渠縣東北。晉時，李雄復置，李壽亂後，為諸獯所侵（今寮國祖先）。南朝宋末，於安漢置郡曰南宕渠，在今南充縣北；尋又於墊江置郡曰東宕渠，在今合川縣境；梁復於故宕渠地置郡曰北宕渠，又有西宕渠郡，亦南朝置，在今鹽亭縣西北。」由此可知今四川重慶以北之嘉陵江、渠江、涪江流域，皆是古巴族一支的賁種生息之地，即古賁國。「華陽國志、巴志」又說：「巴子、時（三國前劉璋治蜀）雖都江州（今四川江北縣）、或治墊江（今合川縣）、或治平都（今鄰都縣）、後治閬中（今縣西）。其先王陵多在枳（今涪陵縣西），其畜牧在沮，今東突硤下畜沮是也。又互市於龜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由此看來，大抵今四川涪江以東之川境，巴山以南，皆是巴子的封地。亦由此看來，巴子所屬之「濮、賁、苴、共、奴、獯、夷、蛋之蠻」，以「賁種」為最大。

唐初，高宗已封吐蕃贊普為「賓王」，必有所自。但賁民何時入諸羌境去領導諸羌的？據華陽國志、巴志載：後漢「順、桓之世，板楯數反（板楯蠻是賁種之一支），……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光和靈帝年號），板楯復叛，攻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天子欲大出軍，時征役疲敝，問益州計曹，考以計略。益州計曹楊程包對曰：『板楯七姓，以射白虎

爲業，立功先漢（詳已見上錄），本爲義民，復除徭役，但出資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羌數入漢中，郡縣破壞，不絕若線。後得板楯，來虜彌盡，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後建寧二年（西元一六九），羌復入漢，牧守遑遑，復賴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爲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煥南征，雖授丹陽（今江蘇南京市）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亂，朱龜以并、涼勦卒（今山西太原、甘肅武威之兵）討之無功；太守李願，以板楯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過於奴婢，箠楚過於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闕庭遙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於賦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謀至計僭號不軌。……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按此乃元初三年，西元一一六，安帝時事）。

由巴志這段記載，可見羌反是漢地方官吏腐敗剝削所致，資種的板楯反，亦由後漢地方官及軍紀敗壞所導致。資族入諸羌以領導諸羌反漢，大抵亦在此時，由於諸羌從此一直在以勇敢善戰聞名於世的資族領導下，故乃有唐初高宗賜封「資王」之號的史實。上述宗喀巴二弟子，大弟子爲達賴第一輩，二弟班禪，是否即是「資王」之裔，就有待考的必要了。

七、結 論

綜上所述，可知今日所謂「藏族」者，實由中華之數大支裔所融合而成。此數大支裔即「諸羌、鮮卑、巴賁」爲主，餘尚屬雜有「匈奴、漢族、印族」在內。而此主要三大族中之羌族實爲主體之主體，因其歷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文化亦最古老。他是五千年前之「羌姓」發展出來的氏族，「羌姓」是中華民族構成者最初四大姓之首的「姜、姒、好、姬」之首。他首先在渭、河間盆地生息，以神農氏氏號，領導其他諸羣族（詩、書所謂「萬國」）。其後經有熊氏、堯、舜、夏、商、周二千餘年的戰爭與和平之漫長時間的交融，至周代遂產生「中華」之名的大融合的民族，是亦即中華民族最初構成之主體。由於此一大融合之「華族」，先天性即由「融合」而成，所以其後經歷各代，民族、文化都在不斷的擴大和融合，而成爲今日「漢、滿、蒙、回、藏、苗、苗、苗、苗」之大中華民族。其實今日之中南亞「寮、泰」及緬甸、馬來各土著民族，也都是由「西南夷」發展而來的。這說明中國歷代強盛時代，賴政治、軍事、文化力量不斷融合由合而分的各支裔，同時也驅逐了一些當時的領導族類，遠揚至於域外，如

今日之中南亞各國的民族。

姜姓的支裔諸羌，自秦、漢以後，由於統治者政治黑暗時而不斷爲生存起來鬥爭，最顯著的如後漢百餘年的漢、羌戰爭；其次則爲唐朝二百餘年的唐番爭霸戰，在長期斷斷續續的和戰中而不斷相互融合，遂產生今天的「藏族」。「藏族」不是民族之名，亦由此可見。至於今天「藏族」的生活習慣與文化，由於「諸羌、鮮卑、巴賁」等族在數千年中直接、間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故一直仍在保留着「古中華文化」的形式，這種生活習慣與文化的形態，在唐書、宋史的吐蕃傳中，屢見不鮮；即使自唐以後，傳入了印度的佛教，也不能把其古生活習慣及文化氣質，完全改變；反之，印度佛教傳入藏族後，也或多或少受到當地的生活習慣的影響，而成「羌化」的佛教，正如印度禪宗傳入中國後，因受儒、道二家思想的影響，而成爲中國化的禪宗一樣。

前面說「藏族」非族名，其實今日的「漢、滿、蒙、回、藏、苗、苗、苗」中華七大主族中的「漢、滿、蒙、藏」亦多是朝代名或地域名，而非民族之本名。祇有「中華」纔是我大中華民族的本名。甚至連「華夏」「諸夏」亦已融合了甚多非似姓的族類在其中，至於「漢族」則更是不必說了。故今日所謂的「漢族」，其分子實包含了古代東亞大陸各宗族的血胤所形成，這是對中華民族發展史應有的認識。明乎此，則所謂「大漢族主義」就沒有意義了；連「漢、滿、蒙、回、藏、苗、苗、苗」之分也沒有意義了。因爲今日的中華民族，乃由東亞大陸各宗族，自古而至於今，不斷融合所形成；而形成之基本力量，乃基於生活習慣與文化，而非血統，這就是中華民族之名所由來，也是中華民族之名的真諦。（本文選自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年刊——七十六年）

編輯部啓事

本季刊第一〇六期有二篇文章經讀者來電告稱係抄襲之作，經編輯部查證屬實，但念在同爲知識份子，遂去函該二文投稿者，囑將稿酬退回，不予深究，現已收到該二人退還原領稿酬，故不刊載其姓名，惟編者深以閱覽範圍有限，未能事先發覺，謹向所有讀者致歉。

蒙古及蒙古人(三)(待續)

米內山庸夫 原著
恩和塞汗 譯

第二節 牧畜

一、大放牧式的牧畜

蒙古的牧畜依著放牧式實施。此項放牧不是人們住在固定的居所，而將家畜有固定的放牧地區之定居放牧，而係隨著家畜行動人們有不斷的移動之遊牧的形態而放牧者也。小規模的定居放牧假設稱其為「小放牧式」，在蒙古以遊牧的形態所實施的放牧則可稱之為「大放牧式」或「大放牧制」。這個正好和以人力為主的小農式農業與以機械力為主的大農式農業之相對關係相同。對大農式農業之以機械力為主這種狀況，大放牧式牧畜係依靠自然的一種牧畜，其規模之大且用少數的人力得到極大效果之點完全相似。

大放牧式牧畜係全靠自然的牧畜方法。為推行此式必須有廣大的草原且在該草原上處處須有必要的水量和鹽分，蒙古大部份為連互數千里的廣袤大草原，在那個大草原處處有河川、湖沼，沒有的地方也有泉水。又有湖就是鹹湖、低濕地帶多少都含有鹽性，土壤多富有曹達性。換言之，蒙古草原有豐富的水草和鹽分，人類也靠此而生活，家畜也靠此可以生存下去。蒙古草原，絕不是荊棘繁茂滿地扼殺風景的荒地，而是一個廣大無際的青草，其間百花繚亂盛開的肥沃草原。那些青草多數都是極為良好的牧草。蒙古草原就是一大放牧草原。蒙古人與家畜共同很有秩序的在該草原為追求良草和水源隨時在移動著。渡其所謂為逐水草而移動之遊牧生活。

大放牧式牧畜以遊牧的形態在實施。並且全部依存大自然的牧畜。在蒙古可以說像畜舍或人工飼料之類的措施完全不適合。起臥都只

在草原、吃草原的草，只求到有水喝就夠了。人類只是監護就夠。大放牧式牧畜的特徵在於以極少數的人得以飼養極多數的家畜。其缺點完全被大自然力所左右，容易被自然淘汰，但人工淘汰不容易做到，因為根本沒有家畜改良這些個事。在蒙古飼養家畜的戶數與家畜頭數相比差別極大，就以我現在所知一人持有羊二萬隻，或有馬一千五六百匹者，這均係依大放牧式牧畜所顯現出來的成果。又對蒙古家畜的改良，雖在試驗場以很好的成績推行試驗改良，但移往草原實行有實際上的困難所在。這個當然一方面與蒙古人生活有關係，另一方面，因為是大放牧式的牧畜用不着多大的人力，惟僅有大自然對這個構成了巨大的影響力，所以有限制住以人工淘汰的另一個困難原因所在之感。

蒙古的家畜，以羊、馬、牛、駱駝為主。其中最重要者為羊。與羊同時飼養的有山羊，然而，山羊並不是蒙古的一種獨立家畜，一般所稱之羊指的係緬羊，這種山羊就是附隨着綿羊所養的家畜，其數極少而少得不成比例。豚、驢、騾等限於漢人居地帶才有。這些個是為漢人所飼養的畜類。並不是蒙古人的家畜。成為家畜的雞也是。在蒙古西部山嶽地帶有犛牛，這主要是西藏人所飼養的畜類，再東邊大興安嶺有馴鹿，這是鄂勒春族的畜，都不是蒙古人的家畜。犬、馬等雖然用途稍有不同，可是對蒙古人而言也不失其為重要家畜之一環。在草原時常看見山貓，但其不存在於蒙古家畜之列。

猶如以上，蒙古家畜，大體上受限於羊、馬、牛、駱駝四種。此外在另一種意義上勉強的可以將犬加上。

蒙古家畜，其用途各不相同。各種家畜各有牠的用途，功用分明，各家畜之用途絕不隨便離其職分之外用到他處，此屬蒙古家畜的特徵。就是，蒙古人以羊為食用之主，以其皮毛做衣料，以其乳為飲料

。山羊附隨於放牧羊群，牠有輔導羊群作用。馬爲蒙古人所騎用，其乳可兼作飲料。在蒙古不大以馬拉車或馱物用。牛主要用以拉車。牛乳同樣可供飲料。駱駝主要用於沙漠地帶，用以乘騎、馱物、拉車、或拉轎等。併供給駝毛。馬、牛、以及駱駝的肉，必要時雖亦食用，但是極爲罕見。羊、牛、駱駝之糞便，係蒙古草原唯一的燃料。以犬當作更大使用。成爲家畜的更大，特別是對狼擔負着重要的防禦之責。

一如上述蒙古家畜用途職責有一定的規定，個個均能捨短而展其長很能適合牠們的職分與用途。從而蒙古羊肉極爲可口，蒙古馬雖然體形矮小，但其腿部極爲強健。在蒙古沒有套用二匹馬或六匹馬等的馬車之說。蒙古車不是馬車而是牛車。牧童騎在牛背的圖畫，那是中國的東西並非是蒙古東西。然而不論男女老幼騎在馬身上馳騁於草原的圖畫那完全是蒙古東西。

我再就蒙古家畜與牧畜，分別詳述如下：

二、家畜

靠大放牧式而飼養的家畜係完全依自然而存在。其家畜的生活方式與野生種毫無二致，在草原生下來吃草原的草長大而老於草原並在草原死去。不像一般養畜者備有畜舍，且全然不飼穀物或其他人工飼料。所以，依大放牧式所飼養的家畜。第一非需有耐自然天候的強健體力不可，或需要有很充足的能夠養活家畜之大草原不可。一般備有家畜圈舍的家畜，到了晚間圈入舍中過夜，或遇雨或雪，可使其在圈舍中躲避，甚至寒季則有防寒設備，但是沒有家畜圈舍的蒙古家畜，從生下來到死亡爲止都只在草原中生活着，不論降雨積雪，或有時候遇見水量不足，或在零下五十度的酷寒天氣，非靠其本身與生俱來的強健體力不可。何況對蒙古家畜人們向來不給與糧秣一類的東西給牠們吃。非自己尋求草原的草吃不可。由於環境的磨練，蒙古的家畜能夠適應該地的土地和求那種生活發展而來。猶如羊必須能耐蒙古冬季

酷寒和草的不足備有脂肪尾，馬、牛、駱駝也同樣爲得能耐冬季酷寒和草的不足起見，從春到夏很充分的吃下了草，到秋季都肥得圓圓溜溜。有天高馬肥乃是秋之說，那個馬肥在蒙古言之，係爲能夠耐過苦難冬季的準備。並且馬又能夠一旦到了冬季會肥開雪地找草吃，駱駝在砂礫地帶會覓食草及樹葉，或灌木小枝以充其腹。蒙古家畜不這樣生活下去不行。蒙古家畜生活決不像溫暖地方那樣容易活下去。

有時候溫度降到零下四五十度左右，能耐這種酷寒、雨量極度缺乏，在水源少的蒙古草原僅吃草不得不活下去的蒙古家畜，恐怕從幾千年以來過慣於那種生活，因此得以耐過來而不被自然所淘汰者由此發展而來。蒙古家畜其能耐那種生活之處，就是牠們所具有的特徵。所以蒙古家畜和其他溫暖地方的家畜相比或者有其種種劣點，可是如同蒙古那樣酷寒和乾燥，能耐於那種環境下單獨生存下去，具有那種強韌性格之點，我想其他地方的家畜絕無法與之相比。在溫暖地方備有圈舍所飼養的家畜，帶到蒙古與蒙古家畜同一方式來飼養，可能會一個也剩不下都會倒下去。像蒙古家畜這樣，如同蒙古那種酷寒和乾燥的土地上，能夠適應那種環境而不被自然所淘汰予以形成者，此非以人力所可影響的。此點就是蒙古家畜特徵之同時也是改良困難的一種理由所在。

第三節 游牧生活

一、蒙古的部落

追憶人類以何姿態出現於此一世界，以何種經過逐次進化而來？雖沒有很明白的了解，但是不能漠視而被考慮到的是，當初是否因易於喝到水先棲於水邊，吃其附近一帶的樹木果實或草根過活。其後不知道何時開始會製造弓箭或鎗之類，射殺鳥獸或魚類等來當食物。因而其生活方式稍有改進，由此而進入了所謂狩獵生活時代。其後又不

知道經過若干時後，人類有了馴獸之法。並且達到和已馴之獸類共同生活之程度。從此開始出現所說的家畜。其成為第一個家畜，與人類關係最深者可能就是羊。何以言之，因人類有記錄以來首先以家畜顯現被記載的就是有關羊的記載，遍閱東西書籍俱是如此。人類可能就此具有了以羊爲主的家畜群，人類一面飼養家畜，另一方面依靠家畜生活下去。爲了飼養家畜不能不給牠水喝及給吃草，爲了給水喝及有草吃起見，人類不能不趕著家畜到有水草的地方去。因此，人類開始趕着家畜逐水草而過的旅行生活了。這就是游牧時代。而且蒙古人現在的生活就是如此。人類生活能到今日狀態大體上的說法爲以由游牧時代到農耕時代，再到商工業時代之順序進化而來者。這些經過情形不在此處敘述予以省略，在此只想一談蒙古人的生活狀態和他今日尚在過着游牧生活的所以然。

若到蒙古草原一看，在能見度以內全都是草。那個大草原到處可以看到，三、四座，再多時十座二十座，並列的紮着白饅頭似的蒙古天幕，天幕的周圍排列著幾輛車。在那些車輛當中大概都有一輛水桶車，而且，在那些天幕附近必有不定數的犬在徘徊或一躺臥。在那些個天幕不遠的地方，放牧著羊、馬、或牛等的家畜，各自成群的在自由的吃草。男人在附近騎馬奔馳著，女人在天幕周圍抱着小孩站立。這就是生活於草原的蒙古部落。蒙古人在他的天幕家中起臥，提取其附近河流或泉水來喝，吃的是羊肉或由漢人部落買來的小麥粉及小米等物。並且從早到晚看管家畜，與家畜過著共同的生活。每家都有一個天幕，也有一家持有二個以及幾個的。那種蒙古人天幕經幾座集聚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蒙古部落。在那沒有邊際的茫茫草原之中，看見如此的部落，一方面又想到草原的繁榮，對草原的旅行者來講也是一件愉快之事。然而草原的部落，今日位在原來地方，經過幾日之後再去，原地一無所有，只是草而已，可能又恢復到站立在幾百年或幾千年以前一樣的古代理草原之感，只能看見浮在草原上空的白雲而已。

旅行於蒙古草原，常有如此之經驗。這種時常移動消失而去的部落，是蒙古草原所有的蒙古人游牧之另一面形態。就是與家畜共同移動之生活，此即爲蒙古人的游牧生活。

二、追逐水草

蒙古的游牧生活是人類、家畜、草原三位一體的生活。猶如人類依靠家畜，家畜依靠草原，草原再由人類來保養。是三者相互依賴方能生存的生活，其中缺一生活上立即顯出破綻。

第一人類要依靠家畜生存。在其他國家有很多人雖沒有家畜也照樣生活下去，但在蒙古草原若沒有家畜絕對不能生存下去。喝羊牛乳吃其肉，着羊皮襖衣服，穿牛皮靴子，住以羊毛織成的毛氈屋，對以牛或以駱駝馱物乘馬旅行於草原的蒙古人來講，說家畜完全係蒙古人生活亦無不可。蒙古家畜對蒙古人來說那是他的唯一財產，蒙古人時常把牠賣出尋求彼等之生活必需品，或把牠牽去交換他自己所喜歡的貨物。蒙古人之貧富以其所有之家畜多寡來計算之。蒙古草原經濟家畜已成爲其基本，蒙古人生活完全依賴於家畜。草原的蒙古人若失去其家畜勢必完全破產不可。

第二，其家畜依草原而生存。曾爲蒙古人的延清子（同治甲戌年進士）之稱的人，在其「奉使車臣汗記程詩」中對喇嘛廟的被廢置現狀曾詠詩一首曰「曾駐西番佛，而今廟貌荒」，並予以註解，山南有一座喇嘛廟，廟堂極多，但是已成爲無人的廢廟，其周圍的土地皆被開墾，喇嘛因而捨棄廟與家畜共同移往他處，由此觀之，亦可知不習慣於與已開墾之農民爲伍的說法。不僅喇嘛如此，當然一般蒙古人也悉數遷往他方。像如此沒有草原蒙古家畜無法生存下去。而蒙古家畜其數太多，不是以糧秣飼養的對象，且蒙古人之生活經濟賴以家畜，不養那麼多的家畜不能生存下去。蒙古家畜全依靠草原生存。草原若被耕作，蒙古人只有趕着家畜逃避到草原更裏邊去之外別無他法。所以，蒙古人愛護草原，草原被掘甚爲厭惡。那是常被提到，似決不是

單獨的迷信問題。

第三，就是草原由蒙古人來保養。或更廣闊的來說由蒙古人來保持，而由家畜去繁榮它亦無不可。在蒙古人來講草原實際上更此宗教都重要。被認為草原若被挖掘對他們游牧有何等的大障礙。漢人曾依旺盛的進出力開墾了很多蒙古草原，蒙古人沒有辦法以現在不能再失去比這個以上草原已沒有地方去的心情，與家畜共同逃避到其最北的地方。蒙古人不能不抑止漢人對草原的進出，並對蒙古支配者都想到此一問題對草原採取了保護政策。失去草原蒙古家畜勢必滅亡，沒有家畜蒙古人到何處去找生活？

蒙古家畜幾百頭幾千頭的成羣在草原靜靜地邊吃草邊前進。常看見羊等有三千、五千的大群，羊體相互擠湊一起並排成橫列在靜靜地吃草中前進。見其所通過的痕跡，其所吃的草恰如剃頭刀剃過般的整齊劃一，遺跡如同青色「他他米」般的美麗，處處僅留下了羊不吃的HIROHA TAKATUOAI等毒草仍站立在那兒。這種吃法，與一種一包在內的刈法相似，能限制枝葉的亂七八糟繁殖，使之草根能充分而有強度的張開結果，草原所長出的草才有強韌性。再加以那些個大群家畜在前進吃草當中所遺留下來的糞便也成為草的肥料。因此蒙古家畜在那個廣闊草原接連不斷的吃草而過，一個地方的草被吃了多少遍也不會荒廢。春天在那兒，秋季在什麼地方吃的場所大致上都是一定的。所以草被吃之後沒有匱乏之虞。反而靠家畜有適度的抑制或予以刺激愈欣欣向榮。因而想到蒙古草原完全賴以蒙古人來保護，靠以家畜來繁榮之事者也。

蒙古草原生活經如此的人類賴以家畜生存，家畜靠草原而活著，並且草原由人類來保護，再由家畜去繁榮的形態下循環著。故此在蒙古的如此生活，如何能不採取游牧形式呢？

有一家在飼養家畜，假設說那一家是定居的，不能不以他的家為中心在一定範圍內放牧家畜，或者依靠他人所準備的糧秣來飼養。自然，所飼養的家畜數目勢必受某種程度的限制。特別是在人類定居之

處集聚有很多人成為部落或街道時，其供家畜放牧的草原受到了種種的限制，每戶的家畜數目會愈趨減少。因此以牧畜為本位的經濟生活或者可能會消失，將變為所說之農牧併行的形式。牧畜遂成為副業。然在蒙古牧畜是本業，蒙古人不能不靠他僅有的牧畜來維持生活。基此飼養必要的多數家畜，吃的是家畜，或賣出交換他的日用必需品，更因讓他繁殖下去，不能不維持牠一定數目，蒙古人一家所應有的家畜數目有其必需的最低限度。據說若有五口人的一家族，為維持這一家能夠生活下去起見，至少需要有羊約百隻以上，馬二十匹，牛十餘頭不可。若持有上述數目以下家畜者，係一種貧戶，獨立生活將陷入困難，被僱於他人成為家畜管理人，或從事於其他差役，不得不落入所謂奴隸階級。我在呼倫貝爾草原靠調查巴爾虎族現狀所得，已成為中等以上階級者，大致上持有羊約五六千隻，馬約三四百匹，牛約二百頭內外者是很普通。據說現在有人持有羊約二萬隻，馬約千餘匹。各家對這麼大數的家畜不能不給東西吃。那已不能以很老早就準備糧秣來飼養所能辦得到的以上程度，就是在以定居地為中心有一定範圍內之草原放牧立即會把那兒的草吃光不可。這就需要廣大草原家畜在吃草當中有移動的必要，人類也緊跟着家畜必須作同樣的移動，這就是蒙古游牧生活。家畜首先移動，跟着人類也移動，是搬家遷移部落的生活。不如此以牧畜為本業的蒙古人生活不能成立。

我曾巡行於蒙古草原時，恰遇不知從何處遷來的一家人似乎剛到該草原，曾詢問他們是何地之人，對方答稱本地人。此處只是茫茫一片草原除草之外別無所有。蒙古人在此地很快的把天幕紮妥，家畜在附近吃完草以前須將其住屋妥善安排好。我有一次在東京詢問由游牧家庭來的蒙古留學生關於他的鄉里問題，獲得他具體明白的答覆。雖然其住處沒有一定的場所，可是在夏天回去的時候在何處，冬季回去的時候在何處，其住家的位置在何處，目標不會錯，一定能夠回到家。如此說來，蒙古人游牧生活，雖與家畜共同逐水草而移動，但決不是場所不定的徬徨無主的生活，夏天在何處，冬季在何地方，大致上

有一定的移動的部位。以一部族爲單位之旗，其每個旗的游牧區域都有規定，在這種區域內，夏天在何處，冬季在何地方，隨之季節的變化在何處，大體上都有一定的規定。原則上夏季近於水邊，冬季離開水邊在山地游牧。夏在水邊易於求水，冬季家畜食雪，人類則以貯藏冰塊或溶雪而食飲。

蒙古冬天來得極快。九月降霜，十月河川即結冰降雪。蒙古的雪雖然不大堆積，但是從第一次降雪到第二年春季化雪季節爲止大部份都不會消失掉。所以冬季裏到處都是雪。蒙古冬季大致上吹的都是西北風，這是一定的。並且所降的雪較小麥粉都細的粉雪。這種粉雪被一定方向的風吹去，因之風強的高地一帶無法積雪，乾草隨之顯現出來，低處堆存了吹來的雪。家畜吃那種露出來的很多草，以雪代水的吃那積存下來的雪。馬會把雪撥開吃雪下的草。一旦春季來臨雪化新草長出，蒙古人即結束冬季生活，與家畜共同移向水邊。並且，家畜到水邊充分的吃了新草之後，冬季的衰弱體力逐漸才能恢復，一直由夏到秋在那兒一帶生活，到了冬季又以高地爲目標移動而去。蒙古游牧生活就像這樣夏季在水邊，冬季在山地，原則上一年有兩次大移動。另外爲瞭應必要有局部性的小移動，不管是那一個部族，或那一個部落，或那一家其位置都不是固定的。

蒙古草原只盡是草，其間也有若干高地，惟起伏不定，遠望之雖似丘陵一般，但到其前一看，大致上有一部份形成爲平地。在大草原上連一棵樹一戶人家都沒有，全都是草而已。沿着蒙古草原地平線有一排列牛車構成行列魚貫而進。排成行列在草原前進的牛車，不僅是幾輛，而是很多車相連在一起的车隊，其前進之狀況頗爲雄壯。那是游牧民衆在移動中。到其近處一看，前面的是半圓锥形箱車，裏邊坐的是女孩子。偶然有男的跨坐在箱車車門處。其次是分二輛裝載着蒙古天幕材料，猶如支柱、毛氈等堆積在一起。再次爲裝載有長方形衣箱車，家俱家財車，水桶車，燃料車等接連着，然後最後一輛車的车尾掛有鈴鐺，車隊行進當中嘎郎的響個不停。這一行列車隊之前有二

三隻狗在奔跑，又有一二個男人騎馬跟隨在車隊之側，這就是蒙古民衆的移動行列。有的只是一家族移動著，但大部份是以一族爲行列單位，數家族成爲一個部落一同移動的佔多數。家畜多的家族，家俱行列不隨同牧畜而另外移動。到今日爲止蒙古天幕多數仍然並排紮立，放牧着無數的家畜，乘馬的紅衣小孩圍繞着畜群趕着前進，如此顯着熱鬧氣氛的草原土地，忽然消失一切，只剩下草的原野，與此相反，到昨日爲止靜無一物之草原，今日突如其來的出現了蒙古部落。蒙古草原過着如是的生活。對游牧民衆來講移動生活有絕對的必要。隨之，其衣食住等一切生活方式都能適應於移動方便，若不基此移動生活，加以觀察之，就不能充分理解到蒙古人特殊的生活方式。猶如其過天幕生活，吃羊肉喝牛奶生活，那是因爲最適合不過蒙古人趕着家畜過移動生活的方式。然而蒙古何以不從他的游牧踏進一步而進入定居農耕生活？這個問題誰都會首先想得到。從狩獵時代到游牧時代，然後爲定居農耕，這是人類通過進化生活的鐵一般不變的理論。蒙古人何以經過了幾千年時間止於他的游牧階段？那是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而且其理至大。待下次接着有所譯述。（文接第十八頁）

關於西康「遍地是黃金」的傳說，確實是並不過於誇張。有幾處出黃金的區域，關卡上準備了許多的新鞋子，讓過關的人免費換穿，以免將黏附在鞋底的砂金帶走。

西康有一種苦行僧，穿得很破爛，四處流浪，唱勸世歌化緣爲生，外國人稱他們爲「乞丐」。他們唸經唱「經變」的時候，手上拿著一柄傘狀物，稱爲「尼傘棒」，一邊唱，一邊轉動它，這種「尼傘棒」確是黃金打造的，有的上面還嵌著寶石。所謂「捧著金飯碗討飯」，的確一點也不假。

西康確實是一個潛力極大的省分，當地的同胞一直生活在自由、安樂的環境中，共匪竊據大陸之後，他們的自由被剝奪了，康巴同胞起而抗暴的壯烈事蹟，從未間斷過。許多的同胞組成游擊隊在「孟獲城」一帶活躍，盼望著政府早日反攻回去解救他們，幫助他們在自由、安定的環境中去從事建設、開發，實現「打開孟獲城，世上無窮人」的理想。

從康定談到「孟獲城」

●黃清榮

西康省的同胞有一句俗諺：「打開孟獲城，世上無窮人。」所謂的「孟獲城」，是指一大片、一大片尚未開發的原始森林。據當地傳說，三國時代，諸葛亮開發西南，解除後顧之憂，「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曾在西康、雲南一帶和西南諸族的首領孟獲大戰七次，孟獲每次打敗之後，都逃入老山林中，諸葛亮只能作象徵式的「七擒」，奈何孟獲不得，最後只好「七縱」了事。所以這些原始森林，都成為孟獲的天然城池。而「城池」中蘊藏的資源，其豐富是難以想像的，一旦開發之後，足可以養活全世界的所有人類。

西康確實是我國一個寶庫，只可惜它的內蘊，鮮為世人所知。它的面積有四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一平方公里，是僅次於新疆、青海的第三個大省。但它的人口在大陸陷匪之前，才一百七十多萬，和現在臺北市的人口差不多。

諸葛亮一箭之地

西康是在民國二十八年的元旦才建省的。那時候政府特派當時的內政部次長黃季陸先生，親赴西康省會康定監督省主席宣誓就職。

「西康」的名字，原本是藏名的譯音，藏族同胞將他們居住的主要區域，區分為四部份，即阿里、前藏、後藏和「喀木」（康古忒語），「喀木」轉音為「康」。命名為西康，乃是極適當的。

西康的省會康定，乃是漢藏兩族同胞交易的門戶。在三國蜀漢以前，漢藏同胞交易的中心設在四川西南的邛州，據當地同胞傳說，邛州是在川西壩子的西邊，已經深入四川盆地，當時諸葛武侯為了要鞏固西南的防衛，曾經要求藏胞們讓出「一箭之地」，將貿易中心西遷入山。藏胞們想想諸葛亮這樣一位文弱的書生，一箭射不了多遠，於是答應了諸葛的要求。誰知道孔明拉弓放箭，箭向西飛去，不知所終。隨後尋找了好久，發現這枝箭竟插在康定城東北郭達山上的一塊大石頭之中，一箭竟射了兩三百公里。

自此以後，康定城即成為漢藏兩族貿易的大站。

這雖然是一則神話，但這則神話都是根據事實演繹出來的。

康定也稱為「鎭關」，唐左忒語讀作「達曾鐸」，意思是兩條河流交匯之處。漢人稱它為「打前爐」，說是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征

討「南蠻」時，曾派將軍郭達在那裏打造弓箭，因為為名。

郭達在「打前爐」經營頗為得法，很能為地方謀福利，受到漢藏各族同胞共同的尊敬，他們把康定城東北面的山命名為「郭達將軍山」，或稱為「郭大將軍山」，並且在城裏為他立了廟，藏族同胞拿著奶酪、哈達，點著上千盞的酥油燈為他祭祀，漢族同胞則拿著豬頭三牲，燃起香燭來祭祀他。

康定城恰在兩條河的交匯處，也就是所謂之「達曾鐸」。雅拉溝從西北向東南流，折多水由西向東北流，兩條河在「瓦斯礪」附近會合折向東流，名為康定河。城區在雅拉溝與折多水的西岸，連同折多水東岸，跑馬山下的一長條平地。城西是「子耳坡」高山，因而全城只有北關、東關和南關，不需要另設西關。

峻嶺雪封學狗爬

民國二十七年歲暮，黃季陸先生奉派由四川入康定去為西康省政府主持成立大典，他由重慶飛成都，乘汽車經新津、邛崍到達西康的門戶雅安。從雅安到康定的一段路，那時還沒有公路可通，要循著商旅們由驢馬、揹子們行經的大路，翻越大相嶺，到瀘定，過金沙江抵達康定。

從雅安到康定，靠步行一共要走八天，中間約有七個站，供商旅們休息。沿途都是連綿不斷的大山，不斷地上坡、下坡，加以在高山上，空氣稀薄，普遍缺氧，人人都覺得心跳、氣喘、呼吸困難。況且天候的變化，一年之中，只有夏秋之際七、八、九，三個月最適於通行。當地流傳著一首歌謠，用四川話讀來更覺韻味十足：「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臘，學狗爬。」

所謂「學狗爬」，是指冬季山風凜冽，吹刮得人們沒有法子直起身來走路，只好手脚並用，勉強爬行。

黃季陸先生入康的時候，正值「十冬臘，學狗爬」的季節。一路上艱辛備至，但黃季陸先生追憶說，在山上踏著積雪，在割面寒風中，看著山脚下彤雲舒捲，真是天下第一奇景。

在行程的末一段路，西康派出了「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所乘坐的八擡大轎來迎接黃氏，黃氏為了要和沿途民眾們寒喧招呼，特別換乘了一匹馬，在山路中前進。

轉過跑馬山脚時，突然，踞在山谷中的康定城出現在脚下，白雲環繞在城後的子耳坡上，河流內耀著藍光，浮動的雲影投射在河谷中，使得光線和色彩不斷地變幻，景色真是雄偉極了。

高山缺氧幻覺多

黃先生康定之行曾有一段插曲，他說：「當康定城出現在我眼前時，我覺得這一景象非常之熟悉，似曾見過。到達東關前，許多民衆和當地官員在歡迎我，我騎著馬走在前面，和大家握手，不知不覺走入市區，一逕到達了招待所，接待我的人問道：『噢？黃先生怎麼認得路？』我才警覺到我是信步而來的，只好說：『你們的這匹馬很好，老馬識途。』後來去城南那摩寺——一座規模極大的黃教喇嘛廟，我來到寺廟中，也覺得眼熟得很，遂四處遊覽，到了一處二樓上的佛龕前盤桓良久，好像覺得自己也曾來過。離開佛龕，我走在前面，曲曲折折走了許多路，來到經堂之上，那兒就是廟裏主持正式向我贈送『哈達』的地方，『哈達』是一長條白綢子，藏胞們表示致敬、問候的禮物。我也是信步而行，走對了地方。回到城都之後，我曾和友人們談起康定城似曾相識的這段經歷，一位高僧大剛法師曾特別入定，用心靈去追查原因。他說，我是西藏的一位高僧轉世，前世是住持那摩寺的，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解釋。」

對於這種現象，黃季陸先生認為很可能是一個平地人驟然到空氣稀薄的高山之後，適應不良而起的幻覺。康定地方高出海平面兩千七百公尺，大氣壓力低，燒開水只要燒一下子就沸騰了，但是水溫却只有攝氏七十來度，燒出來的水還不能泡茶。必須要用配有密閉蓋子的銅壺，才能增加壺內的氣壓，燒出攝氏約一百度的開水來。

紅蟲醫療皮膚病

康定同胞的宗教信仰仍然是一個以喇嘛廟為主，當地有所謂八大寺，兩座屬於紅教，六座屬於黃教。北關內有一座「郭達廟」，南關外有一座「關帝廟」。這兩座廟也是香火鼎盛的，殿裏的關公塑像，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和內地的關廟並無二致。民國十七年九月，利用關帝廟的部分房舍，設立了「西康師範講習所」，後來與「女師傳習所」合併，改為西康師範學校。

在當地社會上，喇嘛的地位非常之尊高，他們幾乎掌握了宗教、政治、經濟的大權。這種現象，直到民國以後，尤其是抗戰期間，才逐步改善。

康定一帶名勝很多，北門外的「二道橋」，橋身上像是一座房間，裏面是小吃店和雜貨舖，橋左是觀音寺，橋右是一幢白色的大屋子，于右老題著「雨點樓」的匾額。雨點樓是一座巨型的浴室，硫磺質的泉水，水溫很高，內中分為六個池子，分別命名為「復、興、中、華、民、族」。復字是一個大池，歡迎免費入浴，其餘的小池則要收費。

在南門外，還有一座更大的溫泉，是石灰質的泉水，泉水從石隙中流出來，引入御林宮浴池中。國大代表鄧育英女士說，她小時候常跟大人們去御林宮洗溫泉，每次都要帶幾個生雞蛋放在泉眼裏，洗完之後把它撈起來，蛋已煮熟了，不老不嫩，正好用來充饑，可見其水溫之高。

御林宮溫泉浴池中，有一種紅顏色線狀的小蟲子，長約五分，據說是治療皮膚病的專家，當入浴的人浸在溫泉裏不動，這小紅蟲子就會附著在皮膚上，紅紅的一層，把各種癬疥瘡疤，甚至「香港腳」的黴菌都吃掉，而是入浴的人皮膚上都毫無感覺，可是只要身體一動，這些小紅蟲却又沉入池底消失不見了。

關於小紅蟲的事，國大代表王孟周先生、鄧育英女士都曾談起過，想必確有其事。據王孟周先生說，很多患有風濕病、關節炎的人，都被家屬們擡到御林宮去，在池邊搭起帳篷來長期居住療養。當然，這是靠溫泉來治病，是內科的，小紅蟲是皮膚科的。

跑馬溜溜的山上

康定城的南方有一座山，山上是大片的平地，像是一個很大的桌子安放在城南。康定地勢高，氣候寒，春天來得較遲，每年農曆四月才是柳條抽芽的季節。康定城中的居民，幾乎傾城而出，在山上遊玩，跑馬競賽，因而這座山叫做跑馬山，山上的寺廟稱為跑馬寺。

著名的康定民謠：「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端端正正的罩在，康定溜溜的城，月兒彎——彎，康定溜溜的城。」就是描寫這一景色。

他們撐起帳篷來，入夜之後燒起營火，烤著牛羊肉，在月光下飲酒、歌唱、跳舞。張家溜溜的大哥，李家溜溜的大姐，在月光下互相唱答，結成眷屬。

康定是漢藏貿易的中心，市面也非常繁榮，陝西的商人聚在一條街上做買賣，店面櫛比，稱為「老陝街」。川省同胞也有專門做西康貿易的，他們將粗而濃濃的茶葉，壓製成茶磚，連同其他的日用貨物，包在竹篾包子裏，揹到康定城來販賣。城裏有許多的「鍋莊」——旅舍兼堆棧，供他

們卸貨、休息、貿易。藏胞們將康藏藥材、皮貨等等運來彼此交易，各取所需。

藏胞們的運輸，多仰賴於犛牛。他們將竹篾包打開，把整張的生牛皮泡濕，包紮住貨品，牛皮乾後自然縮緊成很堅硬的牛皮包，用來捆在犛牛背上運回西藏去。

藏胞的包裝方式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大羣的犛牛上路時，彼此擠擠軋軋，互相碰撞，如果不用牛皮來包，貨物勢必會散碎。

藏胞們趕犛牛，就像美國西部牛郎趕牛羣一樣，牛羣不用繩子牽連，而讓牠們自己跟著走。每當某一頭牛走離羣時，藏胞牛郎就用一根皮帶，把一枚小石子扔出去，打在牛角上使牠歸隊。要牠向右轉是打左角，左轉打右角，百發百中，真是神乎其技。

奇花異卉禽獸多

交通雖然困難，但在康定却可以獲得沿海各地的特產。山珍更是充斥市場，中等之家，天天都可以吃炖熊掌，全鹿筋炖鷄。全鹿筋是指梅花鹿的四個蹄子和一條尾巴。窮人家却只好吃吃牛肉，喝喝牛奶了。那是當地最廉價的食物。

「打開孟獲城，世上無窮人。」西康的物產實在是太豐富了。中部到東部縱谷地帶，大片的草原。有太多的樹木花卉在植物學大辭典上還找不到名字，也有太多的飛禽走獸是我們從未見過的，當然還有更多的動物，終其一身沒有見過人類。

經過調查的東部十四個縣，就擁有原始森林四十七處，單單青衣江和大渡河兩處，就有木材四千七百多萬株。另外寧屬地區長在高山上的針葉木，竟有一億一千四百多萬株。青衣江的天全、寶興一帶，更有新生的林區，林地約一千多平方公里。

在衆多林木中，有一種「赤松」，樹幹上有「順時針方向的扭紋，像是一根麻花，據當地同胞傳說，這種樹是因為諸葛亮征南蠻時，溪水中腐葉不能飲用，諸葛亮即扭曲赤松的汁液，供三軍飲用，故而後世的赤松，樹幹上都有扭紋的紋路。

林產果品樣樣全

更值得重視的是，這些木材的種類至爲齊全，從山腳下亞熱帶、溫帶的林木開始，沿著山坡向上，隨著氣溫而改變，山頂雪線以下，竟變成寒帶特有的林木。其中的果樹，也包括了從亞熱帶到寒帶的各種果品，包括

胡桃、桃、仙人掌掌上的甜漿果「仙桃」、櫻桃、梨、柑、橘、蘋果、花紅、棗、枇杷、石榴、栗……應有盡有。

西康丹巴地方的桃子，尤其是梨子，叫做「金川梨」，香甜細膩，入口化渣，比天津鴨梨不相上下，只可惜太偏遠而鮮爲人知。

此外，我們在臺灣吃核桃，用糖裹著上筵席，據說還是假借了「藥材」名義的進口貨。在西康，入秋之後胡桃在森林中掉得遍地都是，誰都懶得去撿，任它腐爛。有些專門做這行生意的人，撿最好的製成糕餅運銷昆明，次一點的拿來榨油，作爲炒菜用，次貨則用來餵牛馬。

美國探險家芮江森（Ray Johnson），曾在民國三十二年去西康遊歷，他記載說，快到康定時，他發現那兒的核桃仁比花生米便宜，核桃油比菜油便宜，因爲菜油可以用來點燈，核桃油點的燈黑煙多却不甚明亮。芮江森說，他最愛吃的廉價食物就是糖炒核桃仁。

至於它的礦產，那更是豐富。榮經縣出產的煤，一大塊一大塊的就暴露在地面上，西康籍國大代表王培堯（成聖）先生說，這種煤塊一添到爐子裏，藍旺旺的火苗轟的一聲向上直冲，像是把汽油潑進了爐子一樣。而昌都的煤層，竟有七千尺長，六百尺深。

討吃捧著金飯碗

其他的礦產如黃金、白金、銀、銅、鐵、錫、鉛、鋅、鎳、鋁、鎂、砒、硃砂、硼砂、硫磺、礬、白玉石、青玉等等，每一樣的質與量都極驚人。其中尤其是黃金，在清朝時就有十八處在開採。許多的喇嘛廟，屋頂上都鋪著金皮瓦。理化的喇嘛寺。一座四丈多高的銅佛，外面也包著厚厚的金箔，佛像上還嵌著寶石，戰前有人估計，祂身上的黃金就價值一百多萬銀元。

據木里籍的國大代表伊西娜珍女士說，木里有龍達、麥地龍、郎兵等三個礦區，木里土司禁止當地同胞隨意去開採金礦，規定每年只開放幾天，時限一到立即封山。這種制度，一則在保存礦苗，圖「細水長流」，一則使人們不耽誤農稼。

其中龍達礦區，出產大塊的黃金，據說當地出過一塊「牛頭金」，形狀像個牛頭，竟有二十四斤重。這塊大黃金還送出國去展覽過。

伊西娜珍說，木里土司曾請過一位山西籍的文人替他管賬，工作多年，成績斐然。某年這位賬房先生請假回鄉探親，土司拿出許多錢來酬謝他，他都婉謝，只要求土司允許他去河邊某處去掃掃地，將掃得的一畚箕泥沙淘一淘帶走。土司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却因掃掃地而發了一筆財。

（文轉第十五頁）

「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研討會」紀要

林恩顯

爲了喚起國人對我邊疆民族研究的重視，並促進研究心得交流，提升研究水準，國立政治大學定於本(五)月六日上午九時假木柵該校果夫樓舉行「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該會由籌辦人邊政研究所教授林恩顯博士主持，法學院華院長力進致歡迎詞，來賓美國學者海爾·保羅博士、藏籍國大代表伊西娜珍女士致詞，我國研究邊疆民族的學者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學者約百人參加盛會，爲慶祝政大建校六十二週年及該校邊政研究所建所二十週年提升了意義。

這項國內外尙屬首創，專以我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爲研討重心的研討會，係分三次，會議舉行一天，其內容爲：第一次會議請管東貴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主持，由傅心翔、蔣武雄、李盈慧三位分別引報告，從我東北邊疆、蒙古、新疆三地區近四十年來的研究論著內容分析，談其研究理論與方法。第二次會議請李亦園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主持，由林冠群、辛法春、黃維憲三位分別引報告，從我西藏、西南邊疆、台灣山胞三地區近四十年來的研究論著內容分析，談其研究理論與方法。第三次會議請劉義棠教授(政大邊政所教授)主持，由宋自強、阿余虹、葛雅石三位引報告我東北、蒙古、新疆等地區現況，並放映幻燈片及錄影帶說明，藉以上三次會議引報告後，與會學者討論如何藉科際整合的方式來研究我國邊疆民族的理論與方法，並針對邊疆少數民族現況提出各種因應方式。

此項會議係由政治大學主辦，教育部及西藏研究委員會贊助，在西藏示威抗暴頻仍，各國少數民族問題層出不窮之際，我國這項研討會顯得格外的富有意義，並普受有關方面的重視，本校陳校長治世於當天中午歡宴全體與會學者。

突回字「伊利」釋義

林冠群

英人巴克爾氏在「韃靼千年史」一書中云：

……伊利可汗(Ili khakan 應作 Ilkhan，然此當即突厥碑文中之不民可汗 Bumin kagan 也。)……(伊利 Ili 辭。屢見不一見，不知在突厥文中此字究爲何義？……)(註一)。

劉師義棠在其多本著作之中，嘗對「伊利」一詞作解釋(註二)，但僅提出其字義，並未作進一步的解說。筆者不揣固陋，擬在先哲時賢的研究基礎上，再作狗尾續貂，敬祈不吝賜正。

一、突回字「伊利」

「伊利」爲突回字「或」的中文音譯，另亦譯作「頡利」、「頡」、「逸」、「乙利」、「意利」、「一利」、「壹利」、「俟利」、「乙李」等(註三)。有學者認爲此字，早在紀元前的匈奴時代，即已存在(註四)。「伊利」在以盧尼克文撰刻的突厥碑銘中之字形爲：𐰚或𐰚(註五)。爾後突回民族沿用阿拉伯文字母以後，字體演變爲 𐰚 或 𐰚(註六)。現今的土耳其文則作 𐰚 或 𐰚。土耳其文字典上解釋 𐰚 的字義，計有「省(行政單位)」、「國家」、「國土」、「民族」、「人民」等(註七)。維文字典解釋 𐰚 的字義，則有「國」、「省」、「區域」、「民族」、「人民」及「手」等(註八)。由土文、維文字典上的字義來看，顯見此字爲廣義字，有多種意義。然本義爲何？似有必要作一釐清。

二、「伊利」的本義

考「伊利」一字，在中國文獻之中，最早出自周書卷五〇突厥傳。其載：

魏廢帝元年(西元五五二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茹茹，大破之於懷荒北……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註九)。

按突厥本爲茹茹(柔然)鍛奴，至破茹茹後，遂告獨立，自成一國。當時首領土門自號伊利可汗(Ili kagan)，周書上解釋爲「猶古之單于」，意思就是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像匈奴時代的單于。劉師義棠認爲土門號伊利可汗之涵義爲：「國家皇帝」、「人民之主」、「部落團體之王」(註十)。馬長壽氏則認爲，「伊利」的意義指一同盟體，統一體或統一國家

，伊利可汗就是國家可汗，後來也稱為「大可汗」。此國家可汗，經常駐節烏德健山，主祀天神、后土、神泉及突厥人的祖先，所以他代表國家，同時又統治了全國的人民和土地（註十一）。由上述二位碩學鴻儒所解釋，及周書之記載，吾人可瞭解「伊利」的本義，應為「國家」，而此「國家」蘊含著「人民」、「部落團體」、「土地」等意義。為何有此蘊含？原因在於 *il(ei)* 為突回式的「國家」，與一般詞彙「國家」意義不同。

因為突厥國家是以阿史那 (*Asna*) 氏族出身者為統治者，以阿史德氏族等突厥諸氏族，及柔然、鐵勒諸族、契丹、靺鞨、奚、靺等諸氏、部族為被統治者的阿史那氏「家產游牧國家」。此一游牧國家，其唯一最高主權者，稱為「可汗」，僅限於阿史那氏族的成員，方可就任。初期的突厥即由可汗民族及其姻親氏族等，組成「貴族氏族群」。其後由「貴族氏族群」聯合鄰近的鐵勒、黠戛斯、突騎施、葛邏祿等，與阿史那氏有人種關係的突厥諸部族，形成「突厥部族國家」（註十二）。準此，突厥國家係由數個氏族或部族所組成，以後又合併其他部族，形成部族聯合群，成立了「突厥國家」。這種部族聯合群式的國家，湯姆森氏 (*V. Thomsen*) 認為是無法與歐洲的帝國相提並論，只不過是若干游牧民族的一種鬆懈、不定的結合而已（註十三）。繼突厥之後，雄霸北亞的回紇，其國家性質亦如同突厥，為一聯族形態，進而併吞其他諸突厥部落，組成一游牧部落國家（註十四）。是以，*il(ei)* 一字的本義，指的是突回觀念的「國家」，為「部族聯合群式的國家」，或為「部落國家」，是為突回民族所特有的名詞。

在突回可汗號之中，常見有 *il(ei)*，如隋書突厥傳載：「辰年九月十日，突厥可汗致隋皇帝書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註十五）。劉師義棠認為此可汗號是漢突文化混合的名稱（註十六），就該汗號的中文音譯部分之原文，應為 *il kiliğ sad Bagha Ispara kagan*，義為「國家全體的設莫何勇健可汗」（註十七），此處的 *il*，為「國家」之意。此汗即為攝圖，另號沙鉢略可汗。於唐貞觀四年（六三〇），為唐所擒之東突厥頡利可汗 (*il kagan*)，亦以 *il* 為汗號。東突厥餘眾的骨咄陸，據湯姆森氏、羅德婁夫氏 (*Radloff*) 等人考證，即為和碩特柴達木湖突厥碑文上的「*Eleris kagan*」，原意為「帝國復興可汗」（註十八）。在新唐書突厥傳亦有此名詞之中譯，武后冊封東突厥餘眾默啜為「特進頡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

可汗」（註十九），其中之「頡利施」，就是「*ilteris*」（*elteris*）的漢譯，義為「復興國家」或「恢復國家」（註二〇）。唐天寶元年（七四二），突騎施部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陸毗伽為可汗，此名稱之原文為：*il Itmis kutluk bilge kagan*，義為「治國幸福聖賢可汗」（註二一）。另回紇最著名的二位可汗號之中，亦用到「字」。如本名磨延啜的葛勒可汗，其汗號在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文載為：「登里囉沒蜜施頡德蜜施毗伽可汗 (*Tanrida bolmis il-Etmis Bilge Kagan*)」，義為「受命自天治理國家智慧可汗」（註二二）。其子移地健，即登里可汗，保義可汗碑文載為：「登里囉沒蜜施頡德蜜施毗伽可汗 (*Tanrida kut bulmus il-Tutmus Alp Külig Bilge Kagan*)」，義為「由天獲得幸福治國英勇偉大聖智可汗」（註二三）。上述二回紇可汗號中之 *il-Etmis* 及 *il-Tutmus*，即 *il idare etmis*，為「治理國家」之意（註二四）。

由上文所舉之可汗號得知，*il(ei)* 為游牧部落國家之專有名詞，而且只有統治權力及於全國的可汗，才能沿用「俟利」（*il,ei*）一字為汗號（註二五）。這些可汗號均屬西元八、九世紀時期以前，由此可見，在八、九世紀以前，*il(ei)* 一字的本義為「國家」（*Devlet*）。

三、「伊利」字義的延伸

il(ei) 一字至十一世紀時期，字義已有延伸的現象。如著名的「突厥大辭典」（*Divân-ü lûgat'it-Türk*），該書雖然大部份仍將 *il*，以其本義「國家」來用，但也有部分以「省」（行政區）解釋（註二六）。在「幸福智慧」（*Kutadgu Bilig*）一書，有許多地方將 *il(ei)* 用做「人民」、「土地」解，如 *il ve sehirleri idare, suh ve süküneti temin etmek için*……（管理人民與城市，為了獲得和平與平靜……），「引文之 *il*，為「人民」之意（註二七）。又如 *Dogudan batıya kadar sefer ederek, birgok illeri hâkimiyeti altına alan dünya hükümdari neredi*（從東方打到西方，控制了許多土地的世界統治者在何處）（註二八）。這些都是 *il(ei)* 字義由「國家」延伸為「人民」、「土地」的例證。在哈薩克語的俗諺，有一則為「*il tükürse küi bulur*」，表面字義為：「人民吐口水的話，就會形成一湖泊。引申為「眾志成城」或「集眾人之力，可

完成大事」。此處的「二」，就是「人民」、「衆人」之意。

由於二(e)爲部族聯合群式的「國家」，到了後代，這種觀念的「國家」，並不符合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及鄂斯曼土耳其帝國等世界性帝國的性質，而引進了西方語言的 Empire，轉成 imparatorluk，取代了 il(ei)，以致今天所有的突厥族語文中，il(ei)之本義「國家」，已消失了，而代之以「使者」、「和平」、「人民」之意。另外在土耳其文，il則用作行政單位，如il爲「省」，ilçe爲「縣」。甚至eil字，也延伸出「陌生人」，甚至「敵人」的字義(註二九)。

註 釋

註一：巴克爾著，黃淵靜譯：韃靼千年史，頁一一六，台灣商務印書館人文庫本。

註二：請見劉師義棠：維吾爾研究，頁一一六、一二〇，正中書局，民六四，台北。劉師義棠：周書突厥傳(殿本)考註，頁四六—四七，文刊政大邊政研究所年報十二期，民七〇，台北。劉師義棠：突厥可汗世系考，頁三一—三二，文刊政大邊政研究所年報七期，民六五，台北。劉師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之補充討論，頁九，文刊政大邊政研究所年報十一期，民六九，台北。

註三：劉師義棠：周書突厥傳(殿本)考註，頁四六—四七。

註四：Abdülkadir Donuk, 『Türke (IL)(Devlet)Devrimi Hakkında』 p.137 Türk Dünyası Arastirmalari, Sai 35 1985 istanbul.持此看法的學者有 B. De Groot W. Eberhard 及土耳其學者 Abdülkadir Donuk 等。

註五：劉師義棠：「維吾爾語文研究」之補充討論，頁九。另見王靜如：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頁二六，文刊輔仁學誌七卷第一、二期。

註六：劉師義棠：新唐書西突厥傳考註，頁二二四，文刊政大邊政研究所年報十四期，民七二，台北。

鮑爾漢編：維漢俄辭典，頁八〇七，新華書局，一九五四，北平。

註七：黃師啓輝：土漢字典，頁八四，正中書局，民六五，台北。
Resimli Türkçe Sözlük p.275 Türk Tarih Kurumu Basimevi Ankara 1977. Fahri iz & H.C.Hony, An English-Turkish Dictionary p.158 Oxford 1957.

註八：鮑爾漢編：維漢俄辭典，頁八〇七。

註九：周書卷五〇異域傳突厥，清乾隆武英殿刊本，藝文印書館。

註十：同註三，頁四七。

註十一：馬長壽：論突厥人和突厥汗國的社會變革(下)，頁四八。文刊「歷史研究」四期。

註十二：林師恩顯：突厥研究，頁七八—七九。台灣商務印書館，民七七，台北。

註十三：V.Thomsen 著，韓儒林譯：蒙古之突厥碑文導言，頁二一七，文刊禹貢半月刊七卷一二三合期。

註十四：請參閱劉師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回紇部份，中華書局，民五八，台北。劉師義棠：維吾爾研究，正中書局，民六四，台北。

註十五：隋書卷八四，突厥傳，清乾隆武英殿刊本，藝文印書館。

註十六：劉師義棠：隋書突厥傳考註，頁九五，文刊政大邊政研究所年報十二期，民七〇，台北。

註十七：同前註，頁八五。

註十八：劉師義棠：突厥可汗世系考，頁四八。

註十九：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鼎文書局。

註二〇：劉師義棠：新唐書突厥傳考註，頁一六八，文刊政大邊政研究所年報十二期，民七〇，台北。

註二一：劉師義棠：新唐書西突厥傳考註，頁二二四，文刊政大邊政研究所年報十四期，民七二，台北。

註二二：Abdülkadir Donuk loc.cit.p.142.

劉師義棠：維吾爾研究，頁一一五—一一六。

註二三：Abdülkadir Donuk loc.cit.p.142.

劉師義棠：維吾爾研究，頁一一九—一二一。

註二四：Abdülkadir Donuk loc.cit.p.142.

劉師義棠：維吾爾研究，頁一二〇。

註二五：同註十八，頁六三。

註二六：Abdülkadir Donuk loc.cit.p.138.

註二七：ibid.

註二八：ibid.

註二九：Abdülkadir Danuk loc.cit.p.143-144.

火洲——吐魯番巡禮

樊開印

一、吐魯番的奇特地貌

「早穿皮襖午穿紗，圍着火爐吃西瓜」

這是形容具有奇特地貌的吐魯番在一日一夜之間的氣溫變化及當地居民爲適應這種大溫差所表現出來的生活寫照。

奇特的地貌也必然造成奇特的景觀。我是在今年四月二日清晨由西安乘火車到達吐魯番的。由於吐魯番是一個低於海水平面一百五十四公尺的窪地，爲了不使火車在開下去後又吃力的爬上來，便將火車站設在距市區西北四十六公里火焰山北麓的大河沿鎮上。要去市區，還得另乘一程長途汽車才成。當車開動後，你只要稍留意公路兩旁的行樹生態，就不難發現：車站附近的樹枝，都是枯槁得毫無生氣；但越往前走，樹葉便越發茂盛。這恐怕是我國境內只有在吐魯番一地才可看到的奇景。

假若把你空投到吐魯番市區，事先也不告訴你什麼地方，眼前你所見當地男女的面貌及衣着特徵，很可能你會誤認自己的着陸地是在另一個國度。事實上，你所看到那些高鼻子、綠眼睛、白皮膚的居民，他們正是中國境內五十六個民族中的維吾爾族，也是我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由於維吾爾族是新疆省境內人數最多的民族，因此，中共便將新疆省改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吐魯番窪地，是我國唯一低於海水平面的地方，它低於海水平面的面積，共有四千零五十餘平方公里，窪地最低處爲艾丁湖，它在海水平面下一百五十四公尺，僅次於世界第一低地——約旦的死海（低於海水平面三九二公尺）。

從空中鳥瞰整個吐魯番窪地，它是以艾丁湖爲中心，由高而低、由外而內，很明顯的分成三個環狀地帶。最外的第一環帶是山嶺帶，

第二環帶是戈壁礫石帶，最內的第三環帶是黃土帶。第一環帶的山嶺帶，是由環繞四周的高山所組成，北面的博格多山，終年積雪，爲窪地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南面的覺洛山，與西部穆托爾烏拉山之間的阿拉古伊河水流到這裡，使窪地西南部成爲沃土；東北部的巴爾庫山及東南部的庫魯克山，將窪地與哈密盆地隔開，使成一完整體系。

第二環帶的戈壁礫石帶，是由山嶺帶經長期風化剝蝕下來的礫石，經流水將它們搬運下來所構成。從表面上看，這一環帶幾乎是草木不生、動物絕跡，大地全被一層黑色礫石所覆蓋；但山嶺帶溶化的雪水流到這裡，即迅速轉入地下，上面的黑色礫石，能使流水減少蒸發，才造成窪地爲一「地下水庫」。

第三環帶的黃土帶，由於北面有座不透水的火焰山將水位抬高，形成高昌、火焰山、葡萄溝三座水庫，灌溉了附近的果園、農地；凡水庫灌溉不到的地方，再由遍布各地的「坎兒井」，將地下水庫的泉水引出來，灌溉着水庫灌溉不到的其餘地方。遂使整個吐魯番窪地皆成肥沃的綠洲。

二、吐魯番的輝煌歷史

不要小看現在的吐魯番只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個市，在我國西漢以後的歷史上，誰也否認不了它佔有不可朽的一頁。

當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以交河城（在吐魯番西三十里）爲首都的「車師國」，它的疆域範圍，是：南達今羅布泊的樓蘭國，北至天山北面的廛化（今名烏魯木齊）、孚遠、巴里坤湖一帶與匈奴接壤，東與西漢的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毗連，西迄今新疆省綏來縣的烏貪訶離國。是當時西域三十六國中位於新疆境內的最大國。

正因為車師是西域大國，位置又正好處在西漢與匈奴兩大勢力爭衡的交點上，很自然的使成為漢、匈爭奪的對象。漢、匈兩大勢力為了爭奪車師的控制權，從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年）到漢宣帝神爵二年（西元前六〇年），在長達三十九年的歲月中，雙方曾發生了五次大戰，史稱「五爭車師」。後來由於匈奴日逐王率眾降漢，車師始為五漢所控制。

漢軍佔領車師後，為了固守當地，除了設置戊己校尉及建立「高昌壁」（吐魯番東六十里），以屯兵墾田駐守外；並將車師分為車師前、後，且彌東、西，卑陸前、後，蒲類前、後等八個王國。車師前國的疆域，即相當於前述窪地外環帶的範圍。在我國晉代以後的歷史上，它又以高昌國、高昌郡、西州、輝和爾、火州等名稱問世，直到明代末年，始定名為「吐魯番」。

「吐魯番」這個名稱，是突厥語叫出來的地名，原意是「富庶豐饒的地方」。我們不要因它的地名有個「番」字，便誤與甘肅省的鎮番、四川省的理番、台灣省的番仔田等地名的用意相提並論。

三、吐魯番八景

我們中國人，總喜歡用「八景」來說明一省或一縣的名勝古蹟，如關中八景、燕台八景、台灣八景等，吐魯番也難以免俗。這是受了沈括所著「夢溪筆談」一書中有「宋廸工書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記載的影響，以致後世很多地方的名勝，多分八景。

吐魯番八景，分別是：火焰山、艾丁湖、坎兒井、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蘇公塔等，簡介如次：

1. 火焰山

當地維吾爾人把火焰山叫做「克孜勒塔格」，意即「紅山」。

火焰山的位置，是在吐魯番窪地第三環帶北部的邊緣。由於有它的存在，才使博格多山上的溶雪，在此受到阻擋，水位因之向上提高起來。水位在此提高後，一方面就在山邊形成幾座天然水庫；一方面又造成吐魯番為一地下水庫。有此地下水庫，吐魯番才有遍布全境的坎兒井，使窪地各處都可賴以進行灌溉。我們表面上所看到的火焰山，雖然是一大片赤山橫嶺、寸草不生；但在窪地其他地方，却全靠它成為綠蔭滿地、瓜果飄香、清流縈繞、風景秀麗的富庶之鄉。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它對吐魯番的偉大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在我國南北朝時期，魏書高昌傳中有：「北有赤石山，七十里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的記載。到了唐代，許多到過這裡的文人們，專以火焰山為題材的文學創作，次第出現。如岑參所作火山雲歌送別：「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雲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又作送李副使赴碛西官軍：「火山六月應更熱，赤亭道口行人絕」。及經火山：「赤焰燒虜雲，炎氛蒸塞空。不知陰陽炭，何獨然此中。我來嚴冬時，山下多炎風」。句句不離對炎熱的描述。明代兩度出使西域的陳誠，在火焰山詩中有：「一片青煙一片紅，炎炎氣焰欲燒空；春光未半渾如夏，淮道西方有祝融」。

當地維吾爾族人也有關於火焰山的神話傳說：「天山有惡龍，專吃童男童女！沙托克布喀拉汗，特派哈喇和卓降伏惡龍，殺之於吐魯番東北的七角井。龍受傷後，曾沿山旋轉，血染山頭，使山成為紅色」。

明末吳承恩所著的西遊記，將火焰山描寫成「八百里火焰」，與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鐵扇公主、牛魔王聯繫在一起。使火焰山更披上了一層神奇的色彩，成了一座傳聞天下的奇山。由於這一則故事的描寫，後世的好事者，便附會的將勝金口一柱凌空挺拔的山石，說成是唐僧的拴馬樁。遠處一片平頂的山坡，說成是唐僧上馬的踏腳石。這一樁一石，將這位名僧形像，襯托得高大無比。在拴馬

橋東，隔着峽谷的一座高峰頂上，有一塊活像長嘴豬頭的巨石，人們把它說成是八戒石。有火焰山，就不得有牛魔王洞。勝金口的北崖壁上，偏巧又有一個洞，人們又附會說：鐵扇公主和牛魔王，就是從那裡鑽進鑽出，洞口邊上全被前往探視的人用手摸得光滑發亮，硬說是他們二人進進出出所遺留下來的痕跡。位於火焰山山谷中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大門口，現在塑有唐僧師徒四人的石膏像，用以提醒來千佛洞參觀的遊客們，不要忘了到火焰山去觀光一番。

2. 艾丁湖

艾丁湖，位於吐魯番市區南面五十里處。它是我國最低的內陸湖泊而聞名於世。該湖的水面，一般低於海水平面一百五十四公尺，在湖面北部已乾涸的湖盆中，個別低窪處，更低到海水平面一百六十一公尺。由於它有宛如月光照耀下的景色，當地維吾爾族人，便把它叫做「覺洛浣」，意即「月光湖」。在陽光照射下，湖中常會出現「海市蜃樓」的虛幻景觀。站在湖邊極目望去，蒼茫茫的一片銀白色鹽結晶閃閃發光，別有一派與其他湖泊不同的湖光水色。也因為湖水的鹽份過重，以致湖中既沒有水鳥游魚，也不能游泳蕩舟。

正由於艾丁湖是吐魯番窪地的最低處，以致其周圍的流水夾帶着大量的礦物質紛紛擁入湖中完全無法排出；加上強烈的蒸發，又使湖水不斷濃縮，而形成表面非常堅硬且又高低不平的白色鹽包地；再往湖心，又是一片鹽汁沼澤及凝結而成的晶瑩鹽殼，使人們很難或根本無法接近水面。所謂「湖水映月」，那只是湖面鹽結晶板的反光作用。艾丁湖另還有一個與其他湖泊不同的特點，是：夏季蒸發量特大，致使湖水缺少，湖面又縮得很小；一到冬季，由於農業用水量大減，加上地上、地下的流水大都滲入湖中，湖面反而增大。隨着開發的需要，當地不斷興建水庫，可以預料在不久的將來，艾丁湖終會變成一個完全乾涸的湖泊。

艾丁湖現在的面積雖只有二十二平方公里；湖水的含鹽却相當高，礦化度每公升也高達二百公克。據初步調查統計，湖內蘊藏有芒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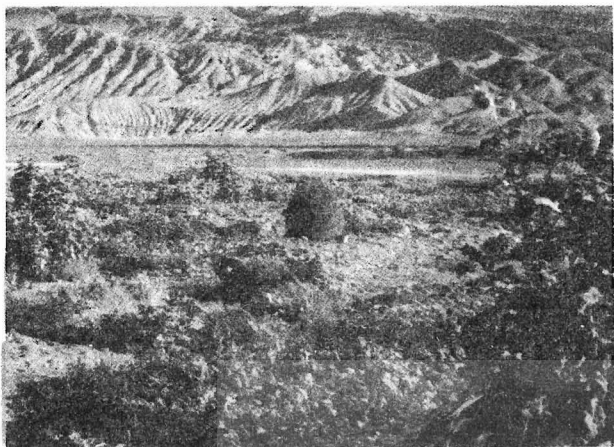
約有二千六百餘萬公噸，鹽五千九百餘萬公噸。將來如能予以開發，會為吐魯番帶來大量財富。

3. 坎兒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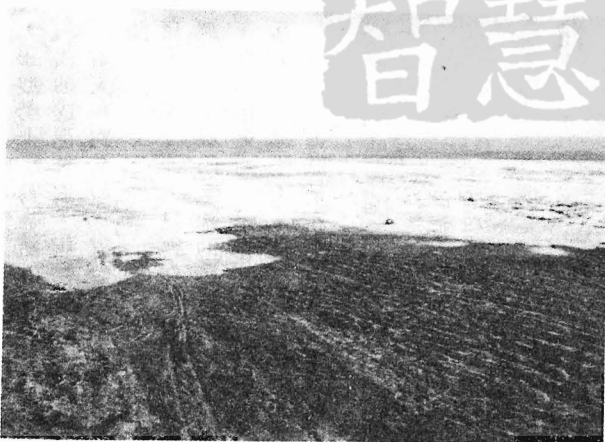
被人譽為「地下運河」的吐魯番坎兒井，人們把它與長城、運河，併列為我國古代三項偉大工程。凡實地參觀過坎兒井的人，人人會同意這種說法。

「坎兒井」，是分別由「直井」、「暗渠」、「明渠」和「溝壩」等四種形式組合而成，為一種特殊的地下水灌溉工程。在建造坎兒井時，是先打直井找出水源；再挖暗渠將水引走；待水流至地面，復開明渠，將水引入農田、果園；溝壩的用途，是將灌溉用不完的水儲存起來，有調節灌溉水量的作用。吐魯番絕大部分的農田、果園，就依靠坎兒井水的灌溉。因此，當地人將坎兒井譽為「綠洲的生命綫」。

坎兒井的開發，是利用吐魯番窪地內地面坡度很大的特殊地形及地下水充沛的原理開鑿而成。可謂「巧奪天工」。目前這一地區的坎兒井，據統計，共有一千三百餘條，總長度在五公里以上。每條坎兒井暗渠的長度，一般由二至三公里到七至八公里不等，最長者有達十餘公里。暗渠愈長，其所匯集的地下潛水量也愈多，明渠的出水量就愈大。暗渠內部的高度，一般均在兩公尺左右；寬度大致也是兩公尺，呈不規則形狀；並另在底部挖一約一公尺寬的溝渠，引導地下潛水流向明渠。進入坎兒井的暗渠底部，莫不對腳下長流不息的渠水連聲稱奇。暗渠的主要作用，是在保護流水不被這裡高溫給蒸發掉。「直井」，主要是為了開挖地下暗渠和日後掏撈暗渠中的沈積物方便而開鑿的。直井與直井之間的距離，一般多為七十公尺左右。直井的深度，視地下水位的深淺而定，在上游的深度，一般在七十公尺左右，必須挖至地下水位的內層，使地下水能以流入渠內；下游僅起輸水道作用，距地表面約有三公尺上下。觀光客所能看到的坎兒井，一般都只是下游部分。「明渠」的主要作用，是使地下冰涼的水變溫，不使它



山 焰 火



湖 丁 艾

傷害到地面上的農作物。當暗渠的水位流到地面時，即挖掘明渠，使與暗渠相通，以灌溉地面上的農田、果園。明渠的兩旁，一般都植有柏楊行樹，既起了鞏固明渠堤岸的作用，而柏楊樹本身又得到渠水的灌溉而能迅速成長。可說一舉兩得。「滂壩」，實際上就是一個蓄水池，其主要的功用，是在調節灌溉的水流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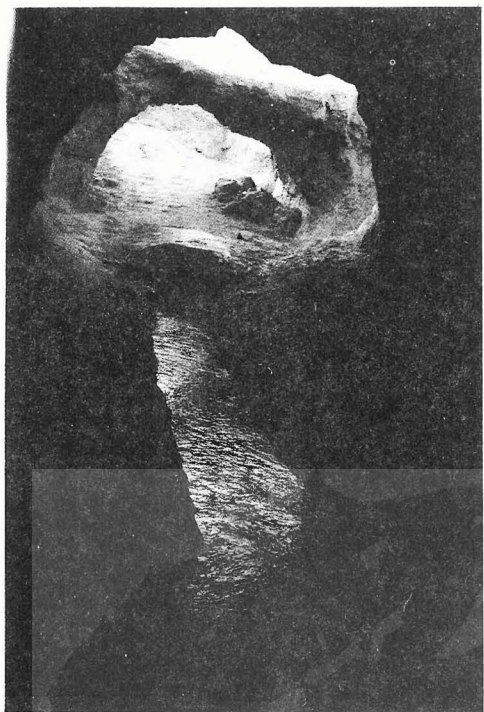
每條坎兒井的水流量，一般多在每秒〇・〇一—〇・〇二立方公尺。在當地土地乾燥、氣候燠熱的特殊環境下，平均一條坎兒井，一天只能灌溉農田二十畝左右，每年灌溉面積，也只有三百畝上下，還要不停的輸流灌溉才行。這就是吐魯番全境到處都開鑿有坎兒井的根本原因。筆者在吐魯番賓館居住了兩日，親眼看到賓館院中一個不到

一百平方公尺的葡萄園，經用直徑兩寸的塑膠水管不停的灌溉，為時兩天，居然還未灌溉到一半。可見當地灌溉的艱難。坎兒井在使用期間，每隔一、二年，就必須清除一次塌方與淤泥，以保持水流暢通。坎兒井的起源，歷來就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是「西來說」，由波斯（即今伊朗）所首創，於兩千五百年前傳來此地；二是「中原說」，由秦代關中井渠的啟發，於西漢大軍佔領車師時傳來此地；三是「本土說」，由當地各族居民，根據自己所處自然地理特點，自行發明創造而成。

4. 交河故城

日光、空氣、水，是人類不可須臾或離的三寶。因此，世界上任

智慧



井兒坎

何一個重要城市，幾乎全部建立在河流岸邊。交河城當然也不會例外。吐魯番的交河故城，它在西漢大軍未佔領以前，即為西域「城廓諸國」之一的車師國首都。漢武帝元封三年（西元前一〇八年），當時的車師國為趙破奴率領的大軍所破，又經過「五爭車師」的戰爭，遂把車師分成為車師前、後王國及山北六國等八個國家。這時的交河城，便成為車師前國的首都了。漢書西域傳：「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說明了這座坐落在河心洲的城市，既是兩千年前車師前國的都城所在地；也說明了「交河城」一名的由來。

交河城的位置，在今吐魯番市西十五公里處。由於城址是在雅爾乃孜河床中央，在形勢上既易於防守，又控制着出入天山大道的交通要衝。所以，漢代的戊己校尉，唐代安西都護府的治所，都設在這裡。西漢之所以派遣大軍與匈奴「五爭車師」，目的也在不惜代價要掌握此一戰略要地。

當你進入交河故城以後，只要你肯仔細的觀察，便不難發現一個令你驚奇的事實，即：城內全部的街巷道路，都建築在原地表面之下，完全是由人工挖掘出來的。走在街上，實際上是在地中行進。街巷兩旁高達四、五公尺的原生土，被挖成一堵堵厚厚的牆，連庭院、廣場、大道等都不例外。這城是在距今三千年以前建成的，在全用人工

智慧藏



城故河交

挖掘的情況下，其工作之艱巨與工程之浩大，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因此，當地人直到現在仍把它叫「雅爾和圖」，意即「崖兒城」。直到元代，由於這裡戰爭連綿，此城始被戰火所摧燬，只剩下殘垣斷壁。明初的吏部員外郎陳誠出使西域，題有崖兒城詩：「沙河二水自交流，天設危城水上頭；斷壁懸崖多險要，荒台廢址幾春秋」。可見把交河城改叫崖兒城，是元末把此城廢址以後，才新起的名稱。

5. 高昌故城

高昌城名的由來，古今即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漢武帝的西征大軍佔領了車師以後，留下來部分體弱兵卒及病患，要他們選擇此一地勢較高的地方建築防禦工事屯守，後來人口逐漸昌盛，便將這裡取名「高昌」。始北史西域傳：「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其中尤困者因駐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一說是車師國人的車輪高大，又名高車族，「高昌」是人們對「高車」的訛稱。不管上說何者為是，「高昌」之名，却自古沿用至今。又由於漢、魏、晉各代均派有戊己校尉駐守此城管理屯田，因又稱此城為「戊己校尉城」。

正因為高昌城建築在窪地區域內部的「地勢高敞」處，有控制全窪地的有利形勢，後世的高昌國都及州、郡治所，便一直都設在這裡。如：據有隴西之地的前涼王張駿，即在這裡設置高昌郡。繼之又有先後佔據河西走廊的前秦、後秦、西涼、北涼等割據勢力，也皆以此城為高昌郡治所。北朝後魏滅北涼，北涼殘餘在此建立流亡政府，吐魯番地區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便由交河城完全轉移到高昌城來。十年後，柔然攻滅北涼殘餘勢力，立闕伯周為高昌國王。其後的高昌國王雖四度易姓，高昌國名則始終未改。直到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西元六四〇年），派遣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改高昌為「西州」，才算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八世紀末，吐蕃（即今西藏）一度佔有此地。九世紀中葉，回鶻人在此建立回鶻高昌國。直到十三世紀初，回鶻人臣附於蒙古，成吉思汗賜當時的高昌王為其第五子。十三世紀中葉以後，海都圍攻高昌，戰火連綿十數年，交河與高昌二城，同毀於戰火之

中，二城也因而被廢。其後此一地區的政治中心，便移轉到安樂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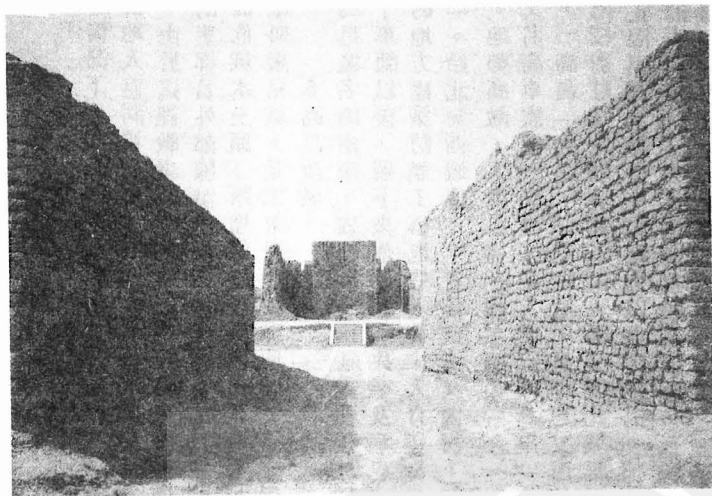
高昌故城的位置，在今吐魯番市東六十里處。登高展望，全城略呈不規則正方形，布局分為外城、內城、宮城三部分。與交河城最大的區別，是：外城城牆由夯土築成，夾雜有少量的坯；內城在外城中間，全由夯土築成；宮城在最北，外城的北牆即是宮城的北牆，內城的北牆，就是宮城的南牆。

6.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

人類自古即普遍採取對死者進行「土葬」的習俗。因此，凡是有人類居住過的地方，一般多有墓區的遺跡存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就是土葬習俗所遺留下來的痕跡。

「阿斯塔那」與「哈拉和卓」，是兩個相鄰村落的名稱。阿斯塔那，是維吾爾古語「首府」的意思，該村因位於高昌故城西北而得名，漢名叫「三堡」。哈拉和卓，相傳是古代維吾爾高昌王國一位大將軍的名字，為紀念他對高昌王國的貢獻而命名，漢名叫「二堡」。兩個墓群東西毗鄰，由高昌故城東北一直延伸到西北，東西長約五公里，南北寬也約有兩公里，佔地總面積在一十平方公里左右。根據出土的墓誌記載：唐代時期稱西北墓區為「西北舊堡」；稱東北墓區為「北陵」。以「陵」稱東北墓區，判斷這一墓區可能是當年高昌王室的墓區。根據出土文書上的紀年，這一墓區的最早年代是西晉泰始九年（西元二七三年），最晚是唐建中三年（西元七八二年），前後共達五百一十年。

在已發掘的四百一十三座古墓中，有的墓室講究，有的又甚簡陋，可見這裡應是當時高昌城中居民的一處公共墓地。墓葬的形式，一般以斜坡墓道、洞室墓穴為主，深度約為四至五公尺上下，地面一般都用礫石封閉，不起墳塚。在較講究的墓道內，皆有壁畫、版畫、紙畫、絹畫、麻布畫等多種裝飾；內容分為：人物、花鳥、天文圖等，而以人物畫為最多。墓室內的遺屍，一般為夫妻合葬，也有極少部分



殿神的內城昌高



部內頂屋的物築建頂圓一內城昌高

是一男二女或一男三女及單人葬的。死人的屍體，大多停放在墓穴土台所鋪的葦席上，使用棺木者極少。由於當地氣候乾燥，加上地下水又在二十公尺以下，以致屍體不經防腐處理，也有百分之八十成為乾屍。因為就在這一片空曠的地下，靜躺着數以千計的乾屍，便有人設想在這裡建造一座世界規模最大的「木乃伊博物館」，用以招徠衆多的觀光客。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絲毛棉織品、錢幣、泥塑木彫俑、陶木器皿、繪畫、瓜果食品、帳冊、戶籍資料、藥方、經籍抄本、私人信函、官府文書、地圖、曆書、契約、符帖牒狀等，種類繁多。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因有「地下博物館」之稱。

7. 千佛洞

自從東漢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五年），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的中國人，即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中國人在佛學長期薰陶之下，佛教的學說，早已融入到中國的文化之中。翻開中國任何一本像樣的辭典，皆不難發現其中的不少辭句，是由佛教的經典而來。

在吐魯番窪地人們所指的「千佛洞」，實際上是指勝金口及伯孜克里克兩個千佛洞而言。由於勝金口的千佛洞，先被俄、英、德、日等國的所謂「探險家」，將洞內的壁畫、佛像、文物等破壞盜竊，使洞窟內容各物殘存無幾；加上中共修築公路經過此地，再從外部加以摧殘。在內外夾攻下，致使勝金口的千佛洞，被毀壞的非常嚴重！旅

遊到此，導遊們通常只是在車上向遊客們指點一下，說「這裡是斯坦因劫掠過的千佛洞」便過去了。因此，現在人們所說的千佛洞，一般都指的是「伯孜克里克千佛洞」。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現存的洞窟共有八十三個，窟群散布在火焰山河谷西岸一公里範圍內的斷崖上。洞窟始鑿於麴氏高昌國（西元四九九—六四〇年）時期，最晚的洞窟，是在十四世紀的元代才鑿成的，前後共達一千一年左右的建造歷史。回鶻高昌國時期（九世紀中至十三世紀末），當時回鶻人信仰摩尼教（一種融合佛教、基督教、拜火教而成的綜合性宗教），歷代回鶻高昌王，大都在此建有洞窟，遂使這裡變為王家寺院。直到高昌王室東遷至甘肅永昌，這裡才衰落為民



穴 墓

間寺院。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大型洞窟，主要開鑿於麴氏高昌與回鶻高昌王國的全盛時期。洞窟的建築形式，主要為：中心柱式、長方形縱券頂式、方形穹廬頂中堂帶回廊式等三種類型。各洞窟的建築材料，主要為：在崖壁鑿洞、在崖壁上鑿洞再加砌土坯、完全使用土坯在崖壁前砌成等。早期的洞窟，都是在崖壁上鑿成；後來由於早期開鑿出來的洞窟容易坍塌，才又使用土坯加砌予以鞏固。完全使用土坯在崖壁前砌成的洞窟，最早出現於唐代西州時期，而在回鶻高昌王國時期最為流行。現存的洞窟，絕大多數是在回鶻高昌王國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物。可見全用土坯堆砌，是當地最好的建材。



屍 乾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外景

伯孜克里克千佛洞最早受到破壞的，是在十五世紀中葉。那時伊斯蘭教東傳，當地人棄摩尼教而改信伊斯蘭教，視佛教為異端，便大肆破壞佛教寺廟。本世紀初，這裡又屢遭列強洗劫，僅一九〇五年德國人勒考克用刀和狐尾鋸割剝下來的壁畫，就整整填滿了柏林博物館的一個房間。兩年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又從這裡挖去壁畫一百多箱，至今仍藏在倫敦大英帝國博物館內。俄國人及日本人，也相繼在這裡有所劫掠。雖然如此，這裡劫餘的華麗精緻佛座及殘存顏色鮮艷的壁畫，內容仍甚豐富可觀，還不失為是一處頗具規模的文化藝術寶庫。其中回鶻高昌王國時期的壁畫，構圖嚴謹，綫條流暢自然，畫風富麗莊嚴，人物造型豐滿，明顯的可以看出是受中原藝術的影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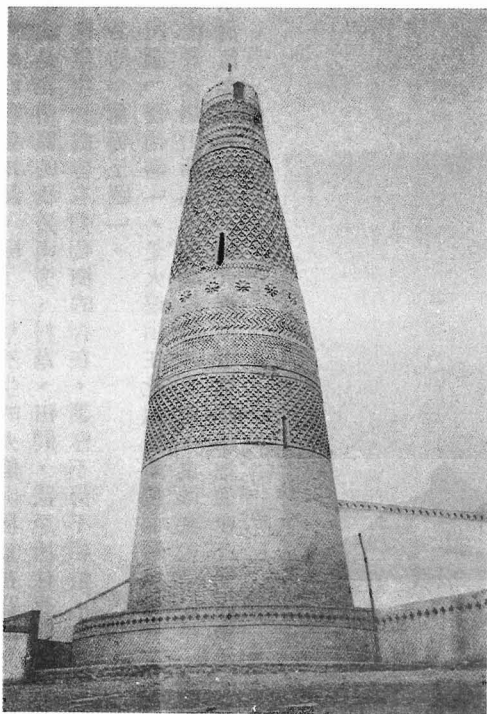


現存壁畫選粹

全洞窟的精華，也是莫高窟唐代畫風的延續。

8. 蘇公塔

塔，原本是印度佛教圓頂石砌的寶塔，乃梵語 *Stupa* 的譯音，為收藏佛骨或高僧遺骸的場所。塔的層級多寡不等，佛塔十三層，辟支佛塔十一層，河羅漢塔四層。傳到中國以後，已與樓結合起來，一般多建於寺廟之內。我國各地寺廟內所建的塔，在形式上雖各有不同；但都不能擺脫受到佛教藝術影響的痕跡。唯有吐魯番的蘇公塔獨樹一幟，它不但完全免除了印度佛教浮圖的影響；且是由維吾爾族建築師伊布拉音等人，以伊斯蘭教的建築風格，設計創造出另一種特殊形式的塔。此塔建成後，它不獨是我國境內現存伊斯蘭教古建築中規模最



(塔 敏 額 名 一) 塔 公 蘇

大的塔；並且還具有極高的歷史意義及藝術價值。

蘇公塔又名額敏塔，它聳立於吐魯番市區東面約兩公里處的一個開闊台地上。塔高為四十四公尺，底部直徑為十公尺，塔身全是用一式的灰黃色磚砌成。乍看它那底粗頂細的圓筒形狀，似乎單調簡樸；但細察它的各部結構，我們却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它是由十四種平行的三角紋、且瓣花紋、水波紋、菱格紋……等幾何圖案整個向上均勻收縮的圓柱體形所構成。十分壯觀悅目。參觀者看了此種新奇特殊的寶塔式樣，無不被此塔的獨特形式所吸引。一致駐足凝神仰視，久久不肯移開目光。蘇公塔的內部結構，是用磚砌成螺旋體的中心柱，既代替了用木結構支撐加固的塔身；又可憑藉七十二級的階梯，拾級

攀登直上塔頂。塔門外側立有石碑一方，碑身一·三二公尺，寬〇·七八公尺，是用漢文、察合台文（一種古維吾爾文）陰刻而成，上面記載著修建此塔的用意與史實。漢文碑文的大意是：大清乾隆皇帝所封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率領他的兒子蘇來滿等人修建此塔，是為祈求上天福庇，保佑群生，恭報天恩，虔修塔一座，費銀七千兩整。爰立碑記，以垂永遠，可為名教，並表達對真主阿拉的虔敬。乾隆四十四年端月吉日謹立。

蘇公塔的右邊，另建有一座可容納千餘人作禮拜的清真寺，也是我國境內維吾爾族人的古建築遺跡之一，頗值得一併參觀。

四、其他名勝風景

吐魯番窪地的名勝風景，當然不限於上述八景，其他值得參觀的地方，尚有：

1. 安樂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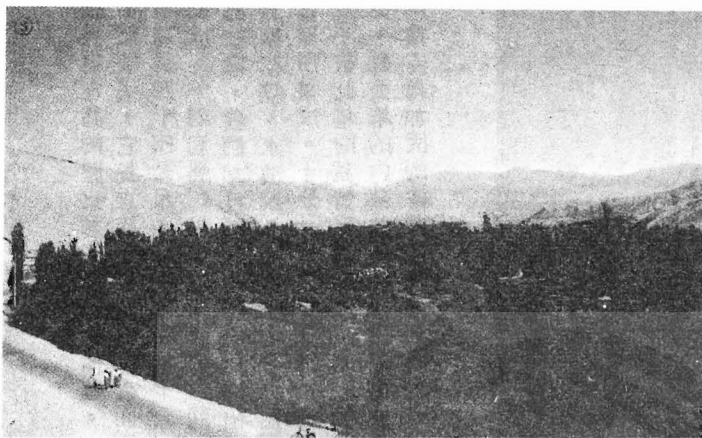
蘇公塔，是建立在台地上的一座獨特古老建築物。當參觀過蘇公塔以後，只要你肯縱目四望，除了會看到四周遍地都是綠油油的葡萄樹外，在塔的西側下方，你不難奇蹟般的發現：在一望無際的綠色之中，竟然會有一片殘垣斷壁的廢墟，呈現在眼前。那就是當地人稱為「英莎古城」的安樂城。

根據出土的張文智墓表所載，在六世紀時就已經有了安樂城。該城建在一條源於火焰山葡萄溝的乾河床東岸之高崖上，城的西、西北、西南三面臨着崖岸，高約十公尺，崖上仍殘存着部分夯土牆。城內的建築形式，類似交河城的房屋遺址，大都就地下挖，保留原土做牆，成為半地穴式的住屋。從可區別的夯土層推斷，此城非一次建成。幾乎每座院落及住家內，都有儲物品的地窖與水井。由城內所發現元、明時期青花瓷器的殘片看，安樂城應是一直使用到明、清之交的古城。推斷應是交河城廢棄以後，成為吐魯番地區的中心城市，也就是吐魯番市的前身。

2. 葡萄溝

來到吐魯番地區，除了寸草不生的火焰山橫亘在窪地北面而外，你無論是在市區的街道兩旁、村落、田間，甚至所住賓館的院子裡，都不難發現到處皆有葡萄樹的存在。讓你不得不相信，你已置身於舉世聞名的「葡萄王國」。

所謂「葡萄溝」，是火焰山在此地層斷裂而形成的一個地理名稱。它位於火焰山西部，南北長約八公里，東西寬約兩公里。由於天山雪水潛流至此被不透水的火焰山阻擋溢出地面在此穿溝南洩，使這裡



葡萄溝



晾製葡萄乾的「蔭房」

水源充沛，居住在這裡的漢、回及維吾爾等族的人們，便於利用有利地形及充足的溝水，在溝兩岸的坡地，栽培層層疊疊的葡萄園而聞名於世。據說：溝內現有的葡萄園，已多達兩百餘公頃，年產新鮮葡萄，約有一千兩百餘萬公斤，葡萄乾也有三百餘公噸。葡萄品種，以無核白葡萄為主，還有馮奶子、紅葡萄、黑葡萄、喀什哈爾及瑣瑣葡萄等多種。這一帶除了葡萄為大宗外；另尚出產少量少量的桃、杏、梨、蘋果、石榴、無花果等點綴其間。在葡萄溝的景物中，除了一望無際的葡萄園外；便是一座座四壁布滿通風孔的土坯建築物，那就是利

用當地常有的乾熱風而特別設計晾製葡萄乾的「蔭房」。被譽為「中國綠珍珠」的葡萄乾，便是在蔭房中晾製而成。葡萄溝也因此被人譽為吐魯番的「明珠」。

由於葡萄溝依山傍水，景物天成，遊人漫步於葡萄架下，彷彿置身於葡萄王國的水簾洞中，葡萄溝又被人譽為火焰山中的「桃花源」。每逢節令假日，吐魯番地區的各種團體及機關學校，常常集體來這裡旅遊及歌舞活動，使葡萄溝因而更充滿了青春活力。

3. 五道林

五道林，本來只是位於吐魯番市區西北約十五公里處沙漠前緣一條東西長三千八百公尺、南北寬二十三公尺的防風林，在中共事着重宣傳的特質下，被渲染成是他們在這一地區的一大「德政」。

所謂「五道林」，是利用由北方流來「塔爾郎渠」的水，在這裡挖掘五道併列的小渠，又在小渠之間，分別種植白楊、青楊、桑、沙棗等樹木，使它構成一條林帶網，發揮了阻止北方沙漠繼續向南擴大的功用。由於有渠水的不斷灌溉，現在這裡的樹木，都已成長得枝葉茂盛，高大挺立，看來甚是壯觀。因此，被中共列為參觀樣板。據導遊說：「這裡在清朝時期，即是樹木成蔭，樹林以南的數百公頃田地上，種植著小麥、棉花等農作物，年年豐收，被譽為是吐魯番窪地的『金盆』」。後來在土法大煉鋼時期，由於需燃料孔亟，在極短的時日內，即把全部的樹林砍伐一空。後來在強勁風力下，流沙便迅速南侵，淹沒了大片農田和原有的七個村莊，致使原來的金盆，很快即變成荒漠。沙進人退，原有的居民，大部分被迫奔走他鄉，沙化面積更不斷擴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吐魯番遭受了一次特大風災，最大風力，每秒竟超過四十公尺，十萬多畝豐收在望的小麥被毀，五萬多畝棉花、高粱，連地皮一併被風刮走。為了阻擋良田繼續沙化，人們試着在這裡板築土牆，但無濟於事。後來始想到原有林帶曾有效阻擋過沙漠南侵的事實，才改用挖溝造林的老辦法，使林、渠結合，這樣以來，既保證了樹木茁壯成長，又可利用樹林阻沙南侵，再度

有效控制住良田沙化。這次五道林的成就，不但提供了在中國其他地方防風治沙的寶貴經驗，還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在肯亞所召開的世界沙漠會議中，獲得與會各國一致的讚佩。二十多年來，吐魯番地區已植樹三千多萬株，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田林網化。據觀測，五道林這一防阻風沙的林帶，已使風速降低的效果十分顯著，在林南一百餘公尺的範圍內，風速可降低百分之七十。現在，如遇八、九級的大風，基本上已不再對這一地區造成災害。更妙的是，林北一百公尺的範圍內，也不再沙粒增加。以前被沙所淹沒的數千畝良田，現在又成為肥沃的綠洲。因此，這一防風林帶，便被譽為「綠洲的守護神」。

4. 沙療站

在我國境內，唯一能利用光熱資源治療風濕病、關節炎、腰腿痛等多種慢性疾病的沙療站，位置就在五道林北邊的沙丘上。

所謂「沙療」，就是在沙丘上搭起一個個能遮擋炎日的小帳棚，把腿埋進沙中，利用熱沙的烘烤以行治療。堪稱吐魯番窪地的又一奇景。據說：有一位患嚴重風濕病癱瘓了四年的病人，第一年是被抬着來的，經過沙療以後，第二年是可以不用拐杖，自行漫步到十公里以外。對於風濕病，沙療的有效率，據統計：治癒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比任何醫治方法都高。假若有患了風濕病而又患上高血壓毛病的人，到這裡來經過沙療以後，兩種毛病都能一起治好。所遺憾的是，沙療只能在夏季暑天進行，而且只能在上午或下午四、五點以後做才有實效。因此，每年一到盛夏，即有不少來自新疆各地甚至遠從內地一些省區的患者，到這裡進行沙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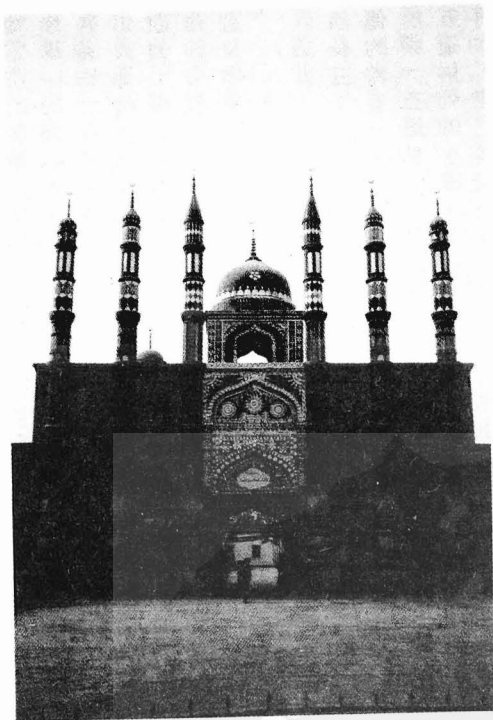
為什麼全國各地只有在這裡施行沙療才有療效？據說：除了光熱的作用以外，醫生們正在研究這裡是否另有磁場的「磁療」作用？因為有人把這裡的沙粒大量運到別處，在同樣的環境、同樣的季節、同樣的時間之下進行沙療，其結果是：療效失靈了。

5. 清真寺

新疆省在中共的行政區劃上，已改稱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得到，現在新疆的居民，是以維吾爾族佔絕大多數的省分。單以吐魯番地區來說，這裡雖也是多種民族的聚居地，其中有：回、漢、哈薩克等族人，但維吾爾族人的數目，仍佔全部居民的百分之八十強。

維吾爾族與回族，在種族上雖然不同；但他們的宗教信仰，則都是伊斯蘭教的信徒。因此，伊斯蘭教教徒們聚會禮拜所不可或缺的清真寺，在吐魯番地區可說比比皆是。在吐魯番許許多多的清真寺中，要以在市區西端新建的一座最具代表性，被列為衆多清真寺中的「樣板」。導遊必定會把遊客們帶去參觀一番。

這座吐魯番樣板清真寺，若拿它與這一地區甚至其他任何地方的老舊清真寺相比，的確有它特殊不同的地方。它的大門前約三十公尺處，建有一個大圓環，花木扶疏，令人清心悅目。寺的外觀，具有回教



吐魯番清真寺的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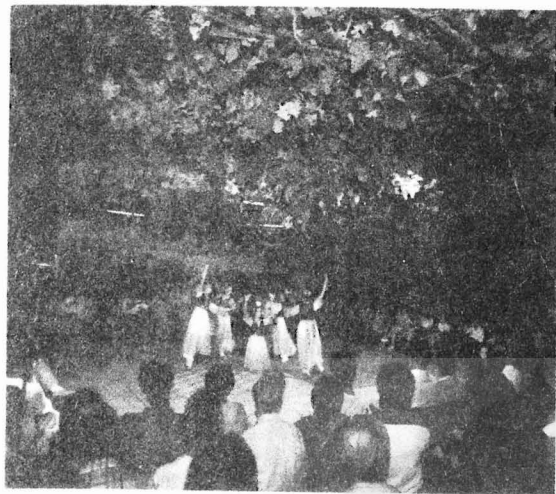
建築特色的壯觀門面，一眼看去，即會使人產生宗教莊嚴之感。在大門以內，左邊是一個面積廣大的葡萄園，右邊才是一座可容納千人以上做禮拜的神殿。遊客置身其間，立刻就能看出當地遍佈的葡萄園及伊斯蘭教建築的雙重特色，一一顯現在眼前。誠不愧是吐魯番地區清真寺的標準樣板。至於這座清真寺的內部設備，與其他地方的清真寺並無不同，只因是完成時間較短，各項設施較新而已。



維吾爾族人的寢室

總以為吐魯番博物館與我所下榻的賓館近在咫尺，隨時都可以進去參觀，便把它列為最後一個參觀點。萬萬想不到，當我趕到博物館的時候，那裡已是大門深鎖，使我只能望館興嘆！據說：博物館內所蒐集的歷史文物非常豐富，包括吐魯番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甚為齊全，其中以晉、唐時代的乾屍，最能吸引參觀的遊客。

我們始用中國內地或台灣的經驗來衡量吐魯番地區的「夕陽」景況，那我們就犯了「見少識狹」的毛病。台灣的夕陽，通常二十分鐘左右就過去了；但是在吐魯番地區的夕陽，却要長達一個小時以上。真可說是「夕陽無限好」。我之所以誤了參觀博物館的時間，就是受了「台灣經驗」的夕陽給錯過的。因為這裡的夕陽是由下午七時後到



葡萄架下的維族歌舞

6. 維族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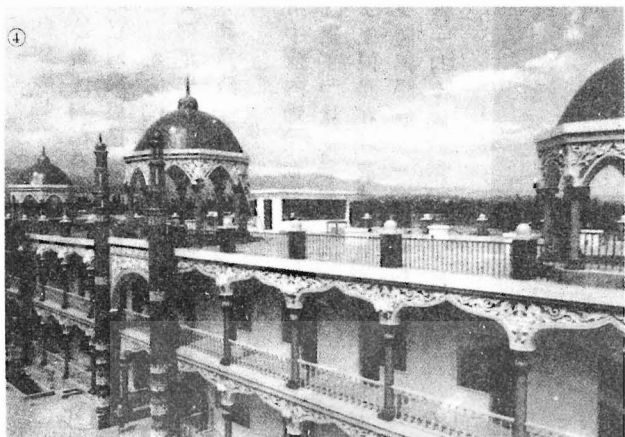
九時，如不留心看錶，必定會誤事。

回到賓館洗個臉，已近開飯時間。在賓館進餐，旅客必須切實把握餐廳門口所懸掛的三餐時間表，時間過後你再去吃飯，飯吃不到是一回事，還得看服務人員那難堪的臉色。如你堅持一定要在賓館吃飯，只有拿出「台胞證」來去找經理，或者還可以通融；否則，你就必須跑一些路到「個體戶」所擺的攤位上，買幾個維吾爾族人特製的「饅」（音力尤）充饑了。吃過飯洗個澡，服務人員會通知你到賓館院子的葡萄架下去欣賞維族青年男女們的歌舞表演。



個體戶攤位上擺放的「饅」

維吾爾族是一個擅長舞蹈的民族。在吐魯番地區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維吾爾人，不分男女，人人都能歌擅舞。總共由十七人所組成的一支業餘歌舞隊，便能表演幾支婀娜多姿、熱情洋溢的維族歌舞。使所有觀賞的遊客們，都能共渡一個難忘的吐魯番之夜。在表演過程中，活潑熱情的男女演員們，時而走到觀眾的面前，邀請觀眾也進場表演，最後是一一邀請大家一起就地起舞，還不時捧來葡萄及切好的哈密瓜，熱忱的請人品嚐。當節目達到最高潮時，是大家不分彼此的在一起盡情的吃、盡情的笑、盡情的唱、盡情的跳，直到大家都帶着甜美的回味和滿心的歡暢，並陶醉在熱烈的掌聲中盡歡散去。



館賓番魯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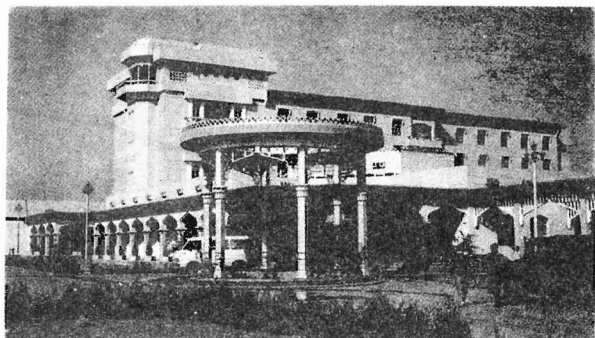
墓葬合的人族爾吾維



娘姑克薩哈（右）爾吾維的務服館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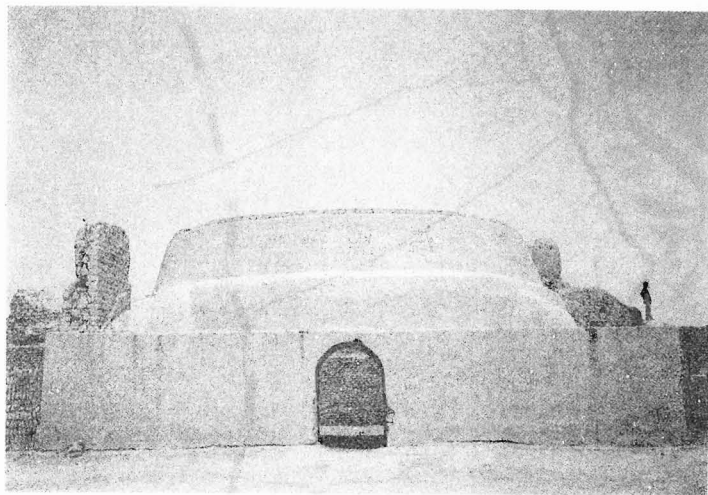
娘姑爾吾維的下架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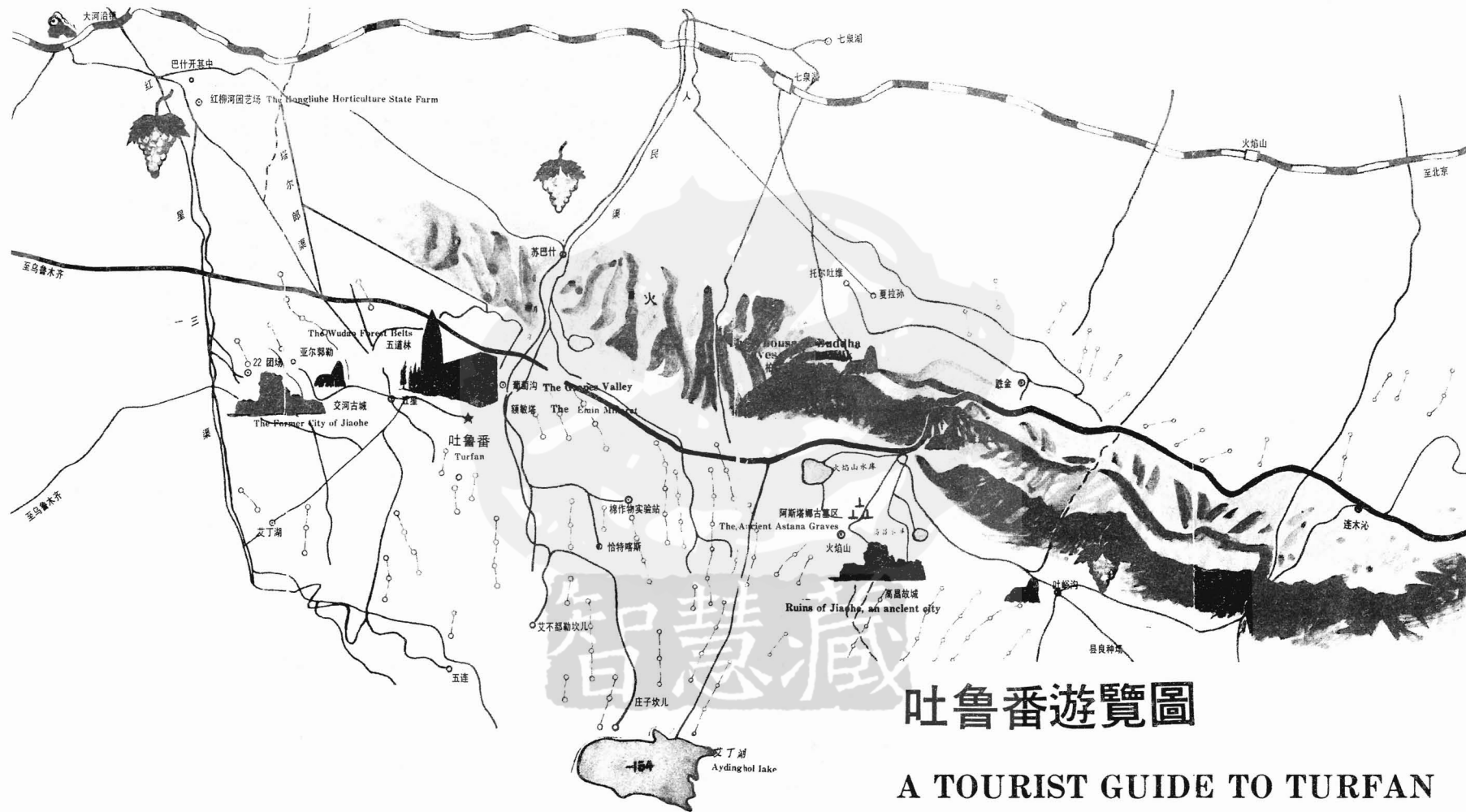
角一區市番魯吐



影合前山焰火於者筆與人族爾吾維



經講此在曾藏三唐傳相寺古番魯吐



吐鲁番遊覽圖

A TOURIST GUIDE TO TURFAN

「胡旋舞」小考

葉有仁

一、「胡旋舞」來自西域

在整個唐朝期間內，從西域傳來的歌舞、音樂、歌曲以及雜耍類的東西，在吾國人當中頗受歡迎。這種喜歡外來文明的傾向，當然不是唐朝開始的而是發源於漢朝，並且在南北朝時代已經有相當的流行。在這些來自西域的文化之中有一種叫「胡旋舞」的，或許前人不甚注意，或者到唐代始傳入中國的也說不定，散見於唐代紀錄。「胡旋舞」是什麼？

「唐書」（卷二二一下）有如下一條記載：「開元初貢鎖子甲、水精柸、瑪瑙瓶、駝鳥卵及越諸、侏儒、胡旋女子。」又「冊府元龜」（卷九七一）的記載：「開元六年康國遣使貢鎖子甲、水精盃、瑪瑙瓶、駝鳥卵及越諸之類。」而略去了侏儒及胡旋女子。但是因為記載內容大致相同，可以認為「唐書」上所指的「開元初年」就是開元六年。又「冊府元龜」（卷九七一）中亦有記載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五月，康國（即 Samarkand，現在中央亞細亞烏茲別克共和國）遣使獻上「胡旋女」。再看「唐書」（卷二二下，米國項下）亦有記載在開元時代獻「胡旋女」。又在「元龜」（卷九七一及九七五）記載中再提到「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正月甲寅有米使入貢，獻胡旋舞女三……」等。又上述「元龜」卷（九七一）中還有記載在開元十五年五月由史國獻上「胡旋女」及葡萄酒，在同年七月，史國王阿忽必多遣使入貢，獻上「胡旋女子」及豹。再轉閱「唐書」（卷二二一下）俱密國項下記載，可知在開元年間，由俱密國獻上「胡旋舞女」。如果參照「元龜」（卷九七一）的記事，就可以斷定那是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五月的事情。

綜觀上述各種記載，可以知道所謂「胡旋女」、「胡旋女子」、

「胡旋舞女」雖是異名却同質的，也就是精於「胡旋舞」的女子，都是中央亞細亞康國、米國（Maimargh）、史國（Keshkes）、俱密國（Kuneth）等國的著名特技舞踊的舞女（danseuses）們。依照東西學者研究的結果（參照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1907, Paris Academies 以及同氏著 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1908, Paris) 認為「胡旋舞」確實是當時流行於中央亞細亞諸國的一種舞踊。不過像俱密國是帕密爾山中的一個小國，在那裏是否也有這種舞及舞女的存在？如果有理由可以證明這種疑問是對的，那麼也許可以解釋當時俱密國的國王為了迎合唐朝天子（也就是西方文獻上所說的天可汗）的嗜好，重價購買西域名產（舞女）獻呈給大唐天子的吧。

「胡」這一個字，在唐朝是指北狄和西方諸民族，範圍很廣。若指西域諸民族，就是「龜茲（Kucha）」、「于闐」（Tgiril）等的住民，有時候也指西藏種的部族。不過這是很罕有的事。但是唐詩人張籍詩「西州」中有下面幾句：「羌胡據西州、近甸舞邊城、山東收稅租、養我防塞兵。胡騎來無時，居人常震驚……」在這詩中所指的「胡」是西藏部族的意思。

又「胡」所包含的意思不僅指的是葱嶺以西的文化諸國——如波斯、大食等國，甚至連印度方面的住民亦稱為「天竺胡」。所以單說「胡」，便不知道指的是那個地方，不過有些用例是只限於中央亞細亞蘇古特（Sogud）地方的上述康、米、史、俱密等諸國，而不是汎稱北地、西域的夷族。因此「胡族舞」可以說是「來自蘇古特地方的特殊舞踊」。至於詳細情形，可述於下。

二、「胡旋舞」的傳入

那麼「胡旋舞」是怎麼樣的「舞」呢？

有幾個問題首先要搞明白。第一，有人說是「胡旋」舞伎出自康居。此地可解為康國，如白樂天在其新樂府五十篇第八「胡旋女」中，自註「天寶末康居國獻之」，而在其本文中又吟著「胡族女，出康居」。又宋朝錢易在其「南部新書」已集中也說「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高宗永徽年間（公元六五〇—六五六年）在康國設置康居都督府，所以白居易或其他的人認為康居即康國。

次者，就是「胡旋舞」好像是專門跟那些進貢的舞女東傳來中國的，是否確實這樣的呢？大概是比正史所記載的時間還要早一點就在中國民間中有「胡旋」舞伎了。因為西域諸國進貢物品中所列出來的「胡旋舞女」是被稱為名伎或妙手之輩的人。又因為其他西域文物也不是只跟官方正式來往才傳來的。比方說自古以來就成為東西交通要衝的涼州（武威），在唐代時一定已經有很多西域傳來的文化。像元稹詩「西涼伎」中有「……哥舒開府設高宴，八珍九醞當前頭，前頭百戲競撩亂，丸劍跳躑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醉舞筋骨柔……」。又白樂天也有「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鑲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等的詩句，而涼州自從南北朝末年以來就呈顯有如胡人窟宅之觀。再說甘肅（張掖）、肅州（酒泉）等地也是河西的重要地區，有許多胡人來居住（註1），這些胡僑所跳的舞也許和進貢的（胡旋舞）不完全一樣。再說進貢的「胡旋女」是隸太常屬教坊的，不容易給庶民看到的吧，可是像慈恩、青龍兩寺的地方，在當時已經有聞名的戲場（註2），也許有來自西域的樂工、舞女等人以胡地的舞蹈和樂曲供一般市民的欣賞而博得喝采的。正如今天的西洋樂隊時常來中國表現一樣。

第三點是依照上揭記錄，「胡旋」舞像似專屬女子的舞蹈，是否也有男的舞蹈家呢？雖然可稽的史籍記載甚少，但是唐朝姚汝能撰「

安祿山事蹟」（卷上）（清末繆荃孫輯「藕香零拾」本比「學海類編」本較好）以及「舊書」（卷二〇〇）安祿山傳中有祿山在玄宗御前「作胡旋舞」的記載。安祿山本是生長在唐東北境地的雜胡，在他成長的環境中必有許多來往西域的人，而且富於伊朗的文化色彩，所以他擅長「胡旋舞」是不足為奇的事。其他像「唐書」卷九十九，李綱傳中記載有關在隋末唐初時代出身在安國（Bokhara）的胡舞名家胡安叱奴，他是男子。由此可見其他還有男的胡旋舞的舞蹈家了。好像現在的巴蕾舞雖然以女子為主，但總也有男的一樣。

三、「胡旋舞」的舞法

現在該就「胡旋」加以說明了。從字面上看，當然可以判斷「胡旋舞」是出於胡地的一種左旋右轉的旋回舞蹈。據「通樂」（卷一四六、四方樂條）所記有關康樂的說明是「舞急轉如風。俗稱之謂胡旋」，在「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篇也有同樣的記載。如上所述，胡旋舞不僅是康國的特技，而且其旋轉的速度很快，這一點是明顯的。又「安祿山事蹟」、「舊唐書」（前揭部份）中有關安祿山作舞時的姿勢說：「疾如風」。又「全唐詩」（卷十五）白居易樂府中也有「一段關於「胡旋女」的吟句，如下：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絃，手應鼓。
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舞如轉蓬。
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元稹「胡旋女」也有如左幾句：

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

……

胡旋之義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傳。
蓬斷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盤火輪炫。
矚珠迸珥逐飛星，紅暈輕巾掣流電。

潛鯨暗喻直海波，回風亂舞當空散。

萬過誰辨其終始，四座安能分背面。……元稹的詩句中稍有難解的地方，但是可知此種舞是以急速旋轉的。又在段安節「樂府雜錄」（唐末書）「舞工」條下有關於「舞」的記載是：「舞分健舞、軟舞、字舞、馬舞等」。健舞就是其旋舞如疾風。又上述宋朝錢易在其「南部新書」中記載「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云云，加註「蓋左旋右轉之舞也」一句，雖嫌過於簡單，却也很明瞭。

但是有些著名的漢學者，如法國一代碩學沙畹博士（Dr. E. E. Chavannes 1865-1918）却說「關於胡旋的意義還沒有明白」（Le term Housien n'a pas encore été expliqué d'innemanière Satisfaisante-Note additionnelle sur les Tou-Kiou occidentaux (Toung Pao 1904, P. 41. Natel) 又說對於「胡旋」一語的精密對音未能確定，甚至說或許是一國之名歟？（Je n'ai pu déterminer la valeur exacte de ce term……Housineir cet mot ce n'est pas un nom de pays……）——出自前揭同一書中第四九四頁）。大概是泰西漢學者對吾國典籍的研究尚有未到家的緣故。

那麼這種「胡旋舞」只是以急速飛旋急轉而巳的嗎？可能有兩種，一是只會以急速旋轉做舞，一種是站到小鞠上先慢慢地轉，後來再加速旋轉。「樂府雜錄」中有關演員項下對「骨鹿舞」、「胡旋舞」加以解釋：「俱舞於一小圓毯子上。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毯子上，甚妙如此。」，可是也不見得都是在鞠上作舞，因為前途的白樂天及元稹兩詩中均無言及毯子的事。

四、胡旋舞人的服裝

那麼「胡旋舞」的舞人所穿的服裝是怎樣的呢？

杜氏「通典」（卷一四六）記載：「俗謂之胡旋……舞二人。緋襖、錦袖、綠綬渾襠褲、赤皮鞭、白袴奴。」由此可窺一斑。但「

舊唐書」音樂志（卷二八）即記載：「錦領袖」，又將「白袴奴」記為「白袴褶」，可能是舊唐書的記載比較正確。不過這種服裝大概是在宮中舉行的康國音樂時的胡旋舞人所穿的服裝，在民間的胡旋舞人是否也是如此打扮，就不得而知了。至於舞者人數是否也一定是二人呢？有時候可能是單獨一人，有時候可能是三人或四人的吧！不僅對於舞者人數可以推測可能是有伸縮性的，對於伴奏的樂器也可以猜想不會有硬性規定的，祇惜沒有詳細記載，無法知道底細。不過歌詞，樂譜雖然不傳。但是使用的樂器說是「笛鼓二，正鼓一，小鼓一，和鼓一，銅鈸一」（「通典」、「舊唐書」上述各項，依照現代音樂常識來看，這些樂器不會始終齊鳴不已的，可能也會有時候只用一部份的吧。白居易的樂府中「西涼伎」裏說的是「心應絃，手應鼓」，就跟上面的「通典」中所列的表有出入了，在「通典」中所列的表中，並沒有絃樂器。但是在白居易樂府中所說的「絃」樂器是屬於那一種呢？也是無法明瞭的事。

再說樂人的服裝是怎樣的呢？「通典」康國樂條下的記載是「康國樂二人，皂絲布頭布、緋絲布袍、錦衿襖」。但是「舊唐書」康國樂條下的記載是「康國樂工人……」又把「衿襖」寫作「領」，依照所使用的樂器之種類來看，樂人不可能僅有二人。所以「通典」上有關康樂人的記載——應該是工人才對。

五、「胡旋舞」的樂曲

再考「胡旋舞」的舞者或樂人所唱的歌詞究竟是漢語呢？還是胡語？當然在特殊情形下會用漢語，可是一般都是胡語的吧？好像現代學習西洋歌劇的人唱的歌詞，有時候會用中國語一樣。所以「胡旋舞」的歌詞大概是胡語——就是外國語原文的成份較多。在中唐詩人李端所詠吟的關於一種跳躍的舞踊「胡騰兒」的詩句是這樣的：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後卷，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安西舊牧收淚看

，洛下詞人抄曲與，揚眉動目踏花氍，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却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腰叉手如却月，絲桐忽奏一曲終，鳴鳴畫角城頭發，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

由此詩可知舞者胡騰兒是涼州出身的「肌膚如玉」的胡人，並且所唱歌詞是「本音語」。

又有中唐詩人劉言史在其詩「王中丞宅夜觀胡騰舞」中有如下的描寫：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蹲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氍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轂實常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偏頭促，亂騰新毬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全唐詩卷十七）

王中丞（武俊）便是契丹出身的藩鎮，在「舊唐書」卷百四十二以及「唐書」卷百三十六有他的傳記。石國就是中亞細亞 Ferghana 地方的 Tashkend，而此地出身的舞人大概也是操「本音語」的，而且歌詞也是「本音語」的罷？

如果上面的推測果真不錯，那麼「通典」（卷一四六，四方樂條末段的記載）有：「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號胡音聲，龜茲樂、散樂俱重於時，諸樂或為之少寢」這樣數十字，「胡音聲」或許是以胡語歌唱的新來的流行歌曲。究竟為何，尚乞識者指正。

六、從古董中看胡旋舞

最後是否能從遺留下來的古畫當中找到能證明是「胡旋舞」的繪畫呢？很遺憾的是「沒有」。不過有原屬端方氏秘笈中的一幅相傳是唐朝名畫家尉遲乙僧手筆的「天王像」，在其下部畫的圖樣或許是描寫「胡旋」舞女及伴奏的樂工。雖然沒有積極的左證，可是經過對敦煌繪畫及古代中國畫具有鑑賞慧眼的德國人繆蠟氏（Herbert

Müller）的研究，畫中舞女將全身重量加於右足，一面用右足輕而快地在作舞，一定是在作「旋回」舞。只是此畫中的舞女不穿靴，是跣足，又只有她一人在作舞，並且樂工、樂器的數量和「通典」上所記載的有關「胡旋舞」的紀事有出入。

「胡旋舞」小考

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Der Devarnja des Wei-Chih Sung (Hirth-Festschrift, Ostas. Zeitschr., 1919-20, ss. 30ff.）。這張畫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中國名畫集」第二輯「玻璃版」中（有正書局印刊）有複印，又轉載於日本一九一三年出版的「中村不折，小鹿青雲兩氏共著『支那繪畫史』中以及上述繆蠟氏的論文中。又繆氏特地以明顯的線條畫出舞女和樂工，令人一看就可以分別。舞女所站的圓形毯子（毛織蓆）可能就是在唐代由西域進貢來的「舞筵」歟？又上述的舞女、樂工、樂器的數量和「通典」上的記載不符的原因，可能是這張畫並不是畫宮中的「胡旋舞」，而是畫一般大眾娛樂場所上的「胡旋舞」。如果這樣解說，會不會是太勉強？

又根據法國漢學家，特別是對敦煌壁畫有深刻研究的白爾奧博士的報告，說在敦煌石窟壁畫中或在敦煌所發現的很多佛畫當中有不少畫可以看到在佛像前壇獨舞或雙舞的女子像及為她們伴奏的樂工的像（Dr. P. Pelliot,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let seq.）。在這些畫中，有一張畫出舞女的舞姿，很像是在作旋回舞的樣子（史坦因博士著「沙漠中的王朝墟跡」第二〇二插圖 Dr.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fig 202 參照）。但是仍舊無法證明這就是「胡旋舞」。

（文轉第四十八頁）
注釋

早期契丹部族考述

張哲誠

一、契丹民族之初現

中古世，契丹人於北中國建立了遼王朝，承襲了突厥、鐵勒、回鶻、吐蕃諸王朝的聲威，所轄「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①。史稱：「遼境東接高麗、南與梁、唐、晉、漢、周、宋六代為勁敵，北鄰阻卜、朮不姑，大國以十數，西制西夏、黨項、吐渾、回鶻等，強國以百數。居四戰之區，虎踞其間，莫敢與撓^②」。在十一、二、三世紀時，中國曾以Khitai或Cathay之名見聞於外邦，「現在世人皆知其為波斯語、俄羅斯語、希臘語的中國名稱。（中略）東方學家皆一致承認這些名稱，皆是從契丹名稱轉化而來的^③。」則，當時契丹人必相當活躍於中亞，且聲威之隆亦可想見。

遼政，「隆臻天祚，既丁末運，又缺人望，崇信姦回，自掇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遽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④」。且契丹自龍飛於松漠，迄領國於陰山，終遼之世，其西北仍不時有狼煙之警。而耶律大石於國破之際，以二百騎西走，竟能繼踵祖先威智，建號於萬里之外，更繼選承，幾九十年。所憑者不知為何？遼於西北偏遠諸部族之政策，大概就如天祚帝次子耶律雅里之所言：「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耶」。至於對那些鄰於契丹本部的異族，使的便是恩威並濟之法。由於抱持着「若無諸部，我將何取」的理念，所以在「遼史」帝紀中，常有朝廷對於一些陷於生計上窘境的屬國部族，給予援助的記載。當然，施恩的另一面，便是臨之以威，所屬之部族，有不順者，亦毫不猶豫的從而征之。因西北地方部族衆多，又不相統屬，叛亂迭起，先有太祖、太宗抑室韋、烏古之展露，策定安西北屬國部族之制；中葉，繼有阻卜與爭，幸於遼末平之，故得適為大石所用，其天意乎！抑「太祖、太宗之圖見矣」。

「契丹」一詞，大約起於十六國時代之末（西元四百年左右），「新唐書契丹傳」言：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A.D.233-236）中，部酋（軻）比能稍桀驁，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今西遼河）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A.D.386-534）自號

曰契丹。

又「北史契丹傳」云：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為慕容晃（A.D.334-348）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A.D.386-395）中，魏大破之，遂逃，與庫莫奚分住。

又「魏書庫莫奚國傳」曰：

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元真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

前引「北史契丹傳」，言契丹與奚為異種同類，而「魏書庫莫奚國傳」，又以奚為東部宇文之別種，則契丹必亦為宇文氏中的一支。

有關宇文氏之源起，在「周書文帝本紀」和「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都有詳細的說明，今列舉「唐書」之言於下：

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單于之裔。有葛烏兔為鮮卑君長，世襲大人。至普迴，因獵得玉璽，自以為天授也，俗謂「天子」為「宇文」，因號宇文氏。或云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北方。鮮卑俗呼「草」為「俟汾」，以神農有嘗草之功，因自號俟汾氏，其後訛訛為宇文氏。

普迴子莫那自陰山徙居遼西，至後周追諡曰獻侯。獻侯生可地汗，號莫何單于，關地西出玉門，東踰遼水。孫普撥，普撥生丘不動，丘不動生莫珪，莫珪生遜昵延，遜昵延生佚豆歸，自稱大單于，為慕容晃所滅。生子六，一曰拔拔陵，（中略）拔拔陵陵號阿若諺。仕後魏，都牧主，開府儀同三司，安定忠侯，以豪傑徙居代州、武州。生系，位至內阿干，二子韜、阿頭，韜三子，肱、顥、泰。泰，後周太祖文皇帝。

「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所列的宇文一族之家譜，自普撥以下，在與「魏書」、「北史」中的「匈奴宇文莫槐傳」相對照下，知此一系應是可信的。於「資治通鑑」中，宇文莫槐是宇文氏中第一位有年代可稽的大人，其書惠帝元康三年（西元二九三）條之：

鮮卑宇文莫槐為其下所殺，弟普撥立。又，同書惠帝太安元年（西元三〇二）條曰：

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慕容容處（A.D.285-333）

因此，不到十年之間，宇文部竟已易二主。「魏書序紀第一」云：

平皇帝諱緯立（A.D. 286-293）。（中略）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爲其下所殺，更立莫槐弟普撥爲大人。帝以女妻撥子丘不歟。……

昭皇帝諱祿官立（A.D. 295-307）。（中略）五年，宇文莫槐（本名爲珪，因諱拓拔珪，故被魏人改爲莫槐）之子遜昵延朝貢。帝嘉其誠款，以長女妻焉。

是以五不勤當於普撥立後之不久，便襲其位，且其子莫珪亦約於西元三〇〇左右繼其位。「通鑑」晉武帝太康十年（西元二八九）條云：

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數掠虜，虜卑辭厚幣以事之。

由此看來，莫槐之時，宇文部正值頂盛之世，所以「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的莫何單于，很可能就是莫槐。又，莫槐以上有莫那和普迴兩世，史稱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若以一代爲三十年計，則其所處之年代，實在軻比能敗亡後之不久，故「新唐書」以契丹爲軻比能之遺落，應亦有可信之處。

莫珪之子遜昵延，在「通鑑」裡（見晉元帝大興二年條），又作爲「宇文大人悉獨官」，曾與高句麗、段氏，共攻慕容廆。然爲慕容氏所破，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自此宇文氏轉弱，而有與拓拔祿官聯婚之事。「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中略）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通鑑」晉成帝咸和七年條作爲東部大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廆相攻擊。（中略）建國八年（西元三四五），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爲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句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今遼寧省錦縣），自是散滅矣。」（見「北史匈奴宇文乞得龜傳」）。上述之「悉獨官」、「乞得龜」、「逸豆歸」很明顯的可看出是一種稱號，或許正如陳述所言：

可知侯豆歸（周書文帝紀）、乞得龜（北史匈奴宇文莫槐傳）、乞特龜（晉書慕容垂載記）、逸豆歸（北史同前，及魏書慕容永傳）、悉獨官（晉書慕容暉載記）當爲一語，然此等名字前後非一時，所指非一人，於是知此等名字當是乞得（逸豆）之歸（龜）。逸豆、乞得、悉獨等，設非尊號如呼韓邪之例，可能是契丹之別諱。（中略）或以宇文酋名衍變爲契丹者，或偶疏於此，故佚豆歸若非尊號，似當先有契丹名其族，復以族名其酋⑤。

是以契丹與宇文之間的關係，實非比尋常。「北史」裡曾說到，契丹與奚之分家，乃在元魏撥伐之後。其前，皆同竄於松漠之間。另檢同書「室韋傳」：「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中略）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

北者號爲失（室）韋」。又「魏書室韋傳」言：「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莫國同」。據此，宇文部在未破滅之前，其國號或別稱爲「契丹」，於衰亡後，分爲南北，北曰室韋，其在南者又分爲奚、契丹與數小國。

二、走向部族聯盟的東北群狄

在有關契丹的早期歷史中，「遼史」曾提到有所謂的古八部（亦即「魏書」上的東北群狄），然細究「魏書」上的記載，實無可稱爲八部的，其書「契丹傳」云：

顯祖時（A.D. 466-471），（契丹）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群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曰連部、匹契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今熱河朝陽一帶）、密雲之間，貢獻不絕。

此事亦可見於「魏書顯祖紀」：

皇興二年（西元四六六）夏四月，高麗、庫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曰連、匹契爾、叱六手、悉萬丹、何大何、羽眞候、于闐、波斯國各遣使朝獻。

從以上紀事看，叱六手應即吐六于，匹契爾應即匹契與黎之合稱，而伏弗郁當爲具伏和弗郁兩部之合辭。且諸國實與契丹立於同等的地位，若將契丹也計入，則東北群狄至少也有十部，故所謂的古八部之說，似乎仍有待商榷。

隋唐以後的契丹人，可能是由以上諸部所組成，但在拓拔魏之世，確未形成，關於這點可從「北史契丹傳」中得到說明，其文曰：

太和三年（西元四七九），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中略）天保四年（西元五五三）九月，契丹犯塞，文帝（高洋）親戎北討。至平州（今河北省臨榆附近），遂西趣長遼，（中略）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司徒潘）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中略）……

隋開皇四年（西元五八四），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中略）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中略）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

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斤水而居，東西亘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與兵動衆，合如符契。

是以直至隋代，契丹仍未有所謂的八部的形制。但由其存在着別部的情形看來，東北群狄已有聚合的趨勢，且以契丹爲中心行之。又，其文中有契丹別部出伏，此出伏當即是先前的具伏部，而此刻所說的十部，既是由於契丹別部出伏等所衍出，則前述之十部或同於此。

此外，在「北史」中，還有件事，頗值得注意，亦即「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魏書契丹傳」裡不曾提到其政治組織，但我們亦有理由相信，這種「合議制」應是在隋代的前後才形成的，亦即乃隨着部族間之結合而產生的。類此的「部落民主制」，在古東胡族裡曾是一種習慣，如「後漢書烏桓鮮卑傳」之所言：

有勇健能理決門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中略）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

是以像檀石槐和軻比能，亦都由推舉而產生的。但自檀石槐和東部鮮卑大人厥機、素利等人開世繼之例起，遂成爲風氣，如後來的鮮卑六大集團：宇文氏、慕容氏、段氏、拓拔氏、乞伏氏和禿髮氏，其傳承雖不一定以子繼位，但亦必不落於外人。契丹人的推舉制，與烏桓、鮮卑所行之者，實有很大的差別，「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傳」：

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

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花，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

又北宋人趙自忠之「虜廷雜記」云：

凡立王，則衆部酋長皆集會，議某有德性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會衆部，別選一名爲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爲衆所害。（引自「通鑑」卷二六六的註文）

是以立八部長，主要是想以他來協調諸部，以安定內部；並領導契丹人，以化解外來之壓力，這也正是東北群狄會想結合在一起的原因。所以，此一合議制度形成之時，大概也就是東北群狄開始結成契丹部族的時候。

契丹部族正式有八部之名，是起於大賀氏的時代。「舊唐書契丹傳」

稱：「其君長姓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分爲八部。若有徵發，諸部皆須議合，不得獨舉。獵則別部，戰則同行」。關於此八部，「新唐書地理志」：

松漠都督府，貞觀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以內屬契丹窟哥部置，其別帥七部分置嶠落等八州。李盡忠叛後廢，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復置。嶠落州八：嶠落州，以達稽部置。無逢州，以獨活部置。羽陵州，以芬間部置。白連州（「契丹傳」作曰連州），以突便部置。徒河州，以芮奚部置。萬丹州，以墜斤部置。足黎州，以伏部置。赤山州，以伏部分置。歸誠州。

又「通考四裔考契丹」：

二十二年，太宗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今熱河朝陽），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

對於這多出來的一州，亦可由「唐書」中尋出，「舊唐書地理志」曰：

歸順州，開元四年（西元七一六）置，爲契丹松漠府彈汗州部落。而「新唐書地理志」：

歸順州、歸化郡，本彈汗州。貞觀二十二年以內屬契丹別帥析紇便部置，開元四年更名。

又「新唐書契丹傳」：

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爲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爲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而赦曹有孫曰萬榮，爲歸誠州刺史。

則彈汗州亦爲窟哥所轄十州之一，且其歸誠州亦可見其出處。「舊唐書契丹傳」：

又契丹有別部酋帥孫敖曹，初仕隋爲金紫光祿大夫。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內附。詔令於營州城（「唐會要契丹」作營州城）旁安置，授雲麾將軍行遼州總管。

在「舊唐書地理志」亦有：

威州，武德二年置遼州總管，自燕支城徙寄治營州城內。七年，廢總管府。貞觀元年（西元六二七），改爲威州，隸幽州大都督，所領戶契丹內稽部落。

又「新唐書地理志」：

威州，本遼州，武德二年以內稽部落置。初治燕支城，後僑治營州城中，貞觀元年更名。

是以孫敖曹當即內稽部酋，而歸誠州所置之部落亦應是內稽部。其名爲遼

州、威州時，本以別部名義附唐，後來併入大賀八部之中，隸於松漠都督府，或因而又改名為歸誠州。像這種先以別部附天朝，後又成為契丹八部的情形，亦有他例可援。「新唐書地理志」：「信州，萬歲通天元年（西元六九六），以乙失活部置，僑治范陽」。乙失活當即乙室活，可見於後來的遙輦升八部中。總之，「若單從部號來看，大賀八部與古八部無一相同。如果連同州名來看，則正如馮家昇先生所講的，大賀八部中有四個部與古八部中的四個部同名。（中略）可是原來的部號已經變成州名，因此就不能肯定墜斤、芬間、突便、伏四個部就是原來的悉萬丹、羽陵、日連、黎四個部⑥」，故大賀八部或是一新興集團。

三、八部大人推舉制的形成

契丹原部初起時，因承宇文氏之敗於慕容氏，故與庫莫奚同臣於燕。元魏時，其「莫弗賀勿干畏高麗、蠕蠕侵逼，率車三千乘，衆萬口內附，刀去奇首可汗故壤，居白狼水（今大凌河）東」。其後部衆轉盛，因襲殺蠕蠕可汗鐵伐，並入寇齊邊郡。「北齊文宣帝自平州三道來侵，虜男女十餘萬口」。「繼為突厥所逼，寄處高麗，不過萬家。部落離散，非復古八部矣」。「隋開皇四年（西元五八四），諸莫弗賀悉衆款塞，聽居白狼故地。又別部寄處高麗者曰伏等，率衆內附，詔置獨奚那頡之北。又別部臣附突厥者四千餘戶來降，詔給糧遺還，固辭不去。部落漸衆，徙逐水草，依紇斤水而居。在遼西（今遼寧錦縣）正北二百里，其地東西互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為十部，逸其名⑦」。

如此看來，到了唐代，先前的東北群狄雖然仍冠上契丹之名，但契丹部落的成員已有相當大的改變。契丹原部在經北齊所破，族衆耗減，故到了隋代，其契丹主部，已由契丹別部所取代，而非宇文氏一脈的契丹原部了。又「遼史營衛志中」：

當唐開元、天寶間，大賀氏既微，遼始祖涅里（阿保機之七世祖）立迪輦祖里為阻午可汗（唐賜名為李懷秀，為遙輦代之首君）。時契丹因萬榮（乃孫敖曹之孫，與窟哥嫡孫盡忠叛唐，盡忠旋死，萬榮代領其衆）之敗，部落凋敗，即故有族衆分爲八部。涅里所統迭刺部自爲別部，不與列，并遙輦、迭刺亦十部。

這八部的名號分別是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尾部、頻沒部、納會離部、集解部和奚啞部，時約開元二十二年（西元七三四）。而在「契丹國志」之「契國初興本末」有言：

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今老哈河）而下，復有一婦人

，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今西遼河）而下，遇於木葉之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徂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離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啞部。立遺像于木葉山，……⑧。

又「遼史營衛志中」：

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今永州（熱河綏東一帶）木葉山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

今觀遙輦八部之號與奇首八部竟都相同，則奇首可汗之故事，可能是起於唐朝前葉。再由奇首可汗之故壤，亦與隨契丹別部所形成的十部的地望相當接近看來。奇首可汗之傳說，或可視為契丹別部欲取代契丹原部的一則「政治流言」。

「遼史」稱涅里不僅相迪輦祖里，且有護國擁立之功，實是值得推戴。首先，涅里既已就故有族衆分爲八部，置於遙輦氏的名下，則似乎不應再有阻午可汗的新八部，有關此事，可見於「遼史營衛志中」：

遙輦阻午可汗二十部：耶律七部。審密五部。八部。

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并前八部爲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賀，二曰遙輦，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審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國舅也。其分部皆未詳；可知者曰迭刺，曰乙室，曰品，曰楮特，曰烏隗，曰突呂不，曰捏刺，曰突舉，又有右大部、左大部，凡十，逸其二。

文中的右大部，亦見於「遼史地理志一上京道」：「儀坤州，啓聖軍，節度。本契丹右大部地，應天皇后建州。回鶻糯思居之，至四世孫容我梅里，生應天皇后述律氏，適太祖。（中略）本回鶻部牧地」。引文中說到阻午可汗有二十部，此乃因「遼史」的編撰者把氏族與部落弄混了。「遼史世表」曰：「至振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爲遼太祖。於是世里氏與大賀、遙輦號三耶律」。因此，所謂的三耶律二審密，很明顯的是氏族名，實不應算入部落數之中。而其所稱的分三耶律二審密，二審密爲五，這七、五之數必爲該氏族所統部落之數，如「遼史營衛志中」：「大賀、遙輦析爲六，而世里合爲一」，正合於三耶律爲七之數。此外，「遼史營衛志下」提到迭刺與乙室本爲一部，至阻午可汗時，才從迭刺中分出，名之曰乙室部，故有「世里合爲一」之語。而大賀、遙輦析爲六，指的便是品、楮特，烏隗、突呂不、捏刺和突舉等六部了。至於右大

部與左大部，張正明在其「契丹史略」中，以為即所謂的「二國舅升帳，乃兩個家族，並非兩個部落」^⑨。所以，阻午可汗之時應該只有八部，而不是二十部。

阻午可汗所析之八部，竟與涅里所析者，大不相同，且亦把涅里所主的迭剌部劃入新八部之中，則阻午可汗與涅里之替代，是否如「遼史」之所言，實有待求證。下舉「舊唐書契丹傳」中相關的記事，以明當時的情況，其文曰：

開元三年，其首領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種落內附。失活即盡忠之從父弟也，於是復置松漠都督府，封失活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其所統八部落，各因舊帥，拜為刺史。（中略）六年，失活死，（中略）進失活從父弟娑固代統其衆。……

娑固大臣可突于驍勇頗得衆心，娑固謀欲除之。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令薛泰帥驍勇五百人，又徵奚王李大輔者，及娑固，合衆以討可突于。官軍不利，娑固、大輔臨陣皆為可突于所殺。……

可突于立娑固從父弟鬱于為主，俄又遣使請罪，上乃令冊立鬱于，令襲娑固官爵，仍赦可突于之罪。（中略）明年（十一年），鬱于病死，弟吐干代統其衆，襲兄官爵。（中略）與可突于復相猜阻，十三年，攜公主來奔，便大敢還。……

可突于立李盡忠弟邵固為主，（中略）十八年，可突于殺邵固，率部落并脅衆，降于突厥。（中略）漸為守珪所逼，遣使僞降。俄又迴惑不定，引衆漸向西北，將就突厥。守珪遣管紀、王悔等就部落招諭之。時契丹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分掌兵馬，情不叶。悔潛誘之，過折夜勒兵，斬可突于及其支黨數十人，二十三年正月，傳首東都。詔封過折為北平郡王，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中略）其年，過折為可突于餘黨泥禮所殺。……

泥禮殺過折之後的情形，「新舊唐書」都沒有說明。但從張九齡的「曲江集」卷五中，所收的「敕契丹都督泥禮書」及「敕松漠都督泥禮書」等，可得知一、二。

「五代會要契丹」：「酋長號契丹王，唐制兼松漠都督」。在「敕松漠都督泥禮書」中，泥禮官拜為松漠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其之所以未受封為王，在「敕契丹都督泥禮書」中已有所說明。總之，過折死後，泥禮即已成爲契丹最有權勢的大人。「通鑑」對於此事亦有略載，其開元二十三年條：

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泥禮所殺，并其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泥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泥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審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泥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正由於泥禮擁有頗大勢力，可以牽制突厥人，唐室因此對於未封之爲王，亦甚為掛心。故於「敕幽州節度張守珪書裡有「頃者泥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之語（亦收於「曲江集」卷五中）。

契丹在隋代雖已進入了部族合議的時候，但對於以三年一代的方式來推舉聯部大人，似乎尚未形成。「冊府元龜外臣部」：「太宗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四月，契丹太賀摩會率其部來降」，此太賀當為大賀之誤。又「宋朝事實經略幽燕一」：「唐貞觀初，始置松漠府，以摩會（應為摩會之誤）為都督，賜姓李」，是以摩會或為大賀氏之首君。「通典邊防門契丹」：「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則摩會與窟哥當非同一家族之人。「冊府元龜外臣部」：「顯慶五年（西元六六〇），討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又「舊唐書薛仁貴傳」：「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而「通鑑」高宗永徽五年（西元六五四）條：「松漠都督李窟哥襲之，大敗高麗於新城」。所以，阿卜固可能是繼窟哥之後的松漠都督，但兩者關係不明。阿卜固之後，由窟哥之孫盡忠繼之，自此直至開元十年（西元七三〇）李邵固為可突于所弑為止，都是由窟哥一家任松漠都督。職是之故，在大賀氏將近百年的時代裡，其聯部大人的推舉，並沒有所謂的三年一代的情形，反而多由一家一氏所壟斷。

但，自從可突于弑邵固以後，聯部大人一職的推舉，似乎就陷入了混亂之中。可突于所立的屈列，「遼史世表」稱：「不知其世系」，未幾，過折便殺其二人而自立。同年，泥禮又弑過折，同樣被唐室冊為松漠都督。到了天寶四年（西元七四五），又有八部大帥李懷秀（又作李懷節），被立為松漠都督。明年，懷秀叛，唐另以契丹酋李楷希為松漠都督。再往後因厭惡契丹陽朝天府，陰附回鶻，遂不再授其聯部大人官爵，因此有關契丹聯部大人之訊息的記事便中斷了。由於中原在習慣上又稱松漠都督或其聯部大人為大酋、酋長、蕃長或契丹帥，而於部大人則名之曰別部酋帥、渠帥。故可循此而找出楷希以後聯部大人替代的約略情形，如下：

年代	聯部大人名	出處
1. 天寶四年（七四五）	契丹大酋李懷秀	新唐書
2. 天寶五年（七四六）	契丹酋楷洛	新唐書
3. 貞元九、十年（七九三、四）	大酋領梅落拽何	冊府元龜
4. 貞元十一年（七九五）	大酋領熱蘇	唐會要
5. 貞元十七年（八〇一）	契丹烏鬼	冊府元龜
6. 元和八年（八一三）	大酋領梅落鶻勞	唐會要
7. 元和十二年（八一七）	大酋領介落	唐會要
8. 太和九年（八三五）	大酋領介落	冊府元龜
9. 開成元年（八三六）	大酋領涅列壤	唐會要
10. 開成四年（八三九）	首領薩葛	冊府元龜
11. 會昌二年（六四二）	新立契丹王屈戌	舊唐書

上面所列的年代，雖然是根據其入貢的時間而排定。但從其中可看出貞元十年以後，各酋長出現的時間，多可析為三之倍數。另外，由資料，亦可知道這些契丹酋長，至少是分屬於兩個以上的家族或部落。是以我們在「新舊五代史」及宋人筆記中所見的聯部大人之推舉方式，大約是在此一時代才形成的。故「五代會要契丹」有言：

其族本姓大賀氏。後分為八部：一曰且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嗶部。（中略）每部有刺史，（中略）酋長號契丹王，唐制兼松漠府都督，幽州置松漠府長史一人監之。其後諸姓不常。

文中的八部很明顯的是指遙輦部，但當時似乎不知有遙輦氏一詞，故言大賀氏後。因此所謂的「其後諸姓不常」，正可做為「每三年第其名，以次相代」的習慣，是起於遙輦氏時代的旁證。職是之故，泥禮或因亦面臨如其七世孫阿保機的其立九年，而不求代，諸部共責諍之的窘境，故忍痛於在位之第十年遜國於懷秀。唐玄宗因泥禮祗君自立，不願立之為王。但懷秀不僅受封為崇順王，又向宗室公主，是否即暗示着，懷秀之就八部大帥乃經「合法程序」，所以唐特加禮遇。當然這所謂的合法程序，可能就是指契丹因屈烈後有連串的篡弒，為消弭內爭，經諸部同意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推舉方式。後來因約定每三年開一部族大會，商討國事，有時並議及現任八部大人的是否留任，遂予中原以三年一代的感覺。泥禮退位之後，本欲以所主迭剌部，別為一部，圖自立於八部之外。但在阻午可汗廼祖里（即李懷秀）重新改組八部時，仍被併入新八部之中。正因為如此，後來的

阿保機才有機會被選為八部大人，以遂其雄圖大志。總之，即使到了唐朝中葉，契丹內部的變化仍是相當的大。而這種傾向，可能是一直延伸到阿保機的統一契丹後，才告終止。

註釋

- 註①：引自「遼史地理志一」。
- 註②：引自「遼史百官志二 北面防官」。
- 註③：詳見伯希和之「支那名稱之起源」，馮承鈞譯，收於「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甲集，頁四一—五五。
- 註④：引自「遼史天祚皇帝紀四」。
- 註⑤：詳見陳述之「契丹史論證稿」之第二篇「契丹民族之構成」，頁一三—三九。
- 註⑥：詳見張正明之「契丹史略」之第一章「原始公社時期（四至九世紀）的契丹」，第三節「部落」，頁九—一二。
- 註⑦：引自「遼史營衛志中」。
- 註⑧：「遼史地理志一」之「上京道永州」條，亦可見此故事。
- 註⑨：同註⑥書，附錄二，「隋唐時期契丹部落的數目」，頁二〇四—七。

（文接第四十二頁）

註釋

- 註①：根據「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以及「北史」卷九十二，和士開傳附記安吐根傳等記載，在北周時代何西諸郡如甘州（張掖）、肅州（酒泉）有西域的金銀貨幣在流通，由此可見當時住在此地之胡人必是不少。
- 註②：關於在慈恩寺、青龍寺、薦福寺、永壽尼寺等地有戲場一事，根據「南部新書」戊部有如下記載「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尼……」又「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三，畜類九所引項下亦有：「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的記載，即可證明也。

靜修先生文集詩箋

——兼論其交遊與遊踪

袁冀

按元名儒劉因，字夢吉，號靜修，保定之容城人。幼懷大志，天資絕人。既作希聖解，以示其希聖希賢之抱負。復有秋夕感懷之吟，以述其轉乾旋坤之雄心。故一生博覽群書，通經史子集百家之言。而於性理之學，則尤為精邃。闢異端，辨邪說，不唯非撥拾前聞可比。且論事必本乎三代，動靜務期諸古人。故後之論者以為開洛之後，未之先也。又因元非其輔，不足有為於斯時，遂以道尊為己任，累徵而不仕。終至世祖嘗慨然嘆譽之曰：古有不召之臣，豈斯人之徒歟！誠乃清節名震當世，高風千古同欽。影響所及，足以廉頑立懦，厲俗興化。至其詩文，詩則直逼盛唐，與盧摯並為一代翹首。文則雄渾蒼勁，有洞貫千古之勢。故後世以為：雖謂元有三儒，然實先生一人而已。用能兩百年間，建請配祀宣廟者，無慮數十人。

一、前言

靜修先生文集，凡二十二卷。計詩十四卷，樂府一卷，碑銘一卷，墓表墓銘一卷，記一卷，序一卷，說銘像贊祝文祭文一卷，書疏雜文一卷，書後題跋一卷。其中詩十四卷，凡收七百餘首，除感時抒懷，一般景物之吟詠外，餘皆與友酬唱，遊踪所及，詠山歌水，名勝古蹟之作。謹就四部叢刊本，試加箋註，當可概見其交遊與遊踪之情形，對靜修先生的研究，或不無裨益焉。

二、箋註

1. 卷一「韓魏公祠」：祀宋韓琦，在定縣儒學之西。宋元平三年

，州牧韓絳，從民之請，立祠祀之。（畿輔通志卷一七七祠宇、定州）。

2. 卷一「仙台」：在易縣郎山東北，台有三峰，甚為崇峻，燕昭王求仙處也。舊志云：在縣東南七里非是。（易州志卷九古蹟）另涿縣西五十里，亦有仙台。台東有三峰，甚崇峻。騰雲冠峰，高霞翼峰，岫壑仰深。着舊言：燕昭求神仙處也。（畿輔通志卷一六。署宅、涿州）靜修所遊，二者未知孰是？

3. 卷一黃金台：在易縣東南，易水東南十八里。春秋燕昭王，為雪恥復仇，築台以延攬天下豪傑處也。按今北平、安肅、滿城，皆有黃金台，惟易縣者為有據，餘皆後人所築。（畿輔通志卷一六四署宅、易州）

4. 卷一「經古城」：在容城縣北十五里，城子村前，周圍七里。故老云：唐寶建德所築。亦即縣八景之一，古城春意也。（古今圖書集成六十九冊、保定府、古蹟考、容城縣）

5. 卷一「馮瀛王吟詩台」：在河間縣東門內，高五丈，寬倍之，四望極遠，靜修以為馮瀛王吟詩台。（古今圖書集成七十冊、河間府、古蹟考）易縣亦有吟台，在太寧山積翠屏下，五代馮道故居，後建為靜覺寺。（畿輔通志卷一六四、署宅、易州）

6. 卷一「張燕公讀書堂」：在滿城縣抱陽山東北巖下。燕公，唐張說也。開元初，拜中書令，封燕國公。（古今圖書集成六十九冊、保定府、古蹟考）

7. 卷一「龍潭」：亦名龍山湖，在唐縣葛洪山北，四山壁立萬仞，水出其中，長九里，橫三里，有瀑布泉五，注碧石下，沫大如輪，聲如雷鳴。山之趾，奇石林立，怪不可狀。（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保定府、山川考）

8. 卷一「名飲山亭」：在宛平縣西，文友所築。（畿輔通志卷一六〇、署宅、宛平縣）

9. 卷一「西山」：在宛平縣西三十里，亦名小清涼。燕都唯西山爲最，奇峰內接太行，外屬諸郡，磅礴數百里，重岡疊阜，群赴於燕。士人以其西來，號曰西山。每大雪初霽，千峰積素，若圖畫然。（畿輔通志卷五十七、山川、宛平縣）

10. 卷一「游天城」：即天城岩，在易縣西南九十里郎山上。以其狀如城，故名。（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山川考、易州）

11. 卷一「游源泉」：在易縣西北一十里，發源白楊嶺下，由西轉東而南，注入易水。（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山川考、易州）

12. 卷一「游雲水菴」：雲水洞，在房山縣上方寺嶺西，洞門高丈餘，深數十丈。疑雲水菴，當位於此。（畿輔通志卷五十七、山川、房山縣）

13. 卷一「題歲寒亭」：趙縣城內，有歲寒軒。歲寒亭，疑即此。（畿輔通志卷一六四、署宅、趙州）

14. 卷一「泛舟西溪」：在定縣北，通黑龍澤，水清澈底，湛若玻璃。（畿輔通志卷六十六、山川、曲陽縣）

15. 卷二「九日登洪崖」：即洪崖山，在易縣西北三十里，高萬仞，積雪不消。故老云：張果煉丹於此。（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山川考、易州）

16. 卷二「游龍宮」：即龍宮山，在涑水縣西北三十里，中有五洞，百泉匯而不流，潛通石井，在洞外尺許。（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山川、涑水縣）

17. 卷二「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何瑋字仲韞，其先陝州人，後家於易。父伯祥卒，襲行軍千戶，後累遷參政、左丞，仕至中書平章政事。至元十五年，以阿合馬用事，購書萬卷，辭官還易。慕靜修學行，函請館教於家。先生因樂易風土，羨其藏書，而允就焉。相聚三載，賓主歡洽，情誼至密。（滋溪文稿卷八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程雪樓文集卷八梁國何文正公神道碑、元史卷一五〇、新元史一四八本傳）

18. 卷二「登聖泉菴」：在密雲縣東六十里龍門山，時有五色雲氣。又有黃崖洞，懸泉如瀑布，洞內有天然石磴、石獅、蹟尚存。（畿輔通志卷五十七、山川、密雲縣）

19. 卷二「飛泉亭」：在宛平縣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流出，建亭於以翼之。（嘉慶重修一統志卷八、順天府、古蹟）

20. 卷二「李伯堅宣慰荆南」：李鎮字伯堅，契丹人。以世家子，入侍安北王。嘗典保定者五年，至元二十八年，擢荆南宣慰使。爲人安靜樂易，屈己下人，所至有政聲。先生嘗爲撰名字說，復於其宣慰荆南時，與保定諸友，賀之以詩，且爲之序。（靜修先生文集卷二十少中李公名字說）

21. 卷二「送郝仲常游北嶽」：名彝，字仲常，澤州陵川人，隱居以終。祖天挺，父思溫，皆名儒。兄經，弟庸。經嘗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奉使於宋。（元朝文類卷五十八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元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三郝先生墓銘、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五國信使郝文忠公）

22. 卷四「登荆軻山」：在易縣西五里，相傳爲荆軻里。（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易州、山川）

23. 卷四「雪翠軒」：乃靜修居易時之軒名。（靜修先生文集卷五雪翠軒觀太寧火）

24. 卷四「渡白溝」：即白溝河，在縣東北三十里，宋遼以此分界。爲巨馬、中易、北易三河會流處。由新城縣之高橋，流入容城縣界。舊從白溝店北流，永樂間，從店南經王祥邸，流瀉雄縣。（容城縣志卷一、山川）

25. 卷四「登鎮州龍興寺閣」：鎮州，今河北之正定縣。唐曰鎮州，後晉曰恒州，宋元明清曰正定府。（正定府志卷首、沿革表）龍興寺，一名隆興寺，又名大佛寺，在縣東門內。（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

十九、正定府、古蹟。寺後有大悲閣，一名天寧閣，即靜修所謂之龍興寺閣也。閣凡九間五層，高百三十尺。有銅鑄觀音像，高七十三尺，宋開寶四年建。（正定府志卷二、古蹟）

26. 卷四「過易州登西樓」：易州，即今河北易縣。

27. 卷四「乙亥十月往平定奔外舅郭判官喪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平定，即今山西平定縣。土門，在井陘縣東，發源於縣西十里之鹿泉水，即涇水，繞城南而東，灌注其間。（畿輔通志卷六十七、山川、井陘縣）

28. 卷四「送寇長卿同知荊南」：寇元德，字長卿，中山安喜人。早歲以文學受知於廉希憲，選侍世祖於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經歷，累遷路總管、兩浙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姚樞、楊果、王磐諸名臣，皆有詩以美之。靜修當其同知荊南時，嘗有詩以送之，並撰其父墓表。（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七處士寇君墓表）

29. 卷五「雪翠軒觀太寧火」：太寧，即太寧山，今名永寧山，在易縣西五十里，中有泰寧寺。山勢自太行來，巍峨聳拔。峻嶺崇山環其外，靈巖翠岫衛其間。前有白洞河，後有拒馬河。乾隆八年，賜名永寧山。（畿輔通志卷六十六，山川、易州）

30. 卷五「山行見馬耳峰」：即馬耳山，在完縣西二十里。山形雄秀，雙峰對峙，似馬耳。東峰在完縣境，西峰在唐縣境。（畿輔通志卷五十九、山川、完縣、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保定府、山川）

31. 卷五「南溪行」：梁至剛，字浩然，號南溪老人，新安之隱君子也。好論古今，談性理。與靜修友善，每造訪，輒攜美酒佳肴，為旬月之留。子泰，從靜修受業。及靜修卒，遂與其子，及先生門人，共建祠與書院，以祀靜修，而廣其訓。（畿輔通志卷一一四，危素撰靜修書院記，卷一七五，孫逢奇撰重葺靜修祠堂暨配祀諸賢始末記，卷二一二本傳）

32. 卷五「煙霞觀雲集松」：退谷，在宛平縣西，香山西北。谷中小亭翼然，曰退翁。亭前有水可流觴，東上石門巍然，曰煙霞窟。疑

煙霞觀，當位於此，今已湮沒。（畿輔通志卷五十七、山川、宛平縣）

33. 卷六「觀雷溪」：源出易縣西百五之五迴嶺，山勢紆迴，灘急水喘，其聲如雷，故名。（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保定府、山川、雷溪、易州、山川、五迴嶺）

34. 卷六「游郎山」：在易縣西南五十里，上有天城岩、東水岩、西水岩、大峨嵋岩、姑姑窩寨。（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易州、山川）

35. 卷六「示孫諸」：字伯和，渾源之橫山人。父拱，自順天諸路甲匠都總管，仕至益都路總管兼府尹，卒於官，諡文莊。諸，幼從靜修受業。大德間，任利器庫提點，丁憂歸。皇慶元年，起為寶源庫提點。（程雪樓文集卷十三、承慶堂記、畿輔通志卷一六八、官蹟、孫拱）

36. 卷七「晚上易台」：在易縣北一里。（畿輔通志卷一六四、署宅、易州）

37. 卷七「登武陽」：在易縣西北，蓋燕昭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州志則謂：在縣東南十里。（畿輔通志卷一五九、城址、易州）

38. 卷七「滿城道中」：今河北滿城縣。

39. 卷七「虞帝廟」：在房山縣西南五十里。大興縣亦有虞帝廟，唐德宗貞元十二年重修，元王惲有大都復虞帝廟碑。未知二者，何處為靜修所吟遊者。（畿輔通志卷一七五、祠宇、大興縣、房山縣）

40. 卷七「奇村道中」：在滿城縣東十五里，村西北里許，泉水湧出，其闊一畝，故曰一畝泉，一名西塘泊，一名尚泉。（畿輔通志卷五十九、山川、滿城縣）

41. 卷七「早發濡上」：即濡水，有南北之分。南濡水今名方順河，源出河北完縣境，亦曰祁水，又稱祁河，東流至滿城縣，又東至清苑縣，曰石橋河，與清苑河合。北濡水，即北易，今名沙河。源出固安縣

之馬頭山，經易縣北境，東南流入定興縣北，與中易合。（易州志卷二、山川）

42. 卷七「重渡滹沱」：即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泰戲山，東流經真定路之真定、藁城、平山諸縣，又東北抵晉寧縣境，入衛河。（新元史卷五十三、河渠志）元時河在縣南一里，今河在縣南八里。（畿輔通志卷六十三、山川、正定縣）

43. 卷七「憶金坡道院」：即金台坡，在易縣東南三十里，燕昭王所建。置黃金於台上，以招賢士，故名。金坡道院，疑位於此，已堙沒。（易州志卷二、山川）

44. 卷七「過唐水望堯山」：即堂水，在新河縣西，漢置堂陽縣。應劭曰：在堂水之陽，故名。（古今圖書集成七十冊、真定府、山川、新河縣）堯山，在唐縣北八里，相傳堯始封於此，故上有堯祠。一名宣霧山，又名虛無山。（古今圖書集成七十二冊、順德府、山川、唐縣）

45. 卷七「哀徐生」：名景巖，幼從靜修受業，資秉明敏，勤學能文，惜至元十二年卒，僅二十六歲，文靖深為痛悼。（靜修先生文集卷九、徐生哀挽序）

46. 卷七「寄彥通」：即表彥通，至元間，為東鹿令，明而能決，豪滑歛迹，時稱臨吏，與靜修過從甚密。（畿輔通志卷一八五、宦績）

47. 卷七「何太夫人壽」：何繼母氏。

48. 卷七「頤齋張先生挽卷」：張德輝，字耀卿，號頤齋，冀寧之交城人。自萬戶府經歷，累遷宣撫使、翰林學士、侍御史。至元十一年卒，享年八十。晚年與元好問、李冶，同遊封龍，時人稱之為龍山三老。以與靜修之伯祖國寶，同舍於金太學，故為通家。文靖與之，亦忘年交也。（秋澗大全集卷四十一故翰林學士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張公挽詩序、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撫使張公、滋溪文稿卷八靜修先生劉公墓表、元史卷一六二、新元史卷一六七本傳）

49. 卷七「盧學士按察江東」：盧攀，字處道，一字莘老，涿郡人

。至元五年進士，博洽而有文思。累遷路總管、集賢學士、江東廉訪使、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元初能文而風致者，曰姚盧，蓋姚燧與攀也。至古今體詩，則靜修與攀為翹首，有疏齋集行於世。與靜修為文友，乃知交。（新元史卷二三七、畿輔通志卷二一一本傳、靜修先生文集卷二十友松軒銘并序、輟耕錄卷五座右銘、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五河圖仙壇之碑）

50. 卷七「登保府市閣」：即保定府，今河北清苑縣。

51. 卷七「寄子東太守」：郭謙，字子東，易州定興人。累官太守，秩奉議大夫。父宏敬，字彥誠，自東鹿令，累遷易州、完州守。母張氏，蔡國柔之女也。子東與靜修，過從甚密，交誼契厚。（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七易州太守郭君墓銘、郭君夫人墓誌銘、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靜修先生文集卷三與郭子車書）

52. 卷七「宣慰孫公慶七十詩」：名公亮，渾源之橫山人。父威，幼有巧思，善製甲冑，受知太祖太宗，仕至順天等路工匠都總管。威卒，公亮襲職。後累歷彰德路總管，監察御史，仕至正議大夫浙西道宣慰使。靜修識公亮於鎮州，後復識其子拱於保定。孫諧，又從靜修受業，可謂三代交。（秋澗大全集卷五十八、大元故正議大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書孫公神道碑、靜修先生文集卷十六、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53. 卷八「過鄉縣古西方故居」：在容城縣境，已堙沒。（畿輔通志卷一六一、署宅、容城縣、古西方故居）

54. 卷八「登雄州城樓」：今河北雄縣。

55. 卷八「宿玉泉村」：在行唐縣西北，村有玉泉院，明初建。（畿輔通志卷一八一、寺觀、行唐縣）

56. 卷八「野亭會飲」：元時，盧溝橋畔，有符氏雅集亭，貢奎雲林集，謂之野亭。（畿輔通志卷一六〇、署宅、大興縣）

57. 卷八「夢鎮州潭園」：在正定縣城外，五代初，王鎔嘗館李國威於此。亭觀壯麗，鎮人謂之潭園。入宋，嘗置行宮於此。初名梅子

園，又名海子園。潭園之勝，自唐時已著名，歷五代至宋時，屢見名人詠題，靜修父，嘗隱居於此。（正定府志卷二、古蹟、畿輔通志卷一六二、署宅、正定縣、海子園）

58. 卷八「井陘淮陰侯廟」：在獲鹿縣西六十里，古井陘口。（畿輔通志卷一七六、祠宇、獲鹿縣）

59. 卷八「次韻答張夢符侍郎」：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後徙家隆安。自東平萬戶府議事官，累遷奉禮郎，戶部員外郎。按察副使，侍御史，路總管，仕至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十一年卒。善琴，工山水石竹，尤精騎射。夢符與靜修，情誼深厚，雖遠隔千里，猶臣詩酬唱。（新元史卷二〇二本傳）

60. 卷九「張氏西園」：在清苑縣西門內，雙井胡衝。（畿輔通志卷一六一、署宅、清苑縣）

61. 卷九「示彩麟」：姓郝氏，渾源陵川人，從靜修受業。父經卒，恩受林州知州。歷集賢直學士，終山南廉訪使。（宋元學案卷九一、靜修學案、元朝文類卷五十八、翰林學士郝公神道碑、元史卷一五七、新元史卷一六八本傳、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九一、保郝彩麟狀、元詩選祭集丁）

62. 卷九「望易京」：在雄縣西北，後漢書公孫瓚傳：瓚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乃臨易河盛修宮壘樓觀數十。與袁紹戰，走還易京固守，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今城壁夷平，樓台尚存，猶高一丈，世名易京樓。（畿輔通志卷一五四、城址、雄縣）

63. 卷九「鄉先生漢韓太傅嬰墓」：在任邱縣境，今已失其地。（古今圖書集成七十冊、墳墓、任邱縣）

64. 卷九「西湖」：在北平市南玉泉山下，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乾隆癸亥，疏濬開拓四十里，高宗賜名昆明湖。（畿輔通志卷五十八、山川、大興縣）

65. 卷九「玉乳峰」：疑即乳山，在易縣西南五十里，巔有三孔，

狀如星月，又名星月巖。（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山川、易州）

66. 卷九「過徐橋」：即徐河橋，在徐水縣南三十里，跨徐水，故名。（嘉慶重修一統志卷十五、保定府、津梁）

67. 卷九「過東安趙宋先塋」：在清苑縣東南，御城西北，僖祖曰欽陵，順祖曰慶陵，翼祖曰安陵。太平興國中，以祖宗陵墓所在，因置保州。（畿輔通志卷一六八、陵墓、清苑縣、趙三陵）

68. 卷九「洪元宮」：因自註謂：明日擬到天城。故洪元宮，在易縣南境，赴郎山天城岩途中，今已堙沒。

69. 卷九「張仲賢宜慰淮東過予山中臨別贈詩」：堯山人，出自金名族。少嘗刀筆吏，鄉先生之令學，遂篤志力行，世以儒為業。自省據，出參山東真定諸幕，入為京官。復出為宜慰同知，後擢淮東宣慰使。與靜修為知交，行前嘗訪先生於山中，暢談終夕，並相約共作江淮之遊。（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九、送張仲賢宜慰淮東序）

70. 卷九「憩謁山寺」：謁山，在滿城縣北七里，山勢東北行，加朝謁然，故名。（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保定府、山川）寺以山名，當在山中，今已堙沒。

71. 卷九「唐張忠孝山亭故基」：在易縣縣署花園內。（畿輔通志卷一五〇、金石、易州、易州刺史張忠孝山亭序）

72. 卷九「登武遂北城」：在武強縣東三十里，今為沙窪村，蓋漢置縣也。（畿輔通志卷一五九、城址、武強縣）

73. 卷十「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今河北定興縣。

74. 卷十「登中山北城」：在唐縣西北十三里嶺上，後燕慕容垂都中山，即此。清時，掘土城下，猶得矢簇甚多。（畿輔通志卷一五四、城址、唐縣）

75. 卷十「宿華陽台」：在涿縣縣城西北隅。按台今廢，惟城西北有窪地十餘畝，中有土阜，高數尺，周數十步，土人謂為台之遺址。又北門之西，有土隆然，或謂即華陽台，然俱無可取證。舊傳燕太子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女奇馬，即此處。（畿輔通志卷一六

○、署宅、涿州

76. 卷十一「飲聞鷄台」：在定縣南，道志云：中山郡南，有北台，蓋燕太子丹聞鷄處也。（古今圖書集成七十一冊、眞定府、古蹟考）

77. 卷十一「明珠穴」：明珠窩，在滿城縣抱陽山東巖下。以巖崩裂，如杯盤之半，瑩滑無琢削痕，俗名明珠窩。疑明珠穴即此。（古今圖書集成六十九冊、保定府、山川）

78. 卷十二「抱陽南軒」：在滿城縣抱陽山中，亦名繼志菴。宋紹聖間，方仲良父子，講學於此。因山勢南拱，內谷溫和，隆冬甚寒，冰雪少積，故曰抱陽。山有石洞七十二處，大者可容二三百人，小者亦容數十人。中有石床石井，皆若天造。花木蓊鬱，又名花陽山。（畿輔通志卷五十九、山川、清苑縣、卷一六一、署宅、滿城縣）

79. 卷十二「已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第三句因足成之」：已卯爲至元十六年，時靜修三十一歲，館教於易。妣墓在鎮州，蓋母氏楊夫人，丙辰，憲宗六年卒，因家鎮州，故寓葬於此。（拙作元史論叢劉靜修行事編年）

80. 卷十三「田孝子詩卷」：名喜，清苑人，以孝行聞於鄉里。蓋金貞祐間，元軍陷保州，集民屠之。喜乘暗以身覆父，中兩刀不死。選爲工匠，北行途中，聞父卒不免，逃歸，求父屍葬之。元遺山、郝陵川等，皆有詩以美之。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與靜修友善，嘗訪之易上，求銘其先人。（新元史卷二九本傳、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七孝子田君墓表）

81. 卷十三「鼓城龍湫」：即鼓城山，在晉縣西北五里。相傳春秋時鼓子所居，隋以名縣，今土阜是其遺址。（正定府志卷三、山川）

82. 卷十三「宿洪崖觀」：當在易縣西北三十里之洪崖山中，蓋觀或以山名也。惟州志無此觀，今失其地。

84. 卷十四「意齋」：劉仲祥，字意齋，安肅人。隱教不仕，著書自娛。與靜修友善，文靖嘗爲撰意齋說，並序其中祀釋奠儀，因譽之謂：明敏博物，性理深邃，能爲專門之業。（畿輔通志卷二一二本傳

、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九、中祀釋奠儀序、卷二十、意齋）

84. 卷十四「賀廉侯舉次兒子」：畏吾兒人，名惠，後更名孚。元初名臣希憲之冢子，仕至僉遼陽行省事。（元史卷一二六、新元史卷一五五廉希憲傳、靜修先生文集卷十九、廉公惠更名序）

85. 卷十四「萬壽宮館舍」：在大興縣南蓬萊坊，元至十四年敕建，以居玄教第一代大宗師張留孫。亦名崇眞萬壽宮，俗名天師菴。（元史論叢、元代玄教宮觀教區考）

86. 卷十四「疏齋」：盧摯號，見前註。

87. 卷十四「長卿兒子百晬」：寇元德字，見前註。

88. 卷七「過奉先」：即今河北之房山縣。金名奉先縣，元至元二十七年，改今名。（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

89. 卷八「夢先隴」：按隴，即壘，蓋先塋也。在今河北清苑縣之溝市村，拒馬河逕此入白溝河。（畿輔通志卷五十九、山川、拒馬河、卷一七三、祠宇、楊俊民撰、劉靜修祠記）

90. 卷八「外家西園李花」：靜修母楊夫人，鄉先生勉之女也。故園在河北之清苑縣，今失其地。（元史論叢、元劉靜修行事編年）

91. 卷十三「郝生知林州」：即彩麟，見前註。林州，即今河南之林縣。

92. 商務叢書集成本靜修先生文集卷五「橫翠樓賦」：在清苑縣城東北隅，元時張柔建。（畿輔通志卷一六一、署宅、清苑縣）

93. 叢書集成本卷五「矮松園」：在清苑縣城西南隅，今廢。（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四冊、保定府、古蹟）

94. 叢書集成本卷六「匏瓜亭」：在燕之陽春門外十里。汲郡趙鼎蔭禹卿父子，因靖康之亂，北徙於燕，城東村，有別墅，構亭曰匏瓜，王磐有序，王鶚記文，詩人雅士，每宴集於此。亭之大小，不過尋丈，而金元以來，士大夫競爲歌吟，長篇短章，不可勝記。元時大都亭園，多在城之西南，唯匏瓜亭在城東，故曰東阜。（畿輔通志卷一六〇、署宅、大興縣）

95.叢書集成本卷八「涑水」：源出今河北省涑源縣之涑山，故名。東流經易縣，曲折而南，經涑水、定興、容城諸縣，至白溝河店，曰白溝河。經雄縣，入大清河。又名拒馬河，晉劉琨拒石勒於此，因名。（古今圖書集成六十八冊、保定府、山川）

96.叢書集成本卷八「送郝季常赴正陽幕」：陵川人，名庸，季常其字也。長兄翰林侍讀學士經，充國信史使宋，宋人拘之眞儀。庸自請爲使以資宋，時人賢之。嘗從靜修受業，歷官潁州知州。（宋元學案卷九十一、靜修學案、元史卷一五七、新元史卷一六八經傳）

97.叢書集成本卷八「侍其提學哀輓」：名軸，汴人，金亡，董俊慕其學行，禮請館教於家，後官眞定提學，靜修嘗從之受業。（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十）

98.叢書集成本卷九「鎮州望抱犢山」：在獲鹿縣西八里，原名草山。山四面險絕，頂有二泉。山之陽，又有文龍洞。（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十七、正定府、山川）

99.叢書集成卷九「憶伯常」：名經，伯常其字，澤州之陵川人。祖天挺，父思溫，皆名儒。經幼年沈厚寡言，篤志力學。元初，張柔聞其名，延爲上賓，館教其家。世祖在潛邸，召致之。歲乙丑，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奉使於宋。宋拘之眞儀，凡十六年始得歸。至元十二年卒，有陵川集行於世。因嘗僑寓保定，與靜修友善，故其季弟庸，子彩麟，皆從靜修受業。（元朝文類卷五十八、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五、國信使郝文忠公、宋元學案卷九十一、靜修學案）

100.叢書集成本卷十一「大覺寺作」：在宛平縣獅子山下，有敕建碑。（古今圖書集成五十九冊、順天府、祠廟考）

至於卷一之玉溪精廬、隱仙谷。卷二之六華峰、文子周。卷七之恒山樓、張之杰、楊子忠、烏古論顯、劉仲文。卷九之皇極道菴、水門菴、溪先亭、玉溪山、王之才。卷十之雙清堂遺址、張君玉。卷十一之名吾山亭。計友人七人，地名十一。因所見不廣，致無法箋註。

設能遍閱河北諸縣誌，待考之名，或能盡釋。友人七人，多年以來，無力考釋。近閱元人傳記索引，亦無所得，可能法盡釋矣！他如卷二之嚴光等，卷四之范寬等，或爲歷史名人，或見宣和畫譜，故不加箋註。蓋以其與靜修之研究，無關也。

三、結 論

靜修一生，愛山樂水，故遊踪所及，無不探幽訪勝，期能暢遊其間之名山大川，遍歷一方之昔賢故跡。惜以一生未登仕版，故不僅無法乘宦遊四方之便，以訪天下山川之奇，古今名勝之跡。且因家貧，亦無力遂其南遊江淮嶺海之志。是以，足跡所及，僅太行以東，今河北一隅而已。

然其間，北嶽太行，聳峙其右。累朝故都，雄踞其北。襟山帶河，龍蟠虎踞，既富煙霞瑰麗之景，復多峰巒奇偉之域。加以林泉台榭之勝，弗讓江南。名利古蹟之衆，甲於天下。以及民風醇樸，自古即多慷慨悲歌之士，故靜修一生，所以志節高潔，詩文壯麗飄逸，若不食人間煙火然，此種山川靈秀之涵養，名勝古蹟之陶冶，未始不大有助益焉。

至其交遊唱和之友，約七十餘人。由於僅具姓氏職官或字號，多不可考。然大體論之，多屬卓行之士，如田喜父子、董巨濟、張之杰等；飽學之儒，如盧摯、郝經、侯克中、滕安上等；或鄉黨鄰里之交，如王至剛、趙安之、田吉甫等。父執通家之誼，如張德輝、楊恕、楊時照等。

保定雖密邇京師，復當南北交通之孔道。名公巨卿，入京外放；文人雅士，觀光上國，輒又取道於此，故可供因緣攀交之機會至多。然靜修之交遊，既未若時人之廣。達官貴戚之交，尤不及世人之衆。且皆爲一代名臣，如不忽木、張九思、王忱、李謙助。史評其梯級嚴峻，不妄結納，信乎其言也。

（本文原爲劉靜修年譜之一節，承國科會補完成，謹此誌謝。）



智慧藏



智慧藏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會社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藏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寶慶路九號蒙藏會陳式武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一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一〇七期

名譽：阿不都

發行人：宋

社長：李

編：劉

電話：三八二—二四九五

副主編：陳

電話：三八二—一五〇三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公館打字行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1號二F—一

電話：三六三—三五三四